



著 荒 柘

少女懺悔錄

本正訂版四

少
女
懺
悔
錄

(本正訂版四)

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再版
 民國二十九年八月三版
 民國三十年四月四版

少女懺悔錄(全一册)

每册實價一元八
 (外埠酌加運費)

著者 拓荒
 出版者 新地書店
 外埠特約經售處：
 重慶 華中圖書公司 貴陽 讀新書店
 桂林 光明書局 曲江 光明書局
 西安 大東書局 成都 北新書店
 衡陽 開明書店 蘭州 新生書店
 北平 文興書局 天津 大昌書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四版訂正版)

總發行所 上海九江路二一〇號 新地書店

外埠辦事處：金華

本埠電話購書：七五五一四

緊要啓事

謹啓者本店自三月十五日起已向國風書店收回逕
由上海九江路第二一號四〇五室新地書店股份有限公司營
業部自行總發行嗣後關於一切營業等事項請向下
列地點接洽至關於本埠電話購書請撥電話 75514
隨接隨送

特此奉告敬希

鑒察源源賜顧爲幸

上海新地書店股份有限公司謹啓 三十年四月

四版感言

在三年前，我爲了整理這本少女懺悔錄，心裏是充滿了無窮的悲憫與憐惜。我爲了本書女主角格麗，會掬過了同情之淚。如果格麗能够透澈的認識「人生卽是鬭爭」的真理，格麗決不會走上這條路去。

本書出版問世，至今已三個年頭，曾獲得這許多的讀者，在我當初也意料不到的一件事。三版的時候，我本想寫一封信告訴讀者，天下事真無巧於此的。

我當時寫這本少女懺悔錄，是幸運地獲得格麗那本生活紀錄，我便得以整理成書。然而在本書再版時候，又取得一位琳小姐的一本手記。得以成爲少女懺悔錄的續集，琳小姐在舊禮教壓迫之下，她是嫁給了那位曾給熱愛過格麗的狄賚，後來爲了琳小姐的堅苦奮鬥，雖然曾遭受嚴重的苦痛，許多的不幸，終而踏上光明之路。內容的曲折離奇，尤勝於本書。

我爲此非常慶幸，特在本書四版感言上，附帶的提起，好在續集——或稱外集，已在付排中，不久即可與讀者見面了！一切的一切，待書出版後都可由讀者自己來領略吧！

目 錄

作者的話.....一

序幕.....八

憶.....一五

(一)小雞山暮遊——(二)湖邊情侶——(三)在碧波的湖上

不幸的開始——結婚.....二七

(一)結婚的前夜——(二)埋葬我的一日——(三)喪失了處女的

光榮

婚後的苦悶……………四六

- (一) 孩子給我生命——
- (二) 糊塗的丈夫——
- (三) 產前的變態
- (四) 重受母的慈愛——
- (五) 迎接少生命的降生——
- (六) 產下一
個活躍的生靈——
- (七) 蹣跚的背影

慈母的長逝……………七三

- (一) 母親的病——
- (二) 帶着不安與後悔去了

丈夫的遺產——債……………八四

- (一) 給他一個「死」的懲罰——
- (二) 在公婆與飢餓的交迫下——
- (三) 債的逼迫——
- (四) 債給我的煩惱——
- (五) 傾家蕩產——
- (六) 浩劫——
- (七) 像解下了一塊鉛石

向貧與病的博鬪……………一一八

(一)被逐的厄運——(二)做活計——(三)孩子的遭殃——(四)

典賣她愛的靈物——(五)「鈔票」的魔力

非人的皮肉生涯……………一四五

(一)埋葬了貞操——(二)沈媽的重逢——(三)二百塊錢的威力

——(四)擲躅——(五)莫名的侮辱

愛的復生……………一七四

(一)逅避了狄資——(二)枯竭的心起了波動——(三)好學的孩子

——(四)山居——(五)愛與良心的博鬪——(六)愛的波折

愛情的破產……………二〇〇

(一)最後的一吻——(二)絕交信的發出——(三)老人的詰問

——(四)在歸途中

垂死的呼喊……………二一六

(一)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作者的話

我們的一個可憐又可憫的朋友——格麗死了，在她一條泥濘的狹弄裏的一間陳舊的屋子裏死了。爲了險惡荆棘的人生道上，不允許有這樣一個旅行者，爲了我們的可憐的格麗，不知道「生活卽是奮鬥」，她終於犧牲了愛情在舊禮教的脅制下，使她做了一個平凡的主婦，由於丈夫的死，生活之鞭又驅她到最可怕的火坑裏，她終於死了，那樣無聲無息地死了。

她不知道奮鬥，對於這萬惡的社會，她只有咒詛流淚和順服，她就這樣的犧牲了。在中國，在以婦女爲商品的社會裏，這種現象是沒有什麼希罕的，我們想爲這羣不幸者，來一次洪亮的吶喊。

可是，格麗，那我們已死的朋友，她是一個有着靈魂和天良的人，爲了發現

她的天良，她天天在爲着她初戀時的愛人——俊——懺悔和祈求，她拒絕了一個純潔的少年狄資，去愛她一個垂死的骷髏！爲了要保持她的靈魂，她會努力地拒絕非人的皮肉生活，最後她把她的靈魂完全寄托在孩子身上。

對於格麗的一生，我們不想再說什麼，因爲我們已經在她的舊屋中，發現了她的一本私生活的日記簿，和尙未發出的寄給她愛人的信，我們在拿到這種材料時，我們含着同情的淚讀着，含着憤恨的淚讀着，終於我們決定用我們的幼稚的筆調，來把牠整理，並且匆促的發表。

我們編這本册子的動機，完全是爲了對摯友的同情，爲了對萬惡社會的吶喊！其次我們還可以把格麗的愛人俊，知道她死後的來信，（在我確定了寫這書通知他後發的）在這裏面，完全是一個對格麗有深切友誼的朋友的血和淚的伸訴。

我敬愛的平妹：

我的血管瘋狂地奔流着，牠們奔動得幾乎爆裂，我的神經失了常態，我忽

然揉着我讀着的信，我忽然擊着書桌怒罵！終於我是捧着你的信紙，攢抖地落下了幾滴熱淚！

平！對於格麗的一生，我沒有什麼話好說，她對於我的懺悔，我除非自殺，跟她一樣地死去來謝她！不！我不要這樣做！我要撫着我將要爆裂的心，騎着一匹棕色的駿馬，悠悠地馳到你們這裏來，伏在格麗的墓地上，伏在滿長着青松與綠草的墳墓旁，哭盡我海一樣的泉淚！平！真的我要來！

我流過了同情之淚，我立刻發生一顆不平的吶喊，我憤恨，我不平，我必須把胸中的吶喊放出來！

現在好了，你們想把我的可憐的朋友的遺跡，來整理成一本冊子，那我除了向你們敬謝之外，我還想說幾句關於格麗的一生的話：

你們想，格麗的死，是誰處她到這個田地的，我的這個可憐的朋友，是給誰犧牲掉了。那我得直捷地告訴你，這是吃人的禮教的餘孽，這是畸形社會的

罪惡！在你們的書裏，我希望你們能盡量的暴露出來！

最要緊的指示，就是你門不能忘了「人生即是鬪爭」的中心思想的顯露，就因為格麗的人生，缺乏了鬪爭，一般被壓迫的不幸者，不知道鬪爭，所以我們得鄭重的指出！

其餘的話不能寫了，因為我的神經太錯亂，總之我希望我能見已死的格麗一面，來謝謝她真摯的愛我。

在神經錯亂之夜

最後，我們得告訴讀者的：

本書完全是格麗的生活記錄，除了努力使牠的文字生動和保持牠實際的真相外，我們不想再去改變些什麼。

上部分的取材，完全在格麗的日記和她的隨筆，所以完全以她的生活情形為骨幹的，最後一節的「垂死的呼喊」，是她垂死的時候，她的情緒緊張到最高度，

她極度的懺悔，她繼續寫她寄給她俊哥懺悔的信，但是她沒有勇氣寄出，我們更忠實地把牠一字不改地登了出來。

爲了我們與格麗的真摯的友誼，爲了深切的同情，對於小說，我們纔大膽地開始作初次的嘗試，所以文字是幼稚的，結構是疏淺的，技巧是生疏的，但我們用極大的熱忱，希望廣泛的青年讀者，給我們以正確的批評。附帶的，對於這本書的成功，拓荒雖費了許多時間在這本書上，但沒有我的女友胡一平的合作，也沒有這樣的收穫，所以本書可算是我們合著的。又我的朋友野航也盡了不少的力氣，在這裏，我得深深地向他道謝！

拓荒寫於二八·一·八深夜

原书空白页

一個少女懺悔錄

序 幕

在一條湫溢的小弄堂裏，泥土的地皮高低不平，四面的陰溝，因為給人們平日的小便和堆積，特別地淤塞而污濁，一方小小的空地上。堆積許多的煤屑和垃圾，特別使人發生惡劣的印象。

比較體面的，有着一所四扇牆門的平屋，外面也澆上了些水泥等的西洋裝飾，窗櫺也輪着綠色的鐵欄，可是水泥澆成的牆壁上，不知被什麼人印上了許多泥污的脚印。

一羣人擁在這個門口。像發生奇特的事情一樣：那些年輕的姑娘，都迫切地張着裏面的動靜，她們之間，都有着一個共同的同情的緘默，老婦人爭先恐後地伸長着頸額，在嘮叨地打聽着各種顛末，她們不斷地在嘆息，可是那些男子們卻

總是滿不在乎的望一望就走了。

在他們與她們之間，有着一種普遍的對話：

「死了人吧！可是又有什麼好看！」一個帶着鴨舌頭草帽的麻臉的小伙子這樣地說，在他的眼光中露着輕蔑的滿不在乎的說，不安定地把手從口袋裏伸出伸進。

「小麻皮！人家死得好苦！一個漫好的小姐，做了妓女，一世也沒有享過福！啊！可憐的姑娘！」一個忠實的老婦人似乎十二分惋惜地說。從她的行動中可以知道她是一個好管閒事的愛熱鬧的婦人。

「妓女總是妓女，誰叫她做妓女，這樣都是自作自受！」話從那長橙上坐着的一個老頭兒發出，他優閑地吸着他的旱烟，那樣固執地說。

「你也不要說呢？從前有一個有錢的少年愛着她，終天到晚，「格麗格麗」的喊着她，可是，這姑娘總是命苦，不知爲什麼，那少年後來也不來了。」

我被好奇心的鼓動也拼命地鑽到人堆裏去看，我總覺得這不是一件平凡的事，爲什麼人會有這樣多的議論，我努力想探出一個究竟來。

我悵悵地望着裏面，我看見室內地上有着一堆堆的石灰，陣陣的紙箔氣，也不斷地送進我的鼻子，室內的人們，有些發怔地呆立着，有些在匆忙的奔走，有些在號啕大哭，最引我注意的是一個六十多歲的白髮老婦人同旁邊一個六七歲的孩子，那孩子挽着那老婦人的臂膀，也在哇哇地哭着，老婦人哽咽的喉嚨裏，拼命地喊出那淒慘的聲音，她像發了瘋，像立刻要鑽入地下去一樣。不住的在哭喊着：

「麗小姐……，麗小姐……，回來吧！」

「啊！誰？這是誰的屋子？格麗，不是我們中學裏的同學嗎？格麗，多年輕，多活潑的一個少女，活躍的生命，正會在她的前途展開！啊！死了嗎？真死了嗎？」我的心臟特然緊張起來，汗毛孔一個個的突起，我像沈入一個狂洋大海，神志迷糊了，一顆顆的酸淚，受了鼻子的刺激，滾了下來。

我拼命擠進了人羣，我要發現一個事實的真相；對面一個少女，一個圓圓的臉袋兒，飽含生命力的眼眶裏，瑩晶晶地圍掛着淚珠，爲了她怕旁人的注意，她故意垂着頭，一顆顆的淚珠，不斷地滴在衣襟上。

「啊！這是誰？哭得這樣的傷心？這個活潑的女孩子？是數年前的瑛嗎？」
是了，一定是的，所以她哭得這樣傷心。記得在格麗結婚的一夜，她會因過於興奮的談笑，致使格麗哭了！啊！在她的內心，至少還有極深的歉意，我鼓起勇氣，我擠過去拍着她的肩膀。

「你不是瑛嗎？喂！」

她驚異地擡起頭來，眼眶溼潤潤的，她驚奇的看着我，半響才吞吞地說：

「啊！平！你也在這裏嗎？你可知道這是格麗嗎？」

「我正在飢餓地探求着真相，可是我始終猶豫，我不相信格麗會死，像幾年前那樣活着！」

「爲了我們的友誼，同情，我們應該弄個明白，平！我們跑進去好嗎？真的，我們該勇敢些！」

我們像一個警察跑進屋子一樣，羣衆用驚奇的眼光注視着我們，她們在屏息地看着我們的動靜。

我首先跑上去止住那老媽子的哭。

「你是沈媽嗎？你麗小姐幾時死的！我們是她以前小時候的同學，你可以老實告訴我們！」

老媽子似乎有些怕的樣子，措措她哭得紅腫的眼睛，似乎發怔的但接着又很機敏地叫我們坐。

「啊！小姐，麗小姐——麗小姐——一生就是苦命，可是又死得那樣的苦！」

唉！小姐，我們麗小姐！真苦！」她說着又嗚咽地哭起來，但她隨即自制地止了她的哭泣，繼續她的話：

「直到昨天的晚上，麗小姐已關了三天了，她常常地咳嗽，在深夜裏奔走，臉色看她漸漸蒼白，眼窩看她漸漸陷削下去，可憐！我們麗小姐，她聽得醫生說，肺病是無藥可醫的，她就整日整夜的沒有快活過，在黃昏，她含着淚不知在寫些什麼，拼命地寫，寫寫又哭了！在她的夢魂裏，她常常喊出「俊哥！我向你懺悔！」我知道她的心是破碎了，她的精神是枯竭了。可是又有什麼辦法！」

「就在昨天的晚上，十二點的光景，她急促地呼吸着，她用無神的眼光在室內打量，她拼命地咳嗽，拉着我的手，暗暗地只流了兩點淚珠，她想說話，身子高坐着，她努力地克制從喉嚨裏塞出來的痰，她開始她的話：「沈媽！我死了以後，你不要給人家知道……，就偷偷地把我埋葬吧……在這萬惡的人間，我不想留一些痕跡在世界上……」沈默了半響，「她經過一刻的鎮定，把手指着天，狠狠地長嘆「俊！上帝！你的格麗離開人間了，她在地下保佑你幸福！」終於，她一口氣也沒有了，她就安寧地合上了她的眼，安靜地死去了。啊！我的麗小姐！」

我們聽得發怔了，我們呆呆地坐着，淚不由自主的流下來。可是瑛的聲音，又打破了沈寂的空間。

「那末，她寫的什麼東西，我們可以看嗎？」

「啊！都在這個抽屜內，亂七八糟地……」她走到一隻小方桌的旁邊，開着抽屜說。

我們好奇地探手進去，終於我們看到了她一本綠面的日記簿，上面寫「我的懺悔」還有許多很整齊的一疊信，上面也都寫着「給我的俊哥」。

我們呆視着，一個字也讀不出來。

「這是我們的一個可憐的朋友，她的不幸的遭遇，我們深深地給她同情，我們必須把這些發表，來表白一個人生道上的不幸者。沈媽？你給我們拿去好嗎？」

我們走了，頭也不回地離開這個埋葬格麗的地方，老媽媽用悵惘的目光送着我們。

憶

一 小雞山暮遊

啊！多幸福的一刹那，

俊，那有力的臂，挽着我。

我是那末驕傲，幸福！

晚風抹面，可是我絲毫沒有冷！

腳步沙沙地在公路上響，

這條土黃色的公路，

好像是爲我們築的，

山腰幽靜地圍着我們。

陽光漸漸地被地平線吞沒了，

原野上黑暗與光明在博鬥着，

松林裏，無力的太陽掙扎出血紅的光芒。

這宇宙是偉大了，

這宇宙是我們的世界，

愛的電，在我們血液內交流着。

啊！我們就此陶醉吧！

啊！在無錫，這是一個良辰啊！的確，這在我的生命史上是不能忘掉的一

頁，從梅園向前的一條築成的馬路上，我們會相攜着，踱着輕快的步子，我們的步伐像行軍時一樣的整齊，這一條路彷彿爲我們所築，路上只有我們二人走着，呀！我們是多麼幸福啊！偶然，看見一兩個農夫，背了耨頭，在田野裏興奮地唱着簡單的歌曲，以消滅日間的苦悶與煩惱。

二傍的大樹，相互懷抱着，細長的柳枝兒，在微風中輕吻着我們的髮，梅花的香氣，透進了我們的鼻孔，真使我們陶醉了，我們在梅枝下懷抱着，互吻着。這路實在是沒有築得長久的，並且，有的是劈山而成的，遠遠的望去不能望到盡頭，在平時，我要是走了這末多的路，定要感到疲乏的，可是，今天這情景使我忘懷了這個。

到小雞山時，遊客們一個都沒有了，只有一擔買線粉油豆腐的小販，他露出奇異的眼光來注視着我們，忽然，又轉變了帶微笑的臉，來招待他的主顧，這時候我們真餓了，各人吃了一碗油豆腐，半個蛋，原因是小販只有一個蛋了。

啊！這味道比什麼都好，我們同坐石橙下，吃着，一面注視着下面的波浪，浪花狂吻着堤岸，遙遠的對面，雖然，光線暗淡得迷糊了，可是，還能看青白的山岩和山嶺上的土黃的房屋。

這情景使我們發瘋了，浪花加緊的激撞着，彷彿在嫉妒我們，恨不得立刻把我們捲去。

『親愛的麗妹，我們不要回去吧！啊！這光景太迷人了，尤其有你在這兒，寧願減少我十年的生命，祇要我們能够多站一刻兒在此！』

這幾句話，深刻在我的腦膜，時常會想起我的俊哥。

這個不可能的願望是難達到的，我們終於在萬分留戀之中，離開了這迷人的桃源，重新走上了原來的途程，除了四只腳摩擦着地面的聲音外，空間簡直像死一樣的靜寂，倏緊緊地摟住我，這時候，我真有些害怕了，一些光線也沒有，白天雖有很和暖的太陽，晚間卻沒有月光，因為是在山彎中走着，因此，什麼光什

麼聲音，都不會傳來的，我的手緊抱着他的腰，心是跳動着，恐怖的幻想，盪漾在我的腦海，像擔心着有什麼意外的禍事立刻要發生似的。

『我的麗妹！不必這樣的害怕，只要有我在這裏！』

似乎，我的心漸漸地溫和了，自己又暗暗地好笑了，我爲什麼這樣的擔憂啊！唯一的愛人，保護人，在我的身邊，就是立刻死去了，我還不安心嗎？晚風向臉上撲來，使我打了一個寒襟。

『麗妹！冷嗎？我的外套你穿吧！』

『那你難道不冷嗎？』

『不，你該穿上，我的麗妹！聽我的話吧！我覺得你冷要比我自己冷會更難受些，麗！我真疼死你了。』

俊輕輕替我披上，手臂放在我的肩上，手兒緊緊地攙住我，似乎怕被別人奪去似地攬着我。

啊！迷人的梅園！回來吧！愛人！在那裏？恨我呢！還是淡忘了我？不！我願意你恨我，那越顯出你的愛我，我至誠無上的人兒，格麗終於是你的。

二 湖邊情侶

早晨起來，身體很疲倦，金黃色的陽光，很興奮地從玻璃窗裏射進了我的全室，尤其高興地射在梳妝台的鏡子上，卻被他反射出來，映在牆壁上成功金黃與藍紫交織着的光圈，啊！美麗極了，她在逗弄我嗎？

我的神經迷糊着，神志像飛到一個玄妙的境界；啊！啊！我的視線釘住在這美麗的交織的光線上，啊！啊！幻想之神把我引到一個好像『女神』中的仙島上。

啊！啊！有一個時候，在一個茫茫的太湖邊上，那甜蜜的一刻，幸福的一刻，和暖的陽光照着背與背相猥倚着的我與俊，湖風，那個輕薄的自然之神，她故意地吹動我的頭髮，在俊的臉上飄擦，俊也拼命地把他的臉貼着我的頭髮，在我們

的血液中，愛的交流電，在我們的四肢，神經末稍奔馳着。

啊！啊！這是甜蜜的一剎那，我與俊驕傲地唱着美麗的迴蕩的『叫我如何不想牠？』

『……啊！微風吹動了我的頭髮，……叫我如何不想牠……』

我們的合唱，粗壯與清婉的共鳴，在這個美麗的世界迴響。

我終於陶醉了，我的全身蘇軟，我被這迷人的湖光，與俊的不可思議的那種愛的引力，在我的鼻孔中，有着一縷縷迷人的香氣；啊！我終於陶醉了，我終於漸漸地倒在俊的懷抱中，我望着天，蔚藍的天，白雲見我也羨慕了，她像帶着微笑在向我說：『幸福的小姑娘；在你哥哥的懷中陶醉吧！願你們在這個幸福的世界裏，陶醉你們的人生吧！』

啊！我驕傲，我幸福，舒暢，甜蜜的感覺，在我的血液裏奔流，俊也拼命地把他的臉，貼着我的胸膛，俊的熱力與芬芳流到我的心臟，我真迷醉的一聲也不

響，我只是緊閉着眼睛，看那些陽光與我的眼力拼射出來的亂舞的星芒，湖風突然地送來了一個浪花，牠似乎是故意來逗弄我們的，牠拚命地向岩石上拚，四濺的泡沫，給我們一個『浪的洗禮。』

『啊！麗妹！多有趣！這個頑皮的浪花，你怕牠們嗎？麗妹，你愛山呢，還是水？』他也驚駭地立起來，可是他立刻生出了愉悅的反應，意思是要挽回我的駭怕。

『是的，我愛海，我尤其愛浪花，可是我並不怕！』我勉強地振起勇氣說，其實俊的話，早已使得我更興奮了。

太陽漸漸地接近地平線了，金黃色的陽光在天邊像野火一樣地吞沒了原野，水浪，更頑皮地把那些霞光分成許多美麗的圖案畫，不斷地波動着，啊！這個美麗的交織着的圖畫，迷住了我的視線，啊！我們陶醉了，我們保守了長時間的緘默，我們在默默地體味各人的心意，默默地體察這偉大的美麗的字宙。

紅黃的晚霞拚命地照着大地，但是越照越顯得無力了，在湖面上，只有深綠色與金黃色的波紋的交流，在這個宇宙內，只有我們是偉大的，我們是這個宇宙的主人。

『麗妹，冷吧！我們還是回去吧！啊！這宇宙，我們終不能長久留住的！』
他挽着我的臂，很小心地從岩灘上走過來，他赤了腳從這個很淺的水灘地涉過去，他又負着我過去，夜更深了，我們像很神祕地踱回來。

只有『沙沙』的腳步聲，我們之間保持着緘默的喜悅。

三 在碧波的湖上

火車漸漸的蠕動了，離開了熱鬧的都市，快了，兩旁的電桿樹木像飛一樣的往後退，田野，小溪，像螺旋樣的盤轉着，遙遠的洋澄湖，白茫茫分不出是天是水，偶見數十個帆牆，兜着飽滿的風，在徐徐地移動，不常見到這種情景的我，

簡直呆住了，我深深吸一口原野的空氣。

車內忽然起了一陣騷動，打斷了我的神思。

『噢！還發呆什麼？到了啊！』

在擁擠的嘈雜的一羣中，我們離開了車站，慢慢地踱向碼頭去。

街頭的人們，都驚異地注視着我們，似乎又羨慕我們，甚至嫉妒我們，我們也不去管他們怎樣，總覺得我們是幸福的。

汽艇帶了一雙幸福的小燕子，無情地分離相鄰的朋友們，機輪的發動，牠機械地飄開了高大的房屋，熱鬧的喧嘩。

水花被震動得飛濺起來，啊！耳邊突然變換了一種聲音，只聽得汽艇聲和波浪聲奏成了交響曲，怒濤無情的打着我們，像睡在搖籃中一般，偶然三兩隻鳥兒，一忽兒飛到水上，在水中打了幾個旋仍回到天空中飛舞着，他們是特別爲我們祝福的吧！天空像少女穿着樸素的春裝，但終不因這而減少他的美麗，遠方飛來了

兩片白雲，漸漸的打成了一塊。

啊！盪漾在這澄清蔚藍的波浪中，怎不令人消魂呢！何況我們是幸福的伴侶呢！

在海邊的石上，我和俊是並肩坐着，月也是和今日一樣圓，海水『泊！泊！』的湧上腳來，突然看見遠方有一二家燈火，月光照着波浪，一晃晃的閃動着，路邊的柳樹飄動着，四面都是靜寂得像死一樣，只有波浪的振響：好像天地只有我們二人，啊！興奮極了，攜着手兒高唱着，歌聲和波浪聲奏着交響曲，心中的爽快真不能以言語形容了。

『格麗！我親愛的麗妹，雖然你並不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或者是富有誘惑性的女人，但我只知道僅僅的愛戀着你，把一切的女人都淡忘了。』

俊露出了興奮帶有些顫慄的神情，目光富有情感的對着我，他興奮到極點了。

我微微地報他一笑，本能地倒在他的懷裏了。

「格麗！真的！在我的目光中，只有你是我的精神上的安慰者，簡直有一天不能不看見你。你給我的印象，使我深刻在腦膜上，永遠不會忘掉的。」雙手緊緊的摟着我，兩顆心同樣地跳動着，幾乎快要跳出牠的本位了。接着長長一吻，嘴唇也顫動着，神志簡直要模糊了，眼睛緊緊的閉着，幾乎疑是夢景了。

啊！這種情景，如曇花一現的過去了，所留着的只是一些苦痛的含有刺激性
的回憶，日間在腦海中蕩漾，晚間在夢魂中來往，唉！過去的讓他過去吧！反正
多想也沒有多大的益處，亦不過多滴下幾點眼淚吧了。

不幸的開始——結婚

——結婚的前夜

這是一個沈寂的夜，外面連一些黃狗的吠聲也沒有，宇宙完全睡眠在甜蜜的仙境裏。

可是格麗，爲了明天要做出嫁的婦人了，她整整的失眠着，她頭昏目眩，黑影在燈光下跳躍着，鐘擺「的搭！的搭！」的擺動和我心房的跳動，好像奏着合拍的曲子，在這沈寂的房間內，檯上匣子內的衣服，項圈，和桌子旁邊的紅花鞋，都使我看見了難受。啊！明天！穿了這套像囚人般的衣服，走到一個陌生的房屋中，甚至和一個不認識的男子睡在一起，而彷彿那個男子對我做着醜態，啊！我

面上立刻轟熱了，口突然煩渴起來，眼前的金星，燎亂的在我的眼前閃耀，啊！我迷糊了，我害怕，我想逃避。

在窗隙裏，月光偷偷地，靜靜地來偷看一個待嫁的少女，啊！迷人的月光，幽靜的月光，你在逗笑她呢？還是恭賀她？

我本來在失眠的苦悶中，不安定的心神，開始盪漾了，青春的血液，在我每一個纖維裏奔流。我使性地爬了起來，披着我平日所穿的浴衣，那樣，靈敏地，輕鬆地，撩一撩我蓬亂的髮絲。

我輕輕的一步步的踱到窗前，掀開那淡藍色的窗簾，月光恰巧照到她的臉上，發出淡淡的微笑般的光芒對着她；像一只象牙雕成的小船，在白雲的海上浮着。爲了牠的寂寞，幾許大小的星光，保護着牠的四圍。啊！他開始向我驕傲了，一會兒他好像惱怒我是沒有勇氣的一個人，立刻躲到雲裏去。

啊！啊！這迷人的月色，這沈寂的宇宙，不知又促起了我多少童年的回憶。

想起了我的俊，他不知該怎樣的傷心呢？我的腦海上浮起了一片童年的回憶，我想到了我們從前有趣的生活：只要有許多孩子在一起的時候，我們總欣喜扮新娘的遊戲，結果，總推我做新娘，俊做新郎：於是，在檯底下拜堂了，我兜了一塊送禮的包袱，耳上掛着二串五色的小珠環，戴了一副祖母做針線用的老光眼鏡。想起了那時的情形，啊！我又好像回到童年時代去了。

一會兒，又好像記起在十三四歲的時候，我們在旅行時，那般跳躍的模樣；俊！總是不喜歡我跑得快，老是緊拉着我的手，在跳過一個泥潭時，他必定要扶挾着我，我傷心的時候，他儘想出各種方法來安慰我，直到我破涕爲笑時，才放下心來。

有一次，我病了一天，不能出門，他又不能到我家中來；明天，我去看他時，他的眼睛哭得紅紅的腫着，我還笑他，唉！俊，我不該笑你，這是你真情的表露，現在我懊悔了，但，有什麼方法挽回你的誤解呢？只不過，給我多增加一些

痛苦而已。

我最忘不掉的就是有一次我誤會了他，我不理他，他急得臉色也變青了；他咬緊了牙齒，從袋中摸出一把小刀來，很快的把左手的小指割了一下，腥紅的鮮血，立刻湧了出來，這樣，真把我嚇得發顫了，什麼話都講不出；但，血仍然流出來。這時，我彷彿蘇醒了一些，立刻，本能地把自己鈕扣上的手帕拉下來，替他緊緊的裹上。我不由自主的流下淚來，我緊握住了他的手，我的心，真難過極了，啊！這次真比割我的肉還要難過呢！我的眼睛注意着他，可是，他並沒有表示一些痛苦，反而用他宏亮的聲音說：

『格麗！你現在該相信我待你是怎樣的了！』

『俊哥！這是我不是，請你原諒我，以後，我決不打擊你將要破碎的心了！』

我呆呆地發着怔，一幕幕的回憶在我的腦海裏翻動。

一陣陣微風吹來，使我打了一個寒噤，一顆顆圓而光亮的淚珠，奪出了眼眶，像斷線一般的滾下來。我漸漸的有些支撐不住了，我才慢慢的踱到鏡前，仔細一照，啊！怎麼會憔悴得這樣呢？眼的四周，顯現着一圈的黑影，頭髮蓬亂得像一個鵲巢一樣。

回轉頭來看到桌上的瓷做的白色的小貓和小兔，他們都是縲着眉向着我，表示他們捨不得離開我的樣子，眼睛中深含着一種離別的咒詛，他們好像在說：

「你的心太硬了，你忍心丟下你的愛人嗎？以前他是多麼的愛護你，關心你。多麼的真心對待你！你卻爲了自私，爲了金錢的驅使，爲了順服你的母親，爲了你舒適的生活，而竟拋下你的愛人不顧嗎？你太忍心了，你太懦弱了，你是沒有勇氣奮鬥的，舊禮教下的女子……。」

我再不敢看了，一切的一切，都在向我的良心進攻，彷彿俊來了，憤憤的對着我說：

「格麗！妳好良心，你去過舒服的日子嗎？就這樣的丟掉我嗎？」

剎那間，忽然，他拿出一把刀來，向我頭上直砍下來，我發抖了，全身的汗毛孔都豎了起來，我趕快爬到牀上去睡，但，在夢中的魔鬼始終繞住我的心靈。

二 埋葬我的一日

「格麗！格麗！怎麼這樣遲還沒有起來呢？人家客人都要來了，反而新娘子還在牀上嗎？不要遲延了，哈……哈！從今天起你是大人了，不能再這樣的孩子氣哩！沈媽已經把洗臉水和早飯都預備好了，快起來吧！」

母親帶着十二分興奮的聲音，一面敲着房門嘮嘮叨叨的說着，在她爲了自己的女兒出嫁，當然是非常喜悅的事，但她怎能深切地瞭解她女兒的苦衷呢？她以爲她的女兒只要這樣一來，便會把以前的事忘掉的。其實她——格麗，絕對不會把她初戀時的愛人忘掉，直到她的靈魂毀滅後。「新娘子」多麼使人難受的一個

名字。啊！今日的格麗，和昨日的格麗，不是沒有什麼改變嗎？她一面想着害怕的今晚，一面含着抱怨的淚珠，答應着她母親的話，慢慢地坐了起來。

太陽已經射到牀上來了，她把一雙米色的絲襪套上，一身都是換了往日沒有穿過的衣服。沈媽拿了水來，奇怪她今天的樣子也改變了，居然也梳上了一個光亮的頭，插上了一朵小紅花，罩上一件簇新鮮豔的藍布短衫，枯黃的縐皮臉上，表現出得意的笑容，她露出了兩隻黃而長的搖動的牙齒說：

『麗小姐！恭喜你明年生一個胖寶寶，好叫我老媽子多賺幾個喜錢做掛子穿！小姐！今天你該裝得特別漂亮些，好叫姑爺開心呢？』

『死東西！不許你多講，快給我出去！』我止住了她——這種使我怪難過的話。

『哈哈！這年頭姑娘們有什麼怕羞呢？其實心中把不得這樣呢！』她一面咕嚕着走出去了。

後來同學們都來了，這才真使難受呢，其中瑛最喜皮笑臉的與我談笑，真把她沒有辦法。

「嘎！好漂亮的新娘子，不要說人達看見了你要歡喜，就是我也要為你傾心呢！不過使俊難受一點吧了！」

嫻年齡較他大一些，當然人情世故，也比較多懂得一些，立刻止住她說：

「瑛！你的話總是這樣不加考慮，不管人家難受不難受，反正今天我們不是為別的，是吃喜酒來的，別的話都可講，為什麼偏要提到以往的事情呢？」

「幹嗎？我偏要說，俊前天晚上在那邊街上一家館子中我遇到他的，他一個人獨自在那裏喝酒，檯上擺着五六個的瓶，眼睛像要立刻拚裂出火花來一樣；頭髮是散亂的，臉上顯出了棕紅的男子的特有美麗，頰上一回兒露出凶惡的態度，一回兒又裝着一副苦衷的笑容。

「哈……哈……哈……」地大笑起來，一回兒狂喝一陣，一回兒呆住了半

響，我跑過去喊他時，他張大了眼睛，也不眨我們一眨，立刻，他忽然發出暴烈的聲音說：

『我不要看見你們這一輩沒良心的女人！』

『我倒被他嚇得一跳，但是，我始終不明白他的情緒，啊！我聽了這話，我心直像被人挖去了心一樣的疼痛。』

『啊！俊！我親愛的俊哥，只有上帝能夠來原諒我！』我這樣地默禱着，終於我被憂鬱得嗚咽地哭起來。

『瑛！那你該開心了，罰你二個鐘頭不許開口！』秀娟很着急的樣子對瑛這樣說，瑛似乎也覺得不該這樣的胡說，只得默然無語了。

片刻的沈默，談話終於被爛開始了，她轉變了態度道：

『閒話少說，還是讓我來替新娘裝扮吧！』

『那纔是真的道理！』

「格麗，你坐在椅子上不要動，讓我們來給你裝扮吧！」

於是，像木偶地坐着，任憑他們去擺佈。房間開始緊張起來，有的拿燙鉗，有的倒火酒，點火，拿粉，胭脂，雪花霜，香水，口紅；嫻給我擦臉，先擦了一層雪花霜，再擦一層香粉，最後是搽胭脂和畫眉，又把頭髮燙好了，把匣子內的淡紅色的禮服穿上，鞋子也穿好了。

沈媽點心也拿上來了，又是說了大堆的廢話，什麼連高連貴，多子多孫，原來是拿來了一碗『蓮子羹』所以他就這樣說着，借着蓮子的意思倒也虧他想得出來。

越是希望時候過得慢，徧徧一剎那已經是十一點鐘了，親戚又來了許多，不免要說些『恭喜』『佳人才子』的話兒，我真難受極了，只有勉強的裝着一種苦笑來對待他們，但是，他們決不會體會到我內心的苦痛，而來原諒我，軍樂隊奏出的音樂，罩住了一片嘈雜的喧嘩聲，聲音漸漸的逼近了，竟然攢進我室裏來，

賀客們多醉眼惺忪，幾百條視線集中着我的身子，我的心跳得更厲害了，全身變得發抖，嫻叫我把鮮花拿着，準備着，我開始哽咽了着，什麼話都說不出來，母親在我旁邊流着淚說道：

「孩子，我一生祇生着你一個，你過去以後，你須好好的待奉丈夫和婆婆；也爲我爭一些光榮，再不要任意使性，比不得在家裏和你媽吵，雖偶然吵幾句嘴，可是過一會兒又忘了，你總得聽他們的話，那我也放心了。」

當然，不能怪她，她是爲她女兒將來的幸福，所以，不許我同俊結婚，尤其是一個十八世紀的女子，當然，不會知道男女的結合，是以『愛情』爲基礎建築起來的，這愛情不是金錢所能買到的，她當然不會相信自己做了金錢的奴隸，而她還不能醒悟，她還要叫他的女兒，走上同樣不幸的路，這是使我最痛心的，可是，我又不忍看着我的母親爲了我，蒙受這樣傷感，只得犧牲了我一些幸福，來給她一些安慰吧！可恨，我爲什末沒有一個兄弟姊妹呢？否則我決不這樣做，雜

亂的思潮，在我的腦海中起伏着。

軍樂隊的聲音，又響起來了，我揩乾了我的淚，昏昏沉沉的任他們把我扶了出來，那裏停着一頂紅漆木頭雕刻的花轎，上面點着十幾盞燈，嫻他們都扶着我向上拜了幾拜就把我推入這罪惡的轎子中，一陣陣雜間的叫罵，幾乎要使我作嘔了，四面都不通一些風兒，真的，我已變成了一個木偶，沒有靈魂的木偶，母親來看了我最後的幾看，又是嘮嘮叨叨的說了許多古董話。嫻和秀娟含了眼淚安慰了我幾句：

『格麗！希望你去後，不要把我忘掉啊！』頑皮的瑛又開口了，只見她對我點點頭，其實，這時轎門已經關了。

順着軍樂隊的吹奏聲和鑼鼓聲，我漸漸地離開了家門，又是一陣看熱鬧的人的喧嘩聲，真使我的耳膜也被震聾了；我的神志差不多模糊了，不知道是在想些什麼，轎子一顛一顛地把我振盪得昏昏暈暈氣力一些也沒有，心意和身體方面多

覺到一種異樣的難過，突然一陣『劈拍！劈拍！』的聲音，又加上嘈嘩的人聲，猛烈的把我都驚醒了過來，啊！我像經過了一場大夢，似乎有人在喊着已經到了，突然，轎子停下，看客們拚命的擠着，差不多想把轎子，拿到手裏，痛快的看上一看。

門前忽然一亮，原來是廳上的燈光，喜娘把我扶了出來，浮俗的羣衆的視線，都向我投了過來，我的心更是跳動得厲害。

『嗷唷！新娘子漂亮極了。』

『倒是個子太瘦小了些，看上去像個小孩子一樣。』

『人達，真是好福氣，有了這樣一個美貌的妻子！』

『我想，以後，他的行爲，或許要好些了。』

許許多多的批評，從各個人的口中不斷地在流露出來，真使我怪難熬的，我恨不得立刻逃避了，可是，唉！我不能，不能這樣做。

在禮堂上，朝外是一頂和合的軸子，二根粗大的紅燭，高高地聳在台前，火舌微微地閃動着，給風吹下了許多燭淚，傷心呢？亦許是興奮吧？啊！我真尋不出什麼恢意的感覺來，正中的一棵香，發出一縷縷的輕烟，但一刻兒，漸漸地又消失了，室內充滿着窒息的氣味。

首先使我注意的，是我的那個丈夫，人達！穿着天藍色的袍子，上端罩着一件黑花緞的馬褂，他也正在仔細地，急切地，注意着我。那副神情使我看了非常害怕，誰都可以一望而知是個浮滑的少年，尤其是一雙眼睛，更可表現他那吃人樣的態度，使我不敢看了，於是，我怯弱的避去他的目光，可是，他仍舊拚命地釘住着我，似乎在說：『任何怎樣的怕羞，你終於逃不掉的啊！』我的手漸漸地攢抖了，跟着手中的花，漸漸地擺動着，我被他們半送半推的進了房間，裏面的每樣東西都是刺眼的腥紅色，夾雜着一種冲鼻的漆腥味，直令人作嘔，牀上疊着十條花色不同的被頭，四個繡枕，牀的周圍是雕着許多可笑的花紋，上面嚙嚙嚙

囁的掛了些東西，無非是些舊禮教的點綴品罷了。四面牆壁上照例掛着許多賀客們所送的繡屏，對聯之類，無非是，那些虛偽的恭維的字句而已，我情緒略略地鎮靜了一下，可是，背後的人像潮水般的湧進來，把這房間擠得水洩不通，等我坐到牀位上時，前面已滿是人頭，因為人多，室內的空氣熱騰騰的，我的呼吸感到非常的急迫。

『人達，拿些喜果來呢？可以叫新嫂嫂出來談天嗎？』一個較爲年長的戴着小頂子帽子的人，堆着笑臉，並且，摸了摸他的眼鏡說。

『好，好，喜果儘有着，多吃點吧！』人達很輕蔑的驕傲的說。

『嫂嫂！不要怕羞呢！我們都是自家人哩！』一個更浮滑的梳着光亮的頭髮的青年說。

我的臉上覺得熱辣辣地，啊！我祇有低了頭，閉住了眼，真叫我受罪，啊！叫我怎樣做呢？

三 喪失了處女的光榮

賀客們漸漸地吵鬧得筋疲力盡了，纔滿載着高興，開始散去，這在他們的心目中以為不知怎樣高興的事，當然，對於我心中的難過，他們是永遠不會體味到的。

雖然，耳邊是靜了，但是，又有一個可怕的思想盤旋着在我的腦海，可是難關終於降臨了，啊！天哪！這真是，我生平最羞辱的一夜，使我對於這所謂丈夫——人達——感到了極度的厭惡，我害怕他，因他像個魔鬼，我怨恨，甚至咒咀他。

我親愛的俊！我們相隔得遠了，遠了，唉！愛情始終是一個謎，人達那種肉麻的醜態，只有增加我的憎惡，的確，我對他沒有好感，更談不上什麼愛情。

真像一朵掉入了泥潭的花，一任着污垢的摧殘與擺佈，人世間那裏再能找到我的出路，腦海中胡思亂想結果，祇徒然增加了我內心的煩燥，我全身像發燒，

然，狠命地把棉被褪下去，可是，我那裏能够熟睡呢？燈光滿照着這簇新的房間，鏡台上的紅燭還沒有點完，火光在一躍躍的跳着，興奮呢？還是發抖？靜站着的，那對紅色花瓶，蒙着那昏黃的燭光，特別地顯得纖小與柔軟了。

妝台上的各種瓷器，茶杯，茶壺，嗽口杯……等，都被紅的頭繩束縛了牠的自由，露出那淒涼眼光來看牠的主人，其實牠的主人還不是也和他們一樣嗎？

一陣心酸，立刻把被窩蓋沒了臉，可是突然有一種熱烈的刺激性的氣味，由被窩中直沖出來。

我迷糊地睡着，美的回憶又在我的腦海裏出現：我和俊在一個可愛的花園裏，挽着手兒來去地踱着，那枝頭的鳥兒，爲我們歌唱，在那邊，我們是停下來，坐在綠而軟的草地上，望着在水中游泳的白鵝。

「啊！他們多麼快活哪！多麼活潑！」俊不禁吻着我。

突然，一個粗重的身子緊貼着我，原來剛才只是夢景喇！怎麼可愛的俊變成了

厭惡的人達呢？我非常的情怒與恐懼。

「爲什麼好好的睡着，把我吵醒呢？」

「因爲，愛你，咦！咦！方才不是笑的嗎？怎麼現在要發怒呢？好妹妹，不要這樣吧！反正，你還不是屬於我的嗎？哈哈！」

「我是夢中的笑，並不是爲你笑！」

「不要假正經吧！」

他像發瘋樣的使我透不出氣來，捺着我的四肢，我恨極了，把他狠命的推，其實，我的雙手，一些力也沒有了，那裏推得動呢？我快要喊出來，但仔細一想，這不是使人笑話嗎？

「你要我死嗎？」

「我要你開心！」

「誰希罕這開心！請你恕了我吧！我求你！」我滴下了淚咬緊了我的牙，恨

不得立刻拿刀來殺死他——這沒有靈魂的人。

於是，我祈望着快天亮吧，可以讓我立刻離開這個泥潭。

可是，我終於失了知覺，迷糊了神志，沈入一個神祕的世界。

婚後的苦悶

一 孩子給我生命

最近幾天來，總覺得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難過，常常想吃東西，可是又吃不下，吃了什麼東西，便吐什麼？婆婆總覺得挨不過，請了醫生來給我診察一下，這樣纔確定我是懷孕了，醫生對我說，爲了身體太孱弱的原因應該吃些富於滋補的東西，否則分娩時恐怕很困難，這些話常在我的腦膜中盪漾着，啊！這是一個婦女的厄運，只有讓命運來支配我吧！雖然在書籍上對於生產的知識略知一些，但究竟沒有實地經驗過，心中老是打着疑團，有時竟然整日的憂愁着。

但也有些時候，我會自己安慰自己，從此我有一個可愛的孩子，天真的，活

潑的，美麗的孩子，一個我所理想的孩子，會從我的腦海裏映出來，有了孩子，我的生命有了光芒，有了孩子，我有了希望。啊！我快要做母親了，我憂慮着，同時我又祈望着，似乎這一點渺小的生靈，在我這灰色暗淡的生命中，發出一些曙光，會從她的身上，使我得到一種安慰，使我創傷的心靈上，薄薄的添起了一個微渺的憧憬。

於是我便又立了一個願望，假使這孩子出生之後，我決計要好好的教養他，用我全副的精神，決不使他造成一個和他父母一樣的人。

二 糊塗的丈夫

今晚我正在興奮地做着活計，爲了孩子的新衣，雖然十一點鐘已經敲過了，可是，並不覺得疲乏，獨自在窗前坐在椅上，一刻也不停的做，一個活潑的孩子影子，似乎在我的眼前跳躍，那使我更高興了，疲倦和苦痛，完全被那種興奮

的愉悅趕走了。

十二點又敲過了，人達還沒有來，一想到他，我就心中煩悶起來，可是這個未來的生命，能增進我們的感情；於是，我倒很盼望他早些回來，想把這件事告訴他，在我的料想他應該是非常的快活，我想拿孩子來增加我們的愛情。今晚，我似乎對他添起了一陣愛的漩渦。因此，我很耐心的等他回來，在一點鐘的時候，門鈴響了，接着扶梯閣閣地腳步聲，送入我的耳朵來。

『人達！怎麼到這時候回來？外面冷嗎？明天不要這樣遲吧！你看臉上紫紫地，啊！正是自討苦吃，其實賭錢再沒有意思，荒廢了寶貴的光陰，消耗了你父母的金錢，有什麼值得，人達，自從，結婚到現在，你從來沒有聽過我一句話，現在好了，要做父親了，好正經一點，不到多少時候，你就可以看見一個可愛的孩子了！』

『啊！好妹妹！你真有了孕嗎？哈！哈！我的女人。男的還是女的？可是，

孩子，孩子干我什麼事，還是我的紙牌要緊！打十塊錢可贏三十塊呢？哈哈！我的女人，你想！」

在平日我是不去睬他了，今日我卻好像負有一個責任樣地繼續地忠告他。

「人達！話不是這樣講的，現在你已負上了一種責任，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的糊裏糊塗，什麼事都不管，你已經是一個孩子的父親了。你該爲你孩子的將來計劃着，人達！快醒悟吧！不要把你的時間去耗費在無意識的舉動上，你得負起你的責任來，好好地你訓練自己。」

「哈哈！我不懂你爲什麼把這件事情看得那樣的嚴重，啊！好妹妹，你該想，人們在世界上能够活着多少時候呢？我們有得快樂一天，就盡量的快樂吧！我的好妹妹，你爲什麼老是要抱着悲觀呢？還是來樂一樂吧！」

我沒有什麼話可以回答他，只是很懊喪地說：「糊塗蟲，跟你講正經話，倒是這樣的輕薄！」我內心說不出的傷心，我高熱烈的希望，給我當頭澆了一桶冷水，

他那種沒有頭腦的男子，我真不想看見他，他把我整個希望的泡影，打得粉碎，啊！慈悲的天父！爲什麼叫我處在這樣一個地位呢？爲什麼把我的身體，葬送在一個沒有靈魂的男子手裏，上帝！你太不平了，母親！慈愛的母親！你的女兒太可憐了。她爲了你，去和一個目不識丁的男子相處。她爲了你，犧牲了真摯的情愛，刺傷了純潔的爽直的心，他永遠恨她，甚至牽恨到世界上一切的女子，慈愛的母親！俊！親愛的俊！她是一個罪人，她不能爲朋友而忠誠，她的生活永遠是矛盾的，她的內心永遠是苦痛的，她自恨沒有毅力，不肯爽快地去做，以至有現在的一日，我的胸膛加緊地呼吸，我的鼻子酸了，我的喉部疼痛得快裂開了。

一刻鐘之後人達，又發出『呼！呼！』的鼾聲，我永遠沈埋在失眠的苦痛的深淵中。

三 產前的變態

時光像電一般過去，離結婚的日子，已快三個月了，這幾天來我的心理不知怎樣？起了一種變化，常常想吃帶酸的東西，纔覺得舒服。又想吃各種美味的食物，但只要嘗一嘗，就吃不下了，勉強吃了些東西之後，又要常常作嘔，可是，又吐不出，這種異樣的感覺，每天總要有好幾次，腦海裏老是存着一種不可捉摸的幻想，心中就會撲通……撲通……地跳起來，自己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人達這幾天來總是要到十一二點鐘回來，我們也沒有什麼話，他一倒在牀上便呼呼地睡熟了，嘴裏的酒氣，不斷地噴出來，真使人難聞，有時在他夢中的話，可以知道他每晚過的生活，不是今天輸多少錢，便是在某窰子裏的妓女怎樣漂亮，他對我完全沒有真正的愛情，這種有名無實的夫婦，有什麼意思。

今天，婆婆大清早便跑過來。

『少奶奶！不好過吧！到底是喜呢？還是病？我想恐怕是喜吧！哈！哈！我的媳婦。』

我的臉開始紅起來了，仔細想着這幾天，我身體的確有些不舒服，而且變常了，我面上熱騰騰，意志有些模糊了，喜悅呢？還是憂愁？想起我也快要做母親了；可以看見一個活潑可愛的孩子，我可以聽到他天真地叫着媽媽，想着倒引起了一陣輕鬆的愉快，可是，一想到這可厭的父親——人達——那種莫不關心的態度，真使人難過。

『大概不是病吧！』我自信地終於這樣想，我找出了一個回答：

『媽！我不要看！』

『也好，過幾天再說吧！』她說着一面跑出去了。

唉！婆婆究竟和自己的母親相差得遠了，要是自己的母親看見她女兒吃了便吐，她早已不聲不響請了醫生來，啊！許許多多稍屑的回憶，終於擾亂了我的心，我不免一陣心酸，淚珠簌簌地掉下來，唉！母親自從出嫁的那天分別了，還沒有看見過她呢！我恨不得立刻抱住了母親，訴說我幾十天來的冤屈，堅決的一個思

浪，我終於決定了。

很快的梳洗好了。吃過早飯，就到母家去。

『媽！我要回家去一次，你看怎樣？』

『啊！你去吧！可是要早些回來呢！』

『曉得，請你代我告辭一聲公公吧！』

好像在牢獄裏放出了罪人一樣地出了門，隨便帶了一些衣服，叫王媽陪伴着，坐了洋車與冲冲地回家了。

四 重受母的慈愛

爲了回家心切，一路上的風景，也無心去欣賞，我恨不得立刻跨到了家裏，好收拾了我那顆想念着的心，費了約模一點鐘的光景，我望着熟悉的家門，已呈在我的眼前了，我很快地跳下車來，付了車資，三腳二步地跑進了大門，母親正

在弄着中膳的菜蔬，看見我跑進去，露出她驚異的笑臉說：

「麗兒！怎麼今天纔回來啊！啊！我真望得苦了，你獨個兒來的嗎？」

「和王媽一同來的，」我勉強地說了一句話，我再也忍不住了，抱住了母親嗚嗚咽咽的哭起來。

「你怎麼好端端哭起來呢？孩子，不要這樣的。公婆待你好嗎？丈夫和你過得來嗎？該好好的告訴我，怎麼跑回來就哭呢？孩子誰委曲了你？」

可是我那裏說得出話來，我只是投在母親的懷裏抽噎着，我真沒有顧到母親這時內心的感覺，接着王媽很從容地跑進來，滿臉堆着笑容地說：

「太太！身體好吧！我家老爺太太代言請安！」

「謝謝你家老爺太太，好嗎？」

「謝謝，我家老爺太太也好！」她接着說：

「我們少奶奶真好，剛纔聽得太太說，恐怕少奶奶是有喜了，恭喜太太，要

添外孫了。」

「嘎！麗小姐！你什麼時候回來，我在裏面還沒有知道呢？姑爺和你很好吧！下半年要請我吃紅蛋呢！哈哈！」促人回憶的那個沈媽，充滿希望地說。

可是，我那裏還能細聽那些廢話呢？祇徒然的勾引起了我那無邊的哀思。

「媽！我們到樓上去吧！」我終久耐不住了。

我拚命的向着樓上奔，我想到樓上去談一個暢快，哭一個暢快，媽也跟着我急急地跑上來。

「孩子！告訴我，什麼事引起你如此的傷心呢？是不是丈夫和你合不來，還是公婆不好，爲什麼老是哭呢，有話總得好好地講喲！」

母親那種天賦了慈愛的說話態度，使我越哭越傷心了，簡直叫我說不出一句話來，我想起了我這個丈夫，想起了我親愛的俊，啊！我的心像千把尖刀在那兒亂戮，我模糊了，我像死人一樣地失了知覺，我想在地板上亂滾，可是。我終於

要回答母親一句話：

「媽！我不去了，我要和你在一起。」

「別這樣發傻，你現在是徐家的人了，你應該好好地做人，做徐家的媳婦。別哭喪着臉給人家討厭，你能好好的順從你的公婆，勸慰你的丈夫，他們一定會待你好的，孩子，別這樣傻吧！」

媽眼中的淚流下來了。

「媽媽！我不能再活下去了，媽！」

「你又要傻了，好好地做着媳婦，爲什麼要說不吉祥的話呢？剛才，沈媽不是說你有喜了嗎？人家總是歡天喜地，你卻這樣苦惱，好孩子，不要弄壞了身體。」媽扶着我的手真摯地說，在顫抖的音調中，免強露出些微笑。

「有什麼喜歡呢？可是，我這幾天總是吃飯不下。」

「那末，今天給你下碗麵吃吧！早上買着一條大魚，魚麵不是你所喜愛吃

的嗎？」

這句話又引起我幼年時的幸福的回憶，可是，幻夢立刻變成了泡影，眼前仍是苦楚生活，我又不禁地哭了起來。

我默伏在桌上，做着各種幻夢，對於我母家，極力想多逗留一會，可是，時候，過得這樣快，一霎時，天已晚了。

晚上，我不高興住在自己的房裏，我願意和母親一起睡，好重溫一先時的舊夢，自然，我把一切的情形都告訴了母親。

母親流着淚對我說：

『可憐的孩子，媽害了你了，但現在已經生米煮成了熟飯，只得忍耐些吧！好孩子，公婆反正年齡已經老了，他們都已風吹殘燭，人遠將來或許會變好的，麗兒，如果你不去：不是給人家恥笑嗎？好孩子，這都是一個人的命運，你命好，自然後來會好的，爲了你的前途，爲了你父親的顏面，忍受下去吧！』

我有什麼話講呢！只有流淚來表示我的痛苦。

「麗兒，別傷心了，或許將來孩子會給你安慰，快快活活在家內過二天再說吧！」

這一晚，當然，沒有好好的睡着，媽一清早便起來，預備今天的飯菜了，她預備給她的女兒，弄些好的食物吃，我的心裏卻非常的雜亂，想起母親她太可憐了，一個人住在家裏，爲了我臉兒，比以前枯黃得多了，啊！我不應該使她這樣的傷心，我父親的照片像嚴厲地注視着我，好像責備他的女兒，我的天良又發現了。唉！我不該，爲了自私，而刺傷了母親的心，使她沒有一刻安寧，我今天起該爲着我的母親忍耐，好叫她過些快樂日子？好！從今天起，我決再掩着我破碎的心房，去承受母親的安慰，俊，爲了我的母親，你總得有一天來諒解我吧！只要我活着一天，總爲你祈禱，願上帝祝福你無恙。

我下了決心，硬着頭皮從牀上爬起來，恰巧沈媽，從門口跑進來。

「麗小姐，洗臉水放在房門口。」

「曉得！」

照例的洗好了臉，把被摺好了，把房間略略整理一下，可是我自己的房間始終不願意跑進去，免得又要引起許多童年的傷感，啊！我不禁又灑了一陣酸淚，可是，爲了剛才的決心，我含笑喊着母親。

「媽媽你少弄幾樣菜好了，我又吃不下許多。」

「你爲什麼不多睡一忽兒，時間還早哩，反正也沒有什麼事情。」

「睡不着了。」

「麗小姐，下半年真的要請我老媽子吃紅蛋了嗎？」從竈間裏面走出來的沈媽，仍和從前一樣充滿着希望地得意地說着。

但是，我並沒有理他，原因，這些話會引起我的傷感，隨手在碗裏檢了一塊棗；送進嘴裏，啊！這童時的生活，許多時候沒有過着了。

「麗兒，你終是脫不了孩子氣，不好拿了筷子吃嗎？真叫在家內，如果，在夫家不是給人家笑話死嗎？」

我祇回答了一個苦笑。

在午時，我們正預備吃飯，恰巧門外走進王媽來，不等她開口，我就知道，婆婆來叫我回家了。我心中就像鉛塞住一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請你回去，對你家太太說，我留少奶奶多住幾天，差人送來好了。」母親很快地說着。

「是的！太太！」王媽便旋轉身走了。

「唉！女兒在家裏最好不要嫁人，一出嫁便好像賣給了他們似的，麗兒，你再住三天去好了，他們怎樣說。」

可是，母親說的這許多話，引不起我的快活，反而又使我掉下淚來，啊！母親我總不能填滿我刺傷了的心靈。

三天很快的過去了，心中該是多麼的難過，又將回進那可厭惡的徐家去了，在母親的面前，屢次的忍住着的淚，但終於不自主地流了下來。

「麗兒！好好地過着你的一生吧！你媽終不能伴着你一世的，沒有多時，你也要做母親了，在這時期中，更應當保重你肚裏的孩子，媽在你分娩時再來看你吧！」

「唔！曉得了。」雖然，我口內應着，喉嚨中早已給什麼塞住了。

「麗兒！傷心有什麼用呢？快揩乾你的淚罷！我看了該多麼難過？去吧！反正娘也不能看你一世的。」

車兒漸漸移動了，遠了，影子也看不見了，我仍把手帕掩沒了臉抽噎着。一剎那的，我又回進了這可呪咀的魔窟，啊！囚犯樣的生活又要繼續了。

五 迎接小生命的降生

啊！我的一生完結了，我的青春是沒有了，有了孩子，什麼都沒有了，可是有了孩子總是光榮的，我那矛盾的心理，又在我的心底起伏着，我懊悔爲什麼要和沒有感情的人結婚呢？而毫無意識的傷失了我的處女的貞操，毀滅了我的青春，我憤恨！我犧牲了真摯愛情，而留下了罪惡的孽跡。啊！我何苦爲了這小東西而犧牲我自己呢？我太不值得了，唉！我要這個孩子有什麼用？我爲什麼要替罪惡遺留一點孽蹟呢？毀滅他吧！讓我毀滅他吧！

可是我又何忍把這一個活潑潑的生靈在未與世界接觸之時，立即消滅他呢？啊！我太忍心吧！我特別強烈的同情心，戰勝了我自私的念頭，我終是個母親，孩子！究竟是光榮的。

於是一個理想的可愛的孩子，在我的面前顯映了，我興奮，我想興奮地擁抱着他，我自私的心被軟化了，不管他是什麼樣子，自私對於這個活躍的生命，我必須保留他在人間。

似乎我又負上了一種使命，我又高興起來了，我又拚命忙碌，準備迎接着這
個小生命的誕生！

六 產下一個活躍的生靈

近來，我的食量不比以前了，往往吃了東西就要覺得肚餓的。

但是，因為母親在一起，也使我的心靈逐漸安定起來，我積蓄着的心中的煩惱，苦悶，可以愉快的告訴給母親聽，我是覺得幸福的，啊！我好像在鐵窗中的囚犯看到一個探獄者一樣的欣喜。

在一個太陽直射到地球上的時候，每一個人正在忙着吃早飯的時候，我和母親正預備下樓的，忽覺一陣奇異的疼痛，眼前突然發黑，一點點五色的星芒在眼前上下飛舞，我的身子似乎失去了自主力，像掉在泥中一樣，漸漸地在朦朧中，我的身體倒下來了，我的身子像被人扶動着，人聲似乎熱鬧起來，接着又是一陣

更劇烈的疼痛，像把我的身體分成幾塊了，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的痛苦，我又覺得空碌碌的樣子，張開了無力的眼睛，奇異地望着四圍的人羣，並且不斷的喘息着。

『麗兒，覺得怎樣？想吃什麼東西？』

『啊！少奶奶，好白胖的孩子，面架子和少爺一樣的，嘎，我來抱給你看！』

一個白胖的孩子，皮膚紅紅的，小眼微微的張開着，向四周望了一望，我的眼睛被這小東西吸引住了，我的肌肉全身都放鬆了，我想跳起來吧！抱着這孩子去飛奔，可是，我的四肢已失去了腦的主宰同海綿一樣的蘇軟，傭人把這孩子放在我的身旁，我的血液加緊的流，心房像一朵花一樣地怒放着，可是我連笑的氣力也沒有，在脣邊我只微微地露出一個淺笑，汗毛孔中滲出了一顆顆汗珠。

『麗兒，安神些吧！不要這樣的煩燥，麗兒！你要知道，在生產時得了毛病是不容易養好的，閉上眼，休息一回，再吃些粥吧！』

雖然，我的眼睛閉上了，可是我的腦海中的思想是不會停止的，想想這可愛的寶貝，漸漸長大時那種活潑的態度，伶俐的動作，使我興奮得發昏了，至少不該使他成一個廢物，我得在這孩子身上來啓發我的幸福，來創造我的新生命，我得意地想着心底的願望，微笑地接待着夢神。

不知在什麼時候，當我醒來時，人達，已經在房間裏了，我張開那微笑的眼睛，期待着人達給我一些好的安慰，可是他不斷地噴着他吸進的烟，走到我的牀前，毫不在乎的拉開我的被窩看了看孩子，輕浮的只報了我一個微笑，便踱到沙發上坐下來，嘴裏自言自語的樣子，一面又輪指著說：

『我不該打中風，否則吃進嵌四筒，立刻對家出衝了，可惜！一付三代和不出，洋鈔出進相差二三十呢？』

『姑爺！你看看這孩子大嗎？格麗方才真嚇死人呢！昏過去了三個鐘頭方才產下這個孩子來，方才，你又不真把我急死了，叫他們來喊你，可是，又不知

道你在那裏，啊！總算老天保佑她，僥倖地過去了。」

「哦！我在朋友那裏，商量一件事情，後來，他們叫我吃了晚飯，所以，這樣晚了。」

我的氣加緊地湧上來，塞在喉嚨裏，困難地呼吸着。

「啊！麗兒怎麼啦！」「快拿……」

「啊！快拿些開水來。」

「媽……」

「格麗，我不是同你講過，要好好地保養你的身體，何必這樣的傷心呢？安靜的睡吧！不要管什麼閒事，好孩子。」

「姑爺！你日間太辛苦，去休息吧！身體也要保重些，明天會吧！」

母親說着這幾句話，勉強的笑着。

「媽！明天會……」人達沒精打采的說着走了。

母親的淚從枯黃的臉上滾下了一大串，呆呆地坐在牀沿上。

「麗兒！媽害了你了，碰到這樣一個沒出息的人，叫我有什麼辦法呢？唉！你也想開些吧！在這孩子身上或許可以得到些幸福的，我的好孩子，當心這條小性命吧！媽是年老了，不能看見他成長了，什麼事情都要撇開些，啊！麗兒！我現在是明白了，一切的一切都明白了，沒有感情的結合，是不會有好的結果的，今天我才明瞭，金錢只能買到人的身體，而不能買到人的心，唉！現在懊悔也無用了。總之，只苦了你，一切都是你媽的不是，媽的罪惡，願觀音菩薩來保佑你吧！」

「媽！你說我不要傷心，爲什麼你自己反而傷心起來呢？不要說吧！這並不是我的命運！總之上帝太玩弄人了。」

「麗兒，不要講了，時間已經太晚了，你也該休息了。」

「讓我來看看這個孩子吧！」

「太熱了，應該，同他掀開些。」

一陣腳步聲漸漸地和房門逼近了。

「嫂嫂！新娘子還沒有睡着嗎？爺爺要來看看這個孩子哩！」

「請進來好了，她還沒有睡着。」我的母親立刻裝着笑臉說。

「何太太今天你太辛苦了，這樣晚我們還來吵鬧你們，真是從何說起呢？」

「沒有關係，你們看，這孩子很是好玩的。」

「哈！哈！這孩子到有些像達兒呢？而且還帶些異相哩！」

「啊！有了孩子一個家庭才有幸福了，嫂嫂你們真有福氣，但是我的女兒什麼多不懂，教養孩子，還得要你們老人家費心指導呢？」母親謙遜地陪着笑臉

說：

「那當然，孩子，那個老人家見了不愛？」我的婆婆這樣說：

「我們五六十歲的老年人，真的，見了孩子，像自己身上生的肉一樣，都想有一個孫兒抱抱，就是我添了這個外孫，也覺得歡喜的。」母親似乎十二分羨慕地說。

啊！老人的心，這顆寂寞的心，她是冀望着一個孩子的，可是，我沒有哥哥弟弟，啊！吃人的宗法社會，爲什麼孩子只是人類的私有物呢？

「真的，我們徐家，雖然不是代代出狀元，可是香氣卻終是不斷的，這個孩子，也是托我們祖宗的福。」

我那公公這樣固執地光榮地說，像在努力追憶他的祖宗一樣，並且悠閑地用手摸着那幾根灰白的鬚鬚。

我的婆婆，用驕傲的眼光斜視我的母親，意思是要看看母親的表示。

母親與我，保持着緘默的悲哀，喉間似乎發出不同的嘆息。

長時間的沈默，空間被拘禁的空氣充塞着。

七 蹣跚的背影

孩子已生下了二星期了，一直由母親當心着，爲了這，母親的臉色，這幾天來，也特別地枯瘦，今天她打算回去了，我心中當然最好希望她不去，可是想到了她的身體，我又何忍這樣自私呢！

『麗兒！我的孩子！你媽回去之後，你該好好地當心這小孩，尤其對於自己的身體，絲毫不可疏忽，總之，你媽是不能跟着你一生的，什麼事總該忍耐些，人這人反正是弄不好了，正所謂『三歲起性，六十不改。』你也不必同他嘍囉，反引起自己的煩惱，你該想想生了病有誰來扶持你，除了我這老骨頭以外。好孩子；苦了我的老骨頭不夠，還要陷害你，我也不來促動你的傷心了，只希望阿彌陀佛，菩薩來保佑你。』

『媽！你……不要講……以前的話吧！我……我難過……死了……。』

「看吧！你又要傷心啦！告訴你還是現在最要緊當心着你的孩子，多吃點東西，奶水可以充足些，不要任意生氣，孩子，記着我的話吧！」

我總是抽噎着，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

母親還用安慰我的口吻，這樣叨叨地說着，那種慈愛的臉色，懇切的聲調，都使我回憶起孩時在家裏和母親相處的情景，格外使我傷感起來，我啞着嗓子說：

「媽……你來……」

「你真的像孩子了，我沒有別的話講。總之，第一件我希望再不要和人達吵鬧，待公婆也不要多開口的，那可以免掉許多是非，好了，我去了，好好地過着你的生活吧？」

我真不能再多說，或則多想了，否則也會觸起母親的傷感的，我於是勉強壓住了我啞咽的聲音：

「媽！你去吧！我在這裏是好好的！」

我目送着母親蹣跚的影子，啊！母親的背，已沒有先前那樣挺了，她的髮髻上的白髮，也比往日加多了。啊！在她的生命中，女兒是她最大的光輝，可是她的女兒，又是那樣的不幸，那樣的無能，啊！我的媽媽，我該懺悔，你的女兒是一個運命漩渦裏的犧牲者，你不應爲了你的女兒，而犧牲了自己的幸福，你應該愉快的活着，過一些幸福的日子。

慈母的長逝

一 母親的病

室內遮着一塊灰暗的窗簾，外來的陽光，祇能躲在室外靜靜地窺視着，偶然亦從窗隙裏透過窗簾直射入室內，可是光線終究是十分暗淡，空氣也因為醫生不許開窗，好幾天都是這樣窒息地悶閉着。

隱約的望進去，在一個小方桌上，簡單地放着一個熱水瓶，二三個杯子，杯子裏還有些吃剩的雞蛋糕，一個杯子裏的開水，在騰騰地發着蒸氣。

桌邊坐着一個五十多歲的強健的老婦人，雖然沒有什麼特別的表徵，她那樸素的神態，已很顯示她是一個勤懇的老婦，她安閑地，謹慎地，在守看桌邊的炭

爐，不時掃過那和煦的目光注視着爐上的藥罐，她的臉被炭火映着顯得很紅潤，她真是一個可愛的老婦人。

桌子的另一邊，是一隻舊式的牀，張着灰藍色的帳幔，牀上斜倚着一個看來六十多歲的老婦，這是格麗的母親，其實她也只有五十多歲，但看起來比沈媽蒼老得多，她蓬亂的頭髮罩着那蒼白枯瘦的臉，兩顆無力的眼珠，凹陷在可怕的面龐上，他用無神的眼光，在向四周的一切打量，有時緊鎖着雙眉，像在想念着什麼，有時深深地發出了一聲長嘆。

一股股藥氣與病房中特有的碳酸氣，混合地充滿在室內，令人窒息難聞。室內像死一樣的沈寂，間斷地發出陣陣的呻吟聲。

「沈媽……啊！你知道，我的麗兒嗎？我的孩兒……在那裏……啊！我要……見他一面呢……？」微弱的呻吟和喘息在她的喉間流露着。

「麗小姐嗎？他剛纔已來過，見你睡着，又出去買東西了，但是，她立刻會

來，她一定會來的！」

『哦！她會來嗎？沈媽，我別的不要跟她說什麼，在我的心頭，我最難過的，沈媽——你是曉得的，我配的那頭親事，實在是害了她，啊！我的女兒太苦了，唉！人，總不能聽金錢的擺佈；我能向她說明過去的錯誤，那，那，我在地下也安心啦！』她勉強地振動着她的氣管，興奮地說着，終於她的聲音漸漸地微弱了，眼眶裏，不斷的淚珠，收不住地突了出來。

『老太太，總是這樣的傻話，生病又不是不會好的，我保證你吃了這服藥，馬上就好了。麗小姐呢！真的，她年紀還輕着，姑爺將來皮氣好起來，也自然有福享的，你老人家又愁什麼呢？』沈媽十二分的誠懇勸導着，但是他像不曾聽到一樣，並且又突的坐起來擺手擺腳地說：

『唉！我只有這個女兒，——唉！也是這樣的命苦。』

『老太太，不要太悲傷吧！這樣你的藥吃進去有什麼用呢？好好地歇歇吧！

太太，要喝開水嗎？」

沈媽巧妙地用各種話，來分散她老人家的思慮，一手又端了一碗熱騰騰的開水，湊到老太太的跟前。

她勉強地用像枯柴一樣的手撐了起來，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用沒有光芒的眼睛向沈媽的臉眨了一眨，又湊嘴到沈媽的那口杯子邊，輕輕地喝了兩口，可是立刻又停止了，並恢復了她原來的斜倚的姿態。

沈媽小心地替她把被頭蓋好，並且恢復了她原來的坐位。

藥爐裏蒸蒸的熱氣，一縷縷地向天花板上蒸騰，並且『薄碌……薄碌……』在沸動着。沈媽小心地掀起藥罐的蓋，迷着眼睛，吹着那些蒸氣，拿起一根筷子，徐徐地撥動那些藥渣，隨即又把蓋子蓋上，拿起了藥罐，湊着桌上的一個玻璃杯，慢慢地傾倒下去。

縷縷的蒸氣，白雲一樣地蒸騰着，強烈的藥味，怪難過地刺入鼻孔。

斷續的呻吟聲，微微地在室內響着。

我坐在牀沿上，俯伏在母親的肩胛旁，我含着瑩晶晶的眼淚，用着擅抖的聲調：

「媽！你怎麼會病到這樣，啊！沒有多少時候，你怎麼會病到這樣，媽！」

「孩子，媽是年老了，終算活了五十多歲，世界上的好的壞的，各種的事物都已經看到嘗到了，死了倒也乾淨——孩子，你怎麼樣？你近來快樂麼？爲什麼怪瘦的，啊！究竟有了孩子，格外加上許多辛苦！啊！人達呢？同你吵過嗎？」

母親用着迫切的呼吸，斷續的聲調，說話時，眼睛忽而拚命地張開，忽而又無力地閉上了。

我知道因我的哭泣，更增加了母親的傷感，啊！我真不會說話，我應該安慰我的母親，我只好含着我的淚，用最溫柔的口吻說：

「媽！不要再傻話啦！孩子總是不緊要的，你老人家總好好地保重呢？你要

吃什麼嗎？媽？」

「孩子！沈媽呢？你的孩子呢？我正要吃些龍鬚麵呢？」

「啊！沈媽！她抱着琪琪去玩啦！我去買來煮吧！」我像急於要求功的將士一樣，很堅毅地跑下樓去，是的，我必須好好地服侍母親一下。

在一個廚房裏，被爐竈薰得很溫暖的廚房裏。

我開始把那鍋子，滿滿地盛着一鍋冷水，我小心地把他放在煤爐上。

炭火上舞蹈着綠色的燄，紅色的火花，像一個可怕的舌頭一樣，在舐着每一個黑色的圓球，他們是那麼地熱烈活潑。

啊！我羨慕火花，像火花一樣的熱情，已經在我的生命中消逝了，但是我的心頭還是存着縷縷的微溫，尤其今天，因為在母親身邊，內心增加了不少的熱力，但是想想今天看見的母親，唉！她精神是多麼的渙散，目光也特別地無力，乾癟的臉皮，特別蒼白可怕，啊！母親，母親；大概她能夠好的吧！一定有着上帝在

保護着吧！是的我該好好地服侍母親？挽回她的生命。

鍋蓋徐徐地顫動，蓋縫裏鑽出一股股的熱氣，我小心地掀起鍋蓋，把一絲絲的麵慢慢地倒下去。

五分鐘的光景，我端着一碗熱氣騰騰的麵，香氣猛烈地刺入我的鼻孔，我自己理想自己能夠討母親的歡心，啊！現在我不是一個孩子吧！

焰火仍舊在圓而黑的小球上舞蹈着，跳動着。

二 帶着不安與後悔去了

內心像被煎熬着一樣，啊！母親這個情景叫我怎麼辦呢？我神經錯亂地徘徊着，我忽然去看看母親，用力地扶着母親的胸膛，有時我突然跑到藥爐旁，把藥罐掀開來，看看再有沒有一點藥汁，可以救起母親垂危的生命，有時我突然地望望窗外，或則突出房門幾步，似乎在盼望着什麼人降臨，來給我們想個辦法。

啊！心臟在急迫地跳動着，神經在失常的狀態中，我一個人乾急着，於是我無意識地跑到天井裏，我悵望着天，顆顆的銀星，在清澄的天宮閃耀，啊！在憐惜我，痴笑我，啊！我不禁掉下淚來，我真有些發癡的合着掌，喃喃地向老天默祈着：

『天父，啊！慈悲的天父，我們是人間的不幸者，我的媽媽，親愛的可憐的媽媽，她將要病死了，天父！死神將要降臨在她的身上！啊慈悲的天父，你救救她吧！』

像露珠一樣的淚，在我的眼眶裏，簌簌地流出來，排在面頰上一直掉到在泥土上。

我又機敏地跑回房中，倒在母親的病榻上，可是我發覺面上還有淚痕，我立刻用手拭去，我微微地喊了一聲。

『媽！怎麼樣！』

她神經質地勉力張開她的眼睛，慈愛地望着我，並且伸出她枯瘦的手來，撫着我的頭髮：

「孩子，你就是格麗嗎？格麗，你怨我嗎？你媽害了你一生，可是，幸福還在你手裏，格麗，你得把握住你的幸福，你的媽，——你的媽媽——是不中用了……格麗……媽在地下……唉！我將保佑你……你的幸福！」

她說的時候，疲拚命地塞住在咽喉，她的呼吸極度的迫促着，臉色昇得像桃花一樣的紅，她拚命地在喉間說出這幾句話，可是聲音只是哽咽得很微弱。最後，他終於在脣邊，露着些苦笑，閉上了眼，像油燈一樣的熄滅了。

錯亂得不成樣子，我咬着牙，睜大着眼，身上像被冷水澆過一樣。

「啊！媽……媽……你就這樣地去……媽……媽……你的女兒，你最愛的女兒在叫你呢？」

啊！我不知怎樣辦，我噙叫了起來。我的哭聲在沈靜的黃昏裏，振蕩着宇宙

的幽寂。

「啊！麗小姐？你媽怎樣了？就這樣……嗎？」沈媽，鄰家的四嬸娘，李家大伯，都驚奇地奔進了我的房門。我只是噎得抽不過氣來，勉強地說了這兩句話，淚珠早已沾濕了我的衣襟。

人們用深刻淒婉的眼光，注視着長眠在牀上的母親，和伏着抽噎着的我，室內像被死神鎮住了，一點聲音也沒有。

煤油燈射出慘淡的光圈，嗚嗚的哭聲，在每個角落裏共鳴着，那沈媽竟靠着牀沿，號陶大哭起來，他的聲音，是如何的淒涼悲切。

「沈媽，你老人家也是這樣沒有主意的，老太太死了，還不知道去備後事，老是哭着做什麼？」平素熱心的王家大伯那樣正經地說。

沈媽拿起衣角，暗暗地揩着面上的淚，帶着沈重的脚步跑向廚邊去，胡亂地拖出幾件母親生前的什麼衣服，投在腳爐裏，點上了火，融融地燒起來。

室內被一個融融的紅光通照着，四壁反映出恐怖的色彩，人們圍着這個火花，在流着同情之淚。

接着是換服，洗身等等的手續，每個人不斷地忙碌着。

在大廳上，暗綠色籠罩着四周，慘淡的植物油燈的光線，愈顯得空氣的森森可怖，白色的帳幔後，在一塊白布的覆照下，我的母親，鎮靜地直挺挺地臥在板上，眼睛微微張着，對於這個世界，尤其是她的女兒，還在十分地戀着。

植物油燈的光圈，慘淡地在室內動搖着，顫抖着。

丈夫的遺產——債

——給他一個「死」的懲罰

啊！上帝爲什麼要造化我到這地步，但是造物者爲什麼要把我造化成一個人呢？一個受罪的人，痛苦的人。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做，當一個深夜裏，暗暗的電燈光射出了慘淡的光圈，室內的一切都是暗淡的，死滅的，我那梳妝臺上的這只小鐘，只是「的答……的答……」的走，像催命鬼一樣的走，我的那個丈夫——人達——他就在這個時辰與世長逝了。

在暗淡的光圈外，他的臉是那樣的皺着，眼邊的淚痕已經乾了，而且一點也

流不出來，她的呼吸是那樣的迫促在被上激烈地攪動着，面部的表情，顯得他是怎樣地難受啊，他伸出枯瘦的手，指着牆上的模糊的日曆，上面寫着兩個呆板的阿拉伯字『29』，他費力地說：

『……你要……要記着這個日子……這個日子是我最後的……最後的懺悔……我的罪惡，上帝給我一個死的懲罰，可是我不願……意死，我還要過些有意義的生活，我的人生全像一個夢……啊……我應懺悔……深深的捶着我的心，但是……你應該活着，我雖然沒有愛你過，可是我要把……最後的愛來賦給你……你要知道，孩子……孩子是我愛的……你應該好好地……教養他……這是我的一點血肉……』說話使他吃力到極點，他的聲音起初像一個破的竹桿，後來，他漸漸地哽咽了，蒼白的臉上，像晚霞反映一樣的紅，他掙扎着，他痛苦到萬分，眼邊好像有一絲絲的淚痕。

這裏一副多麼可怕的臉，我真駭的叫起來，但是我像被魔鬼壓住着一樣，我

不怕，我同情的注視着他，終久跑過去撫着他血液降到冰點，我終於流出了同情的感動的淚。

我本能地發覺我是怔着，我憶想，一個人兀自倒在椅子上憶想，他的過去，他的一切，都使我恨極了，可是他剛纔的話，不知把我感動到什麼地步，他做了金錢的奴隸，啊！萬惡的金錢，萬惡的社會！他的死是社會的罪惡，我要咒罵社會，我要咒罵金錢。

但是叫我怎樣地做呢？我一個人兀自鳴泣着，窒息得沒有一點思索的能力，這孩子，可憐的孩子，他爸爸留下來的是一袋的債券和當票，這些殺人不見血的東西？還要來治死我們呢？

我決斷的從我的抽屜裏，拿出那些當票和借票，我咬着牙，眼睛內併出我從沒有併過的烈火，我野蠻地把牠們揉成一團，可是，我立刻覺悟，我不能撕掉這些，我沒有這些勇氣去揉撕牠們。

淚珠溼滿了衣襟，我這時真忘記了饑，我專想着孩子，啊！我的孩子還熟睡着呢？叫我們活活的餓死嗎？除非同孩子一樣的永遠的睡着，我沒有什麼法子想。

我直嗚咽到四點鐘，窗外漸漸地有些光明穿進來，我室內的一切，略為顯得清楚一點，但是什麼都是灰色的，人達的臉更加死灰了，更顯得可怕了，他的嘴唇，還存着抱怨的淚痕。

啊！這是我的過失，人達的父親聽我們鬧了一夜，他以為他的兒子的病又發作，因為他的兒子是常常病着的，他清晨就走過來看我們。

那個老頭兒威風的臉上，露着猙獰地笑，看着我『啊！天還沒有亮，為什麼又哭起來』他走到兒子牀前，他的神情突然地冷酷起來，他的臉哭喪着，他滿着短鬚的嘴唇蠕動着，臉上的肌肉，突然地緊張起來，突出了眼睛，用了他那失去常態哽咽的聲音。

「啊！啊！我的……兒……兒……你怎樣了……你」

說着用手摸一摸他兒子的胸膛，他那冷酷的臉向着我，更加可怕了，他用一隻茶杯擲過來，嚴厲的說道：

「賤東西，人命，人命的事，你爲什麼不說？爲什麼不說我就曉得，我的家道不幸，我家討了你，就是連三接四的橫禍飛來，好賤人，我要你的命，你還我兒子的命來！」他說着衝過來，狠狠地抓住我的頭髮，有力的打了我二掌。

「呀！」我哭起來了，但當時我好像是個啞子，我只有抽噎着，因爲我不敢哭出聲來，我不敢動，我委縮在一個門角內，瑟瑟地抖着，好像這罪惡都是我的，這是我有生以來最大的侮辱。

天在漸漸的亮了，而我的心卜還是滿遮着烏雲一樣，我硬硬頭反，揩乾我的淚，向着鏡子一照，我的臉，已完全脫了人形。

地上全是破壞後的跡痕，茶杯熱水瓶，全成了破碎的屑塊。

孩子已經醒了，一個人在牀上爬動着，我去抱他的時候，他努力的注視着我，那樣鎮靜的馴服的注視我。

我像一個麻木的偶像，一切都已失了知覺。

二 在公婆與飢餓的交迫下

我的孩子是可愛的，啊！在我的生命裏，只有孩子是可愛的，給我安慰的，在今天的早晨，天邊的曙光，只有微微地射入的時候，我的孩子已經醒了，在牀上慢慢地，蠕動着，張開那惺忪的小眼，小手扶摸着我的臉，露出那天真的態度，對我說：

『媽！爲什麼，把爸放在一只木匣子裏面呢？你睡着了嗎？你得快告訴我。』

『孩子！別胡鬧了，爸爸是死了，他不會再醒了，』我同情的淚流下來，雖然，我和人達並沒有多大的感情，相互間，從沒有發出一點真摯的愛情，可是，

他臨死時幾句覺悟的話，卻使我十二分的同情和感動，因為，我知道他的罪惡是他父母溺愛的罪惡，畸形社會的罪惡，他是可鄙的，但他也是可憐的，他的意志薄弱在他不良的行爲中，他從來也沒有反省過，直到死神降臨的時候，他纔覺悟了，他明瞭以前觀念的錯誤，他恨他的父母一味的任他使性，他懊惱，憤恨，充滿着他垂死的心，他要活，他想活着重新改變他的生活，變更他的人生觀，要重新好好地走上人生的征途，可是死神怎能再容許他有片刻的停留呢？一步一步的迫着他，終於他帶着懊傷和痛苦死去了，他是不顧一切的去，撇別了我和我的孩子，唉！叫我怎樣過着生活呢？所遺下的只是一些借券和當票罷了，非但對於我的生活無着，還要叫我負擔這些債務，叫我怎樣辦呢？

世界上誰來同情我，憐憫我呢？我又不竟想起了我那死去的母親，或許她正在懊悔着她的固執呢？她葬送了她的女兒了，但她懊悔有什麼用呢？媽！我不恨你，這是我的命運。現在我對什麼沒有希望，我祇希望立刻能和你在一塊兒。

想起了昨天婆婆對我的態度，給我一個極大恥辱，真使我十二分的難受，悲傷，憤恨充滿着我的內心，在昨天的午前，那冷酷的老婦對我這樣說：

「賤人，自從你踏進了徐家的門，足足的三年，家中沒有安逸過，我早知道終不是好嘲，果然不出我的預料，我的兒子被你尅死，賤東西，算是徐家的悔氣，討了你這樣一個命硬的賤人，你尅死了你的母親不_够，還要把我的兒子也尅掉，要是再過下去，那我的老命也要不保了，等到斷了七後，你快給我搬出去，我不要你這東西住在這裏，你這個敗壞門風的毒婦。」

「媽！那末我以後的生活……怎樣呢？」

「誰來管你這種賤人，誰教你把我的兒子尅死呢，我不來叫你償他的命，也算我的慈悲了，還要，嚕嘛些什麼呢？哼！哼！」

「媽！媽！請你容許我……說一句話好嗎？就是……他的債……我怎能……還……呢？媽……媽……你可憐！你的媳婦吧！」

「哼！你丈夫的債，難道照得我還嗎？我就是有這副老骨頭，看你怎樣？」
我有什麼方法給他辯呢？我的淚只有向着肚裏嚥，只有拿淚來表示我的冤恨。

死吧！跟人達一同去吧！倒能解脫我的苦難，我能脫離這個苦海，什麼不知道，多麼的逍遙自由啊！好像我又開始哭起來，啊！可是，可是，看到我的孩子，呆呆地看着我，他用着奇異的眼光，啊！可愛的孩子，我又被他吸住了，那天真活潑可愛像小雀子一樣的活潑，像剛出蛋殼的小雞般的嬌嫩可愛，蘋果般的面龐，烏黑的眼珠，上面籠罩着長長的睫毛，小嘴常常張開着；露出，十只不滿的小牙齒，蓬鬆的頭髮，潔白像嫩小藕的膀子。柔軟如粉團一樣小手，他的每一部動作都是帶着活潑的態度，走起路來總是喜歡一跳一跳，不知誰教他的，常常哼着幾句不入耳的歌曲，啊！孩子！我的心肝，我的寶貝，我怎能忍心來拋棄他呢？啊！我不能死，我要活，我爲了孩子我要活着，雖然我們不是愛情的結晶，

至少這是我們的骨血，我不能隨便地拋棄他，於是便緊緊抱住他，小臉緊貼我的面額。

那末怎樣來維持我未來的生活呢？這個問題把我難住了，隔了一回，忽然被我想出一個辦法來，還是去找尋俊！或許他能看我們以往的感情上會收留我的吧！於是我只好又是稍寬鬆一些，啊！可是，可是忽然在我的面前，映出一個可怕的俊的面龐，惡狠狠的對着我。

「哼！你還有臉來見我嗎？不知醜的東西，快給我滾出去。」
臉色突然顯出特別的青灰色，他繼續地怒罵着。

「哈哈！哈哈！什麼戀愛，什麼愛情，原來是有錢的人才配談戀愛，講情話，哈哈！我真太傻了，我現在纔能明白，哈哈！金錢能買到愛情吧！好是一個有錢有勢的少奶奶，怎麼倒來尋我這個窮光蛋呢？豈不是笑話嗎？」

他惡狠地把我一推，一副怒容突然猙獰地笑起來，啊！我像墜入一個幻夢

中，我駭怕，每一根汗毛都豎了起來，啊！俊恨我，我不能去見他。

天啊！叫我怎樣做呢？回到我的家中去吧！這是可恥的，何況雙親都已經死了，啊！爸！媽！你們或許也在九泉之下，爲着女兒流淚呢？媽！爸！我的苦處，我的冤憤向誰訴呢？在這個世界上，有誰來關心我呢？有誰來同情我，瞭解我呢？

「媽媽！你看太陽也出來了，你愛太陽嗎？我們起來吧！奶奶又要來罵你了，媽媽！她真討厭！」

我眼睛呆呆地直射在窗外，我的神志完全浸在悲哀的幻夢中，可是孩子以爲我在看着窗外的太陽，他覺得，媽媽特別愛這個初升的旭日，他天真地說：

「琪琪，他們總是你的長輩，你以後不要胡說吧！好孩子你看那太陽從窗上爬上來，牠給我們明亮的光，她昇了起來，就發出了無量的光芒，琪琪！你做一個太陽好嗎？你愛太陽嗎？」我被他的話引起了高興，纔這樣說：

『是的，我愛太陽，我要做太陽。』

三 債的逼迫

(一)

一個陰漫漫的午前，窗外有些薄霧，室內是昏沉沉的，真令人窒息，人達死後的這個恐怖的黑影，不時會呈在我眼前，我覺得這是一個可怕的屋子，有時我真想逃避。

因為昨夜沒有好好的睡過，聽着孩子呼呼的鼾聲，竟觸起了我多少的回憶，這痛苦的一夜，我整整地在失眠中挨過。

身體懶得發軟，頭痛得很利害，每遇到一點刺激，常常會頭昏目眩，啊！這些都是我衰老的徵象吧！

我想預備一頓好好的午餐，這幾天來孩子吃飯時，從沒有快活過，常常呆呆

地看着他的飯菜，勉強的嚥下去，他飯後也不去玩，發怔着坐在矮凳上。真的，這個孩子太可憐了，他是一個聰穎的孩子，他知道他的媽媽在人間遭着苦難，可是他從來沒有流露過一種痛苦的代表。

我毅然的跑出門去，我掏出口袋裏僅有的幾毛錢，我預備買些好的菜蔬回來，與孩子吃一頓午餐，這時我覺得這幾天來僅有興奮的血液，在流通着。

可是孩子仍是坐在矮凳上，不高興地問：「媽！你到那兒去？」

「孩子！我的乖乖，買糖給你呢！」我是那樣高興地說，我用和藹的誘惑的眼光注視着他。接着我就「砰」的一聲把門關上了。

(二)

我緩緩地推進門來，預備窺察我的孩子在做些什麼，我預備掏出口袋裏的那些糖果，塞在他手裏，我覺得光榮，一個母親是最光榮的，我已經體味到母親的光榮。

平常孩子常會唱着我教他的賣報歌，跳躍着出來開門，我以為今天孩子因為不快活所以沒有這樣做，假如我把糖塞在他手裏，他一定變得高興了。

可是室內像死一樣的沉寂，孩子縮在一個角落裏，他被一個可怕的影子鎮住了，這影子，可怕的，立刻給我眼前一個黑圈，啊！我意識到這是黃五叔，他是人達的酒肉朋友，他是我們的債主，一千五，一千五，這個好大的數目。

黃五叔的臉死板板地擱得可怕，每一絲的肌肉，都是橫生着，飽滿得要泛溢出來的臉皮，晶晶地發着光，但是一些也沒有笑容，眼睛裏發着凶狠的光。

我怔了一怔，但是馬上很機警地勉強擠出這句話來：

「啊！黃五叔，等了好久了吧！」強笑着說。

「噯！」喉嚨間聲音，從鼻子裏擠出來，而且他把烏黑的眼睛向我眨了一眨。

「啊！黃五叔，我們這裏烟也沒有，真待慢你了！」我想極力地敷衍他，使他順服我的苦衷。

「不要你什麼烟不烟，我黃五叔生平只認得錢，你要記着，你欠我的一千五怎麼樣？還是你男人的賭債呢？」他烏黑的眼珠睜大着說，臉皮更加比先前紫漲了。

「那裏會不放在心上，黃五叔，你總得原諒，我們現在實在沒有錢，黃五叔，今天的菜蔬，還是向店裏賒的呢？」我苦苦地央求着，我用我哀憫的態度，像在一個菩薩前祈求一樣說。

「誰幹你們，我只知道要了一千五，什麼都不幹你們，誰幹你吃魚吃肉，我要的只是一千五，一千五白白的銀錢！」他一點也不留情面的這樣說，在他的心目中，沒有什麼同情與憐惜，他是那樣一個自私的人。

「黃五叔，話自然是對的，可是，可是……等幾天好嗎？因為實在人達死下來，一絲……一絲也沒有！」

「等幾天？幾天幾天，一百個幾天，我早就說，女人家，都是沒有良心的！」

哼！我黃五叔真看你男人面上，要不然，我黃五叔欺你一個女人家，有什麼稀奇！」他說過之後，片刻的沈默，但立刻他又用沈重而嚴厲的口吻說「哼！真叫和你男人有些交情，你要不識相，不要怪我黃五叔沒有情面……。」

我沈默了片刻，覺得心底的淚在簌簌地流，顫抖的聲調，又開始我的話：

「黃五叔！實在沒有辦法，請你原諒些吧！」

「老是這樣一套話，狗屁的話，值得什麼錢？話不要多說，一千五，整整的一千五！」

黑影又遮住我的視線，我覺得有些頭重，頓時像失了知覺，在黑影中，似乎有一疊疊的鈔票，燦爛的閃耀在我眼前，我立刻本能地伸出手去，可是我把上伸的手縮回來，我意識到這不是鈔票，這是貼在牆上的一張紙畫。

「究竟怎末樣？你說！詐什麼死！我黃五叔不是好惹的，我告訴你，男人是一個賭鬼，卻也配上了你這樣一個懶債的女人。」

「懶債的女人」這個又沈重又響亮的聲音，刺入了我心的深處，啊！我生平真沒有窘迫得像今天一樣的難過，是的，我受着壓迫，我應該反抗，可是，這是我的責任……啊！怎末辦呢？我真在想逃避，向一個角落里鑽，可是，一雙烏黑的眼珠的怒獅一樣眼光，早已把我籠罩住了。

我馬上機警地，用着祈求的眼光對着黃五叔。

「黃五叔，那末請月半來好嗎？我總湊些錢還你。」

「月半；今天是初十，還有五天，啊，月半，大正月半，誰高興跟你來拌嘴拌舌？」

「可是，黃五叔，在月半我纔有些法想，再早是沒有辦法的，黃五叔，請你原諒！」

「那我就準你，月半，我進來，可是，你得當真你的話呢？你要知道，我黃五叔，都是一片好心腸，利息只收你一分半，到期也不催，真的，要不是看你男

人的面上，我黃五叔不是好惹的。」

「是的，黃五叔是最好也沒有的了，就算你做了好事吧！」

「唔！唔！就算了罷！月半，你可不能失信！」

我像逃避了魔鬼一樣，身體上反而覺得舒暢，雖然一千五在我的腦海中還深深地印着，可是我已經逃過了目前的糾纏。

我很謙和地送他出去，我像遊過羅網的小魚一樣，很輕快的回了進來。

我把孩子抱起來，在他的小頰上遍吻着，我掏出我口袋裏的糖來，我用糖從我的嘴裏吐到孩子嘴裏，我一手撫着他的頭髮。

「媽？剛纔是誰？到這裏來噤哩咕嚕的說了一大套」孩子的聲音，像空谷足音一樣在沈寂的空間很清楚地發出來。

「誰？啊！這是黃五叔，不是常常來的嗎？」我繼續地吻着他的嘴。

「那末他爲什麼臉色很難看的？我卻從來沒有看見他過？」

「孩子！你別管吧！我們的事，你是不懂的，我的乖乖，糖好吃吧？」

我把孩子緊緊的抱着，把他的臉，貼在胸口，我在室內踱着，緊緊地抱着孩子踱着。

「風啊！你要微微地吹，鳥啊！你要輕輕的叫，我家小寶貝，快要睡着了……。」

在室內和諧地動盪着。

四 債給我的煩惱

我想勉強開懷一下，孩子也睡得很熟，雖然室內是靜寂寂地，樹影在窗紙上飄忽地蕩動着，這個疏疏的影子，好像在翻着我一頁頁傷心的生命史，啊！我不能回憶，我不敢再看見這樹影的飄蕩，牠好像俊的手在那裏招搖啊！親愛的俊！你又來捉弄我嗎？不！不！俊！你不會捉弄我，你把你的拳頭來捶我的心吧！

我覺得頰邊一顆顆溼而熱的東西，簌簌地滾下來，真的，每當我想到俊，我總要向他懺悔，向寂寞的空間懺悔，可是懺悔每使我苦痛，我又何必懺悔呢？可是，可是良心在譴責，我良心在叫我懺悔。

不能再想了，假如再想下去，今夜又要失眠了，我抱住孩子的肩膀，緊緊地貼住在我的胸口，我想借孩子的光榮，來獲得我片刻的溫存，柔軟的堅實的感覺，給我內心增加了不少的熱力。

一副猙獰的臉色青紫的肌肉橫生的臉孔，又在我的眼前出現，啊！這是魔鬼，我嚇得把頭縮入被窩裏，我呼吸迫促着，皮膚上熱棘棘地，我繼續伸出頭來一看，似乎凶狠狠的一聲『一千五，怎麼樣？』啊！啊！這是黃五叔的臉，在白天我看見過的，我怕，我煩惱，我又想到白天的問題。

『一千五，大銀洋，五色的洋畫，請你原諒，我們實在沒有辦法？』搶劫，在馬路上奪人家的皮夾子……啊鐵窗，啊！孩子！啊！不能！』『借，我想和媽

媽商量，可是到何處找她呢？孤零地我一個人，啊！」

這些念頭，一個一個在她的腦海中掀起，又一個一個地幻滅，變成一個悵望的泡影，她想到最後，她是孤零零地一個人，她沒有了慈愛的母親，爲了母親，她犧牲了情愛，但是母愛是沒有的了，而我還在苦難中活着。

啊！她的血管，真要拚裂了，汗珠蒸騰地向皮膚孔裏拚湧出來，他的臉頰上，也是一陣陣的熱氣，蒸發着，與一層層液汁，她辨不出這是汗，是淚？

整整的一夜，在失望中苦難着。

五 傾家蕩產

我拿我自縫的手巾，伏在頭上，因爲頭漲得利害，我狠命地用手指捺着二個太陽穴，但是腦海中盤旋着的整個的問題——一千五——怎末辦呢？

我狠命的捺着自己的腦袋，揉着我的頭髮，我用錯亂的步子在室內徘徊，室

內的一切東西，我仇視。

一切使我仇視的東西，一件件的映入我眼簾，一件件的刺激我的神經，使我發生各種不同的反應，啊！檯燈，梳妝台，椅子，衣廚，啊！關於這些，這些東西在我灰色的生命中有什麼用呢？

「是的，這是我唯一的財產，這是人達的遺產，我應好好保留我的財產，我必須拿這些給孩子用……，啊！可是，人達的債，一千五，怎末辦？盡了我的責任，我必須把這些交給我的債主，我必須交給黃五叔！」我似乎想出了答案，我的心好像搬去了一塊鉛石一樣。

「可是，黃五叔要嗎？這些破爛家具，雖然，不能給他，但這些是能够值錢的，至少牠能值八百元，買來的時候至少有二千元呢？唉！至少有二千元吧！」

「啊！八百元……我可以把他變賣呢！啊！但是又有誰要呢？我得把他們一件一件的搬出去，我可標明了拍賣的價目，擺在街上……這樣一定有人來賣的，

但是，啊！我從來沒有這樣做過，我從來沒有被羣衆的眼光注視過，的確，我的一生，就完全沒有被羣衆注視過，我太懦弱了。啊！」

我脚軟了，腰更發着酸，我不耐煩地坐下來，坐在這張鋪着淡紅色的椅子上，我揀着面頰，我拚命地想，繼續想着變賣家具的問題。

孩子從外面高興的進來，他張開了他的兩條臂膀他露着飽滿的笑臉，他急急地奔過來，他開始用他的兩隻手牽了我的手，用頭髮擦着我的胸懷。

我高興極了，一切的煩惱，我給可愛的孩子的印象所掃滅了，我的熱與力像電一般的流通到全身，我興奮地抱起我的孩子。

在傍晚，街上一羣的孩子，唱着他們的興奮的快樂的歌：

「迷迷小黑貓，咪嗚……咪嗚……」

五六個一羣一羣地圍着各種小食攤，他們用一個銅子投入一個玻璃罩內，想博取一些糖吃，他們用希望的眼光注視着一個玻璃罩。

「啦……啦……啦，我是賣報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報……」

我的孩子琪琪也唱着怪不入調的歌曲，加入他們的羣衆。

我真興奮，孩子給我的印象，直像我生命中的一盞明燈，尤其在這一羣的孩子中，他是特別的顯得可愛的，

巷底的天邊，一絲絲的紅雲，金光，反映得滿街都呈現着「傍晚的壯觀。」那個很蹣跚的老人，蓬着頭，髮髻上插着一隻青白玉釵，他走路一顛一擺，鑲着袖手，笑嘻嘻迎了過來。

「啊！少奶奶！在門口玩哪！」

「是的，李奶奶，你老人家這幾天生意好嗎？」

「還好，徐奶奶，這個年頭，人家那裏有錢來買這些閒貨？」

「李奶奶！我有句話想跟你說，」我把語調頓了頓，說：

「我有些舊家具……擺着也沒有什麼用，我想托你去賣賣看！」我說的時候，

臉上又辣辣地熱起來。

「啞，那好的，不過……不過……你也要變賣嗎？」

「……請你留在心上吧！」

「好的，我李奶奶總擺在心上！」

「啊！日子真好過，今天不又是十三了嗎？」

「真的，月半又在眼前了，徐奶奶，我得去燒香呢？」

我忙了好些時光，纔拚出這句話來。

「你老人家倒高興！」其實我又不知窘到怎樣了。

「這個年頭，只好燒燒香，求個太平，真的，我的女人家，像你少奶奶一樣，

一天到晚關在房內，要出來就只好燒香了。」

「哦！還是你老人家快活！」

「那裏說，好！明天會吧！徐少奶！」

『明天會！』

他那蹣跚的背影，又像先前一樣的動作起來，遠了，在晚霞的照耀中，他已經轉入一個小弄裏去了。

我總像失去什麼寶貝一樣的，悵望地發着忙，呆呆在門口。

六 浩劫

室內還是灰暗色的，寂寂地一點聲音也沒有，我因為許多心事的縈繞於心，總得不到好好的睡眠，四句鐘就醒了，腦海中雜亂的思想，總振不起我的精神。

『鴉……鴉……鴉……』嘈雜的烏鴉聲，從遠處的樹林中漸漸地逼近了，突破了清曉的沉寂。

身體懶得發軟，頭總是重重的，清晨的快感，在我一點也不覺得愉悅，但是我硬着頭皮爬起來。

料峭的冷空氣，侵入我的皮膚孔，我馬上打了幾個寒噤，寒冷的感覺，像從咽喉刺入心臟一樣，啊！近來我身體衰弱到極點了，我的內心，從沒有發出過力與熱，我是衰老了，可是我還得努力地掙扎，我得好好地做一個人。

在梳妝台前，我懶懶地站着，我呆呆地望着鏡中的我，我覺得恐怖，啊！我不敢再望，我的臉一些也沒有血色睡時的紅暈，遇到了冷風，臉孔立刻變得蒼白了，我發見自己還美麗，我還是個青春的少女。

可是我有着少女的形貌，卻沒有少女的心，我已失去了少女的光榮，我已失去了少女的內心的熱力，啊！一個美麗的回憶，在我與俊戀愛的時候，我的心，常是溫存的我常常有着縷縷的溫存，這種熱力曾推動我的生命推動我的驚奇的冒險的行動……啊！當俊的強有力的手臂摟着我的時候，我的心房特特地跳，血液即刻向全身奔流，那種的生命的泉流在我的心內湧着，啊！這是幸福的一幕，甜蜜的一幕，可是我不敢想，我不能想。

現在呢？雖然還有着少女的外容，我還常常引起許多男子們熱情的傾心的戀慕，可是，我只薄薄地回答他們，實在，是俊的力量，已經把我全部的愛攜去了，啊！我缺乏生命力，我是一個始終矛盾的人！

讓我的意志麻木吧！讓我自己毀滅吧！毀滅我的家庭吧！可是一切我都沒有力量去毀滅，而且格外的我變得更多想善感了，我常常會把頭擱在手臂上，做起各種悲觀的夢來。

梳妝台前的我，還是沉溺在過去的愛的迷夢中，我連冷也不覺得，直直地在發着怔。

門徐徐地開了，李奶奶從背後躡手躡足地跑過來，她扮着怪好笑的鬼臉，拍着我的肩胛，鬼頭鬼腦的向四面張望了一下，很低聲的說：

『徐少奶奶，你的事，我已經與天福的潘經理，說好了，他們要明天來搬呢？徐少奶奶，我先來通知你一聲呢！』

「噢！……那多謝你……可是……可是這麼快嗎？」

啊！我，這許多家具，都快就沒有了……」我心裏雖然常常盼望着能早日賣出，但是一聽到『明天來搬』我的心就特特地跳。

『徐少奶奶，告訴你，潘經理今年大發財，要討小老婆呢！』

我還是發怔着，李奶卻仍躡手躡足地走了出去。

這許多家具，明天，明天就不是我的了，明天就不是我的了，啊！人家討小老婆，啊！金錢是我們的主人，金錢支配了我們的靈魂。

怔着，在梳妝台前，我整整地發了一個鐘頭的呆。

今天的傍晚，我正預備着晚餐，孩子坐在竈邊玩着火，他用竹桿去撥着那些柴火，結果他的竹桿燒着了。他勇敢地把竹桿觸着竈的磚頭，把火立刻消滅了。

『琪琪，火好玩吧！你愛火嗎？』

『媽，是的，我愛火，我最愛火花！』

門突然地響，接着立刻就開了，仍舊是李奶奶打頭並且還帶着許多男人，他們像凶猛的獵狗一樣，擰着手臂，像要搜查我的房屋一樣。

『徐少奶奶他們要搬了，免得人家注目，所以在這個晚上！這是代價！』她很小心地在口袋裏掏出一疊鈔票。

『啊！那好……』這句話好像不是我自己說的，我神經錯亂得像亂麻一樣，我勉強地數上一數，纔知道共有八百元。

接着，室內器物的撞擊聲野蠻地振蕩了起來。

『碰！碎！』的聲音，激動着我的心，像有一個魔手在攪亂我的心一樣。

啊！這些是我與人達結婚的紀念，我靈魂的寄託的所在，幾年來它們同我患難相處，啊！我不願意離開它們。

可是，這是我與人達罪惡的結合的點綴，牠們造成了我的罪惡的歷史，啊！

這些破家具讓他們毀滅吧！

約摸半個鐘頭，室內的灰塵飛得滿處都是，像劫後一樣的狼籍，像死一樣的沉寂，啊！我不禁觸景生情起來，我像失去了什麼寶貝一樣，我失了知覺地悵悵地立着，啊！爲了金錢，爲了八百元的代價，我竟失去了這些多年的同伴，啊！萬惡的金錢。

八百元，八百元，我胡亂地掏出來，啊！有了錢，失去了東西！

在燈光下，我播弄着這五色的花紙，『中央，』『中國，』『實業，』這許多各種字體的字樣，啊！五色的花紙，是在我的手裏了，可是立刻就變爲不是我的，立即我必須再交給人家了，立刻我仍舊在飢餓的道上。

啊！『一五，一十，』我機械地用着擅抖的手這樣數着，啊！八百元，一共八百元呢，但是黃五叔不是狠狠地說要一千五嗎，啊！一千五，還差七百呢？怎

樣辦，可是怎樣辦呢？

我是下着最大的決心，要和人達還債的，我必須在世界上做一個清清白白的人，做一個無牽無掛的人，現在我的良心上，像鉛一樣的沉重，我有着重大的責任，那我的一生就沒有快活了，我的人生就被金錢埋葬了。

我應該還去我的債務，是的我可能地把我的一切去變賣，雖然我已經出賣了許多家具，可是我還有些手飾，生平對於這種寶貴的物質，我是並不留戀的，做一個『堂堂』的人的意念，驅使我去把一切出賣。

我毅然的從枕邊的小箱子裏，拿出那些手飾來，我顫抖着手，拿出一隻手鐲，三隻戒子，一副金的耳環，啊！牠們能值多少錢呢？有七百元嗎？假如有，我一定把他們變賣了。

很靈敏地，但是我終於發着抖，把那些手飾小心地包起來，我真像一個吝嗇的老人，把眼光看了幾看我的小包，又小心地把他放在枕邊，我把褥子掀起來，

謹慎地放在下面，又謹慎地把褥子的角兒蓋上，並且用我的左手撫了幾撫。

七 像解下了一塊鉛石

天還沒有亮，我一個人披着衣服，機敏地爬起來然後再與孩子小心地蓋好被頭，抱着一顆枯寂的心，向『早晨的街道』上走去。

行人是稀稀的，只有些勞動者，手再搭着肩上市廠去，一個個年輕的鄉村婦人，梳着油光光的髮髻，擔着些青菜蘿蔔，用着清脆的聲音在叫賣着。

跑到一個嘈雜的街上，我在一個雜貨鋪子駐足了，我癡呆地望着這塊耀目的招牌，『本店收賣赤金』我本能地掏出這些東西來，放在櫃台上，我顫抖地說着。

『你們收買金子嗎？這些東西請秤一秤好嗎？』

『啊！×兩，三七二一，五六得三十，一共有八百元呢？這個數目太大了，

讓我去點點看！」這店員勢利地說，於是跑向樓上去，半響纔悄悄地拿着一疊鈔票，很小心地櫃台上把食指舐一舐舌頭，小心地數着。

「啊！八百元」

是的！我可以有八百元，那我走了，『我快活地拿着這疊鈔票，我像得了寶貝一樣，腿上增加了不少的熱力，飛也似地在熱鬧的街上奔走着。

我迅速地轉入一個狹小的弄堂，我急於要把我身上的重擔卸下，我跑進了黃五叔的家。

像一塊重的鉛石，在我的心頭解脫一樣，我加緊着脚步奔回家來，我急於要抱着我的孩子。

可是，在矛盾的心理狀態又發生了，啊！一千五，是回掉了，可是，可是我已失去了我的手飾。

向貧與病的博鬥

一 被逐的厄運

在這幾十天中，不知受到了多少的冤枉，多少的苦楚，婆婆天地嚕囂着，常常把我當她發洩的『出氣洞』，爲了一些小事，就要大諷大罵一場，有時想想懊喪了，在人達的靈前，帶哭帶罵的大鬧一場，有時還要把我的孩子罵幾聲，真使我十二分的難受。

今天，午後，我和琪琪就離開了這個家，當然難！在這地方住了三年的我，一旦離開了，終不覺有些依戀的。

在這三年中，過着非人的牛馬一般的生活，接着是母親的死，又是丈夫的生

病，直到死，一幕一幕的悲劇，在我的面前掠過，最使我傷心是母親的死，從此以後沒有一個人來安慰我，關心我，沒有地方來告訴我的苦痛，我像失了羅盤的航海船，啊！這是一個長的惡夢。讓他過去吧！

現在我可以開始過一些安定的生活，我得把這孩子扶養成人，於是我又像覺得稍安定一些。

突然，車子停下了，四周都是下層階級的勞動者，弄堂是非常的污穢，人達的父親先跑進一個石庫門中，我和琪琪跟着他跑。彎彎曲曲的跑上一條扶梯，跑進了小小的一間房屋，不等行李搬上來，他就馬上跑走，臨走時，交給我五百元錢。

「從此以後，我也顧不了你，你也不要到我的家中來，現在我要走了。」
說完，他頭也不回的竟自走了。

我用抖抖的手接了下來，我看着他尊嚴冷酷的臉，又看看我手中一疊鈔票，

像木雞樣的站立着，頹唐的憤怒的眼看着望着他的背影。

啊！這些錢，我們能過多少日子呢？而且，琪琪再過一年也得上學了，這些錢我那裏來呢？唉！唉！還是過一天算一天吧！反正生命是一個夢。

二房東姓王，是一個年近五十的婦人，矮短短肥胖的身材，穿着一件黑印度網的短襖，頭上梳了一個髮髻，頭髮抹得油光光的，腦後還拴着一個滿嵌着水晶的大別針，臉上也常敷着粉，特別地顯得美的紅潤，看去還不過四十歲左右，眼光常不斷地向着一切人注射，在顧盼中，透出嬌傲而富有誘力。

起先，他用驚奇的眼光望着我們，後來，他似乎憐憫地說：

「徐大嫂，這是你的小孩嗎？怪好玩的，上過學嗎？」

「沒有，年紀還小呢？很會吵的，王太太我光榮地撫着孩子的頭說

「啊！他的父親呢？沒有同你一同來嗎？」

「他是死了！王太太，」

這一段話，又引起了我的傷心，母親和人達的死竟弄到這樣地步，我悵悵地望着，啊！我什麼都沒有，車夫將我們簡單的行李搬進，唉！我的東西，都被債還光了，啊！上帝造我專在世界上受罪的嗎？我一陣頭暈，本能地靠在牆壁上，稍稍地定下來。

二 做活計

王太太倒也有慈悲的心腸，她看我們的樣子可憐，常常拿些活計來給我做，做，啊！她真能幹，什麼公館裏的小姐，少爺，她都認識，各處的隣居，她都認識，雖然她不勞動，可是究竟她的生活很舒適，我真佩服她這種本事，我在數年來，也是一個小姐呢？而現在我是『爲人作嫁』的弱者。

我想到這裏，常常頹喪地把那些活計放下來，把引針狠狠地刺着那些衣料，唉！我爲什麼，要做人家的奴隸？替人家作牛馬呢？我頭眩，我的手無力地縫

着，淚珠不斷地掛着衣服上。

啊！不該，不該這樣徒然的悲傷，這樣又空耗我的時光，爲了孩子，戰勝我一切情感上的衝動，是的，我還年青，我的孩子正在生長着，我應該努力培養這個孩子。

孩子越發乖了，有時會含着眼淚說：

『媽！等琪琪大了，纔有新衣穿嗎？』

本來他每天要吃糖，現在糖也不討了。啊？他太苦了，每天吃三小碗飯，和一些蔬菜，其餘一些也沒有吃，可是，他從沒有對我流露過他的冤屈，在他的心理，似乎應該受的苦楚，他努力地想爲他的媽媽分擔一些苦痛，有時王太太給了他一些餅干，他開心得什麼似的。

『媽！我要剩着明日吃，他比我的奶奶好嗎？媽！』張開他的嘴吃吃地笑着。有時，日間疲乏了，就在牀上睡了一回，有時，立在我腳邊看我做活計。

三 孩子的遭殃

上帝太欺負他那可憐的小羊，任病魔來侵害他的身體，啊！不幸者總是不幸者，貧與病交戮着我脆弱的心，我的琪琪一連發了三天的寒熱，我想這或許是受了感冒吧！所以，沒有請醫生看，到了第四天，熱度繼續的增高，我不時地手去摸他的額角，簡直不能停留，呼吸加急着，小手痛苦地動着，我喊他時，他也糊裏糊塗的背過去，有時勉強張開小眼，對我看了一看。

我急得手腳無措，整日在房內房外徘徊，有時，我用手指着孩子的背，有時合掌向上帝哀求，但是，我迫切的願望，卻給我相反的結果，病是沈重了。

終於，王太太給我請了一個醫生來，醫生是一個戴眼鏡，留着短鬚的謹慎中年人，他也說不出，究竟是什麼病，照例驗過血，他纔說：

「這是痧症，至少要二星期復原，因為，是冬季所出。」

啊！這幾句話。真把我嚇昏了，上帝爲什麼這樣作弄人呢？尤其是作弄一個弱者。

病是一天天沈重，每天，打針，車費，診費，爲了挽回孩子的生命，我是毫不吝嗇的拿出去，把這一些生活費都化掉了，但是，孩子，還沒有起色。

啊！天啊！怎麼呢！讓他死去吧！我又何忍看着他死去！再要請醫生吧！可是錢已那裏來呢？

我傷心極了，伏在孩子的身傍抽噎着，啊！世界太平了，非但，把我的幸福剝削得一些也不剩，連孩子也不讓他安寧地過日子，我憤恨人間的不平，我咒咀社會的罪惡，最後，我自私的希望，世界一切都毀滅吧！

街上的車聲，遠遠地傳入了房間，工廠內的氣笛，提高了噪子，招呼着無產階級的靈魂。枝頭的小鳥，吱吱的唱着他們的晨歌，幸福的烏兒啊！你又何必在失意人的面前現露出你的嬌態呢？不是更使他難堪嗎？

把熱水瓶中的水，洗了個臉，略略的把頭髮整理了一下，這時，王太太已走進我的房裏來了。

「徐大嫂！你昨天一晚又沒睡吧！琪琪怎樣了？比前天好些嗎？這孩子真可憐，這樣逗人歡喜的孩子，不要說你難過，我們見了也實在心疼哩！」她露出很關切的神氣。

「也仍舊如此，王太太！」

「徐大嫂，你這幾天來，吃也沒有吃過，身體也受不了的喇！不要難過，吉人自有天相，急也沒用的！」

她走近了牀前，摸摸孩子的手，輕輕地推動着，「琪琪，琪琪；你認識婆婆嗎？張開你的小眼，好心肝，叫我一聲吧！」

果然被她一喊，孩子的眼睛漸漸地張開了，眉梢間雖然皺着，嘴角微微動了一動，這聲音只在喉嚨中響了一響。

「乖孩子，琪琪好了，婆婆再買糖糖給你吃！好嗎？」

只報她微微的一笑，又閉上了眼睛。

「唉！這孩子實在太乖了，太懂事了。」

「王太太！我給你商量一件事好嗎？等一會兒出去，請你當心當心我的孩子，我立刻就要回來的，謝謝你！」

「那有什麼不可以呢？徐嫂子，你總是這樣的喜歡客氣，難道我的皮氣你還不知道嗎？哈哈！」

「你預備到那裏去呢？可以告訴我嗎？」

紅暈飛上了我的兩頰，我竟找不到一個適當的回答，仔細一想，反正終是要給人家知道的。

「我告訴你吧！王太太，現在我的錢已經用光了，沒有辦法，所以想把東西去當掉，暫且可以給琪琪請一趟醫生，如果不好，我也沒有方法了，大概注定我

不該這孩子的。」

看看他急促的呼吸，皮膚又像火樣的燒，脈搏的狂跳是多麼難受着，這苦痛好像了無數的針刺在我的心裏，唉！真叫我有什麼辦法？

四 典賣她愛的靈物

房間的一切都是黑沉沉的，燈光怪淺淡，一切的東西，似乎都爲了他的主人在擔憂着，我坐在孩子的旁邊，我的身子不由自主地抖着，看看孩子乾燥得太可憐了，我拿起小匙來喂一些開水給他吃，可是他那兒嚙得下呢。

我焦急地立起來，緊鎖着雙眉，想用什麼方法，解除這危險，可是，好像我思想上有一個東西鎮住着一樣，一些想不出什麼方法來，當時，我用飢餓的眼光，望着門外，似乎，有什麼降臨似的。

有時，我悵茫地望着天空中的白雲，喃喃，合掌着手祈禱着。

我無意中摸到，胸口掛着一個「雞心」，「啊！這是金的，至少可以換些錢吧！我立刻拿下來，因為，放在貼身的，所以，格外溫暖，仔細的一看，啊！多麼可愛的東西呀！這是俊給我的一個紀念物，是我唯一的愛人給我的禮物，牠已經佔了我整個的靈魂了。

呵！我不能，不能賣掉牠，我愛着牠，我不能把他殘餘的愛去出賣，有了牠，我心窩中也會溫暖了，啊！我不能把牠隨便當掉。

可是，看到了身邊孩子的肌肉的跳動，眼邊的淚痕，我又何忍，爲着我的自私，而犧牲這個孩子嗎？我的心是開始矛盾了，「雞心」是我寶貝，孩子也是我寶貝的，但孩子究竟是有生靈的，活躍的，「雞心」雖然可愛，但是死的，沒有靈魂的，爲了挽回一個有生命的小性命，明天準定把他當了吧！

時鐘指着四點天還沒亮的，至少還有三個鐘頭，可是我早已清醒得同白天一樣，在六點鐘的時候，再也耐不住，就起來，並且拿了「雞心」放在袋裏。

從來沒有進過當舖的我，怎麼走進去呢？要是遇到認識的人怎樣說得過去呢？他們要羞笑我吧！立刻，腦海中浮着許許多多的面龐，都來對我冷笑着，面龐更大的俊，恨恨的罵！

「好啊！金錢的奴隸，勢利的女人，你也會有今天這一日的嗎？」看見了我的「雞心」突然說：

「格麗！哼！拿出你的天良來，你……狠心的你對得……起你的俊嗎？哼！哼！哼！」他又睜大了眼睛，凶恨的說。

啊！我被這可怕的黑影鎮壓住了，我害怕，我想哀求他原諒，我全身發抖着。

「俊！啊！我的俊哥，是的，我是沒有良心的女人，我棄負了你，我是世界上最殘酷的婦人，我刺傷了你的心，我騙取你的真愛，俊！我親愛的俊哥！我是死不足惜的女人，你何必爲了我這樣的傷心！？你是不值得的，俊！我願意受你的懲罰，但是，俊！只要你以後原諒我，明瞭我，我死也甘心的了，的確，三年來，

我的良心上沒有安逸過，在我每一個動作上，不能忘掉你……。」

「這也是萬不得已的事，這並不是我的狠心，我爲了救我的孩子，因爲孩子，是我生命的源泉，爲了孩子我纔活着，這「難心」賣掉我何曾不心痛呢？我何曾不難過呢？我也是一個有靈魂的，有血肉的人，請你相信我，我的心還是熱的。」

不知怎樣，腳下沉重得很難移步，昏昏沉沉的慢慢走下了樓梯，開了門，突然眼前一黑，險些兒跌了一交，幸虧一只手，拉住了一扇門，定了定神，再開始我的步伐。

「徐嫂嫂，孩子好些嗎？」鄰居的張家媳婦問。

「謝謝你，張嫂嫂，可是，也不見得有起色。」

「或許，遇到鬼吧！你可以給他去問個卦，用掉幾個灰氣錢，也許就好了。」
我微微的對他笑了笑。

「徐嫂嫂！我告訴你二件笑話，前弄的孀婦，晚上同一個男人家撕混在一

塊，這是，他自己的小孩子講的，後街的小姑娘跟人走了，你想這個世界，還成什麼世界呢？」

我焦急地，只有向他們點點頭，我逕自頭也不回的走了。

清道夫在街上掃着，一夜路旁落下了許多的樹葉，和那些吃閒食人們餘下來的殘物，果殼和紙屑，一輛汽車。橫充直撞的馳過去，把掃了半天的垃圾，立刻四散的飛揚起來。

汽車內的笑聲，從風中傳過來，啊！多麼幸福的一羣，該使我不多的羨慕呢？從羨慕我又開始嫉妒他們，人世間的苦樂太不勻了，唉！不要想吧！人生本是百年的夢，過活過得好的，就好像做了一個幸福的夢，否則也不過是做一個惡夢，一個惡夢，天啊！何日使我能脫離這個苦海呢！

不均勻的步伐在街頭躑躅着，腦海中的思潮不斷地起伏着漸漸地窺見了一個當舖，看到了手中的光亮而可愛的難心就要給人家了，於是腳步就慢慢地踱着，

可是又想起一個呻吟牀席的孩子，這是我的血肉，何忍這樣去遲延他呢？於是我立刻加緊了腳步，我膽怯地向四周張了一下，纔敢急急的跑進去，櫃台比我的人要高出一尺，櫃台內立着一個中年的男子，帶着一副近視的眼睛態度，很冷酷地，表現出輕視的樣子：

「喂！你當什麼東西。」

「金雞心。」

我機械地把「雞心」放到櫃台上，手是簌簌地戰抖着，臉一陣一陣的發燒着，心像被煎熬一樣的難過。

「啊！好精緻的東西，上面刻着字呢？「給格麗我愛！俊贈」」擁了許多人趕來看那個「雞心，」我的心像被刀割着，我的頭漸漸地低下去了，可是我極力忍着了淚。

「你要當多少錢？」

「一百元」

「那是不到的，最多不過八十元。」

「那也好！」

我又顫抖着接着這疊鈔票，我失魂落魄的逃出了大門，我便像瘋狂一般奔着，奔到了家裏。

「徐大嫂來了嗎？當了多少錢？」

「八十塊，孩子怎樣了？」

「他很安逸，祇是昏昏的睡。」

「王太太，可以叫你那邊的小丫頭去請一請醫生嗎？王太太，真對不起你，實在我跑多了腳軟了，唉！爲了這孩子我也够苦的了。」

「好的！叫她去吧！反正她也閒着沒有事情做，真的你該歇歇了，你潔白的皮膚，近幾天來漸漸黃了，徐大嫂，你寬心些吧！」

醫生診治的結果說：因爲遲了二天診治，啊！病又沉重了；單看今天這服藥，能不能挽回他的生命，而且，醫生鎖着眉，似乎不肯擔保的樣子。

啊！叫我怎樣辦呢？孩子，爲了沒有錢，我就誤了你，啊！金錢，萬惡的金錢，可是，終於沒有錢，孩子的命就沒有了，啊！人總是金錢的奴隸，可是有了錢還是不能救我的孩子，真的，真的上帝要剝奪我僅有的幸福嗎？我緊鎖着雙眉，焦灼地移着步子。

「徐大嫂，你也不必難過，醫生終是要說得兇險些，菩薩定會保佑他的。」

「徐大嫂，不要發獸，年輕的人是不怕沒有飯吃的，不比像我這老太婆，那纔要餓死呢！何況，你的臉兒又是多麼漂亮呢？怕什麼呢？恐怕終是享樂不盡哩！」她說時，露出怪樣的笑容。

她這話，太使我懷疑了，爲什麼年輕的人就不怕沒有飯吃，我想來想去，不知道她有什麼用意，這個可厭的婦人，我對她有些惡感起來，可是，我連追問她

的勇氣也沒有。

『時候不早了，要去開飯了，你也得吃些飯去，否則自己也要生病的，等一會，再來看琪琪吧！徐大嫂，等會子再見吧！』腳步漸漸地遠了，這樣滿不在乎的說。

五 「鈔票」的魔力

一個穿着黑色的綢緞旗袍，頭上扎着一只大釵兒，釵上的水鑽，跟着她一擺擺步子而閃耀着，這影子，漸漸地近了，於是，把她的面龐放大，猙獰的笑容，浮在她滿塗脂粉的臉上，露出嘴裏二只金牙齒來，我下意識的，把雙手按住了眼睛。

對於這個身影，我這幾天來老是怕見，前天一個電話中，我就知道她是一個可鄙可怕的婦人了。

可是這幾天來，我更是怕她，她比往日越來得勤，雖然，她是爲着琪琪的病而來，但等到躍進門之後，不是說東家姑娘是我提拔的，便是說：西家嫂嫂也是我照應的，就是說某家的少爺是如何有錢，每某的老闆，在想討小老婆，這些不倫不類的話，真令人聽了刺耳，自己的苦楚也說不盡，那裏有心緒來聽這些閒話呢？的確！她的態度有些改變了，每天總是嘮嘮叨叨的得意的講着，我總不懂存着什麼居心內心，老是有了一個疑團，不能一刻的釋去。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琪琪的病終是這樣拖着，把所當下來的錢，差不多要光了，怎樣辦呢？

房間中的空氣非常污濁難聞，心中納悶的我，賴洋洋地推開了半面窗，西邊的紅霞，照耀非常嬌豔，車輪般黃金般的太陽，開始閉上了他疲倦的眼，放出美麗的無力的金絲，反射到對面的玻璃窗上，右面房屋上的烟囪中，吐出了一縷的輕煙，微風漸漸地把牠消失了，滿天飛着雁兒，『鴉！鴉！』得意的唱着歸巢的

歌，啊！多麼幸福的鳥兒們，天天在歡敘天倫的樂事，唯有我，飄零的我，何處是我的歸宿地，她沒有一個親切的人，沒有一個同情的人，她只是孤零零地活着，她的生命悄悄地來了，又無聲無息地去了，在這世界她沒有留着什麼痕跡，只留着幾點微弱冤屈的淚珠。

「徐大嫂！什麼晚飯還沒有吃嗎？哈哈！我立在你背後半天了，你還沒有知道，寬心些吧！不要老是這樣的傷心，你看！你的眼睛已弄得多麼的紅腫啊！」

「謝謝你，王太太，倒麻煩你常來看我，真叫我該怎樣感激你呢？你已吃過了！我實在飯也嚥不下去，」我機驚地恢復我的常態，強笑着說：

「琪琪好一些嗎？吃了這藥覺得怎樣？多謝你這話，好些了，啊！我真快活。大概在後天他能起牀吧！」

「徐大嫂，你不要爲了這孩子，一些也不吃，也不是一件常久的事，今天我們燒的南瓜羹，讓我叫阿香拿一碗來給你吃吧！阿香！在鍋中盛一碗南瓜來給徐

少奶奶嘗嘗看。」

「曉得了」

「王太太！謝謝你這樣的關心我，正和我的母親一樣了，我該怎樣的感謝你呢？」

「徐大嫂！我告訴你，我是向來不肯待虧人的，嘎！南瓜來了，快些吃吧！不大好吃的，哈哈！」

我呆呆地接着這碗南瓜，其實我那兒嚙得下呢？

「哈哈！哈！徐大嫂，像你這樣一個年青美貌的婦人，何至常常哭喪着臉，真不是自尋煩惱麼？哈哈！徐大嫂，變心些吧！人生還不是一個「花花世界」嗎？」

「是的！「花花世界，」這幾句苦味刺人的話，打入了我心的深處，我哽咽了，我發抖了，我簡直不敢聽她講下去，啊！這是魔鬼嗎？這可怕的婦人。」

「怎麼？越哭越傷心啦！我倒好意勸你，徐大嫂，告訴你，我以前也同你一
樣苦的，在廿四歲，死了丈夫，這個無賴的兒子，些生意也不做，但是，我覺得
好活的活着，一些也沒有苦過，我總托着……們的福，我一時也沒有苦過，我王
太太，王太太一生就過着美麗的人家，哈！哈！一個花和月的世界，哈！哈！」
像帶着真經誠懇的聲調。

「王太太！我沒有你這樣的本領，我自認是一個弱者，我沒有這樣的勇氣，
我不能這樣做，爲了保持我的貞操，王太太！我不能學你，我正是年青的人，可
是我不願那樣做」我堅決地說：

「就因爲你年青，啊！我王太太不是跟你說笑話，要是男人們窮了就只有在
馬路上餓死，可是，我們女人，比他們幸運多得了！哈哈！徐大嫂，不是跟你笑
話，像你這樣年輕美貌的姑娘，那一個男人看見了你，不要陶醉？假使我做了男
人，也要整日整夜的沾在你身上呢？哈哈！男子們見了女人，尤其是美貌的女

人，就是像鋼鐵一樣骨頭，恐怕也要軟下來的，哈哈！徐大嫂！這不是我跟你笑話！」驕傲地得意地露出那種怪樣的微笑。

「什麼？王太太！你怎麼這樣大的年紀，虧你說出這種下流的話來。」

「哼！徐大嫂！不要假真經吧！你真不識抬舉，虧我說出這幾句話！哼！徐大嫂！錢！白白洋錢終是好的。」

「有了錢什麼問題都解決了嗎？孩子，生活，什麼，都解決了嗎？」

「而且，在晚上，啊！有什麼不開心呢？」

「吃……吃！吃吃吃！……她又是一個猙獰的笑，笑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把圓圓的一疊鈔票，放在台上，越說越輕鬆。」

「在晚上……你也不……會寂寞了，……哈……，可惜我的年齡已老了，我幸福的日期已經過去了，可是，回味起來總是多麼的甜蜜呢！」

金錢的魔力，吸引了貧人們的心，這錢是需要的，於是，我想伸出手來，可

是，啊！不能，我不能做，這是我生平極大的恥辱，這是出買我靈魂的錢，這是出賣我名譽的錢，爲了我已死的父母，已死的人達，爲了俊，我的心終於被搥擊着。

「王太太！請你原諒我，可憐我，我不能，我不能這樣做，王太太！請你發下你的慈悲心，可以用另外一種方法救救我們吧！」

「哼！哼！不識擡舉的人，我是爲了看你們可憐，所以，才給你想個方法來，怎麼你反說出這種話來，這也是我的良心好？徐大嫂！不要這樣呆吧，在這年頭，還不是活着一天是偷來一天的呢？那末何勿開開心心的過着我們的生活呢？」

「可是，王太太，我還年輕，我還要好好地過些日子，我必須堂堂地做一個人，我還要過些有意義的生活，我不能就因此埋葬自己！」

王太太沉下了死灰色的臉，冷酷地諷笑着：

「赫赫……哈哈……老是說這些傻話，你要知道，我王太太有什麼面情，誰

幹你孩子不孩子，就只要你付了房鈔給我滾蛋？誰跟你講什麼情面話，徐大嫂，今天要給你認認王太太是怎麼樣一個人！」她把嘴唇一撇，那樣威風地說，眼睛中發着猙獰可怕的眼光，有時特別用着沈重的聲調，用手在桌子上抨。

我究竟是個弱者，不可揭止的悲思，突然湧上心來，我拚命地咬着牙，想含住那顆懦弱的淚，可是，我那裏制得住呢？瑩晶晶的一半半聯貫着的淚珠，很快地在我的眼眶裏奔出來，一點點慢慢地流到頰上，最後掉在泥土上在明亮的燈光下，淚珠反射出的像虹一樣的光圓，在我的頭的四周跳躍。

我思維，我拚命加強我的理智，好像生與死在我的內心搏鬥，的確，這是我的生命的關鍵，我咬着牙，在一個錯亂的心神中鬪爭着：

「萬惡的社會，吃人的禮教，為什麼葬送到我這樣一個地步，是的，我必須鬪爭，我不能給生活來沒吞我的靈魂！」我伸出了拳，狠狠地伸一伸我的身子，我努力地揩乾我的眼淚，我不能出賣我的貞操。

立刻，眼前亂舞的小屋，迷住了我的神經，我迷糊，我的頭像要拼裂一樣，我重新想抱起了呻吟在牀上的孩子，瘦得皮色骨的臉上，一些血色也沒有，呼吸是那樣的困難，啊！在我的腦海中，又出現了一個可怕的景象，我深深地捶擊着我的心。

「啊！我不應該這樣自私，爲了我空幻陳舊的貞操觀念，我不能，我不忍犧牲這個可憐的小生命，他現在心頭只有微微的一些溫度，一縷氣，唉！假如，再有一刻的延誤，那，啊！我獨個兒活着又有什麼意思！」

花花綠綠的五色的鈔票，在燈光下露出了牠的魔力，整整地抓住了我的心，啊！有了這些，我拿到了這些我可以去請醫生，啊！我得救救這孩子，我得犧牲我一切的幸福，我可以拿到二百塊錢。

可是，你可以輕易的拿嗎？我又懦弱地伸回手來，我鼓起勇氣，對王太太說：

「王太太，請你不要發怒罷，你應該先給借用一用，我得照你的話做去，爲了我的孩子。」

「這樣纔對啦！一個年輕的女人應該想得開些，不要專門固執着，這樣不是你的孩子也有救了，以後的生活，也可以不要再去求人家，哈哈！不是我王太太賣老，我想出來的方法，沒有不是好的，哈哈！」

我開始拿着這疊鈔票，可是我的心房總是跳動着，手總是顫抖着，矛盾的心理仍在博鬪着，貞操？孩子？生活，啊！一疊二百元的鈔票，終於佔住在我最後的意念裏。

我擎着這疊鈔票，抱着沉重的腳步，沒精打采地踱進去。
在燈光下，慘淡的燈光下，徘徊，焦急在內心燃燒。

非人的皮肉生涯

一 埋葬了貞操

這是我生平最大的羞辱，死也不能忘掉的一夜，可惡的王太太把我的身體，我的靈魂我的貞操深深地在這個晚上埋葬了。這一個可咒詛的夜。

王太太滿面堆着笑容，飽滿地說：

「徐大嫂！今天你將開始你快樂熱鬧的生活，告訴你，再不要怕羞，再不要呆板板地，你遇到一個客人，總要叫一聲「先生」並且你要用你的手段，去誘惑這些男子們，要是一到了手，就不想什麼了，哼！不是我王太太自己誘說，我的老手段總不錯的！」

她得意洋洋的拉住了我，沒命的奔跑，到了一個下層階級的遊藝場，鑼鼓聲震破了耳鼓，一股濃厚的氣味，直透了鼻孔，簡直要嘔吐出來，許許多的眼光，注意到我的面龐，我的臉開始發燒了，他推着我四周踱了一遍，忽然有一個臉兒胖胖的，年近五十歲的人，站立起來，迷花了眼睛，拉住了王太太，唧唧噥噥的講了幾句話，王太太又像碰頭蟲般的點着頭，而那個老頭眯着他以爲迷人的，令人作嘔的眼光，對着我，王太太便拉我出來了，她像拾到金元寶一樣的開心，竟嘴也合不攏來，大聲的叫喊對面停着的黃包車，搖頭擺尾的拉我坐上去，沒頭沒腦的拚命拉。

啊！這是一個旅館我發呆了，我的神經失去了主宰，像小孩子一樣被一隻肥胖粗大的手牽到樓上。

奇怪！那個眯眼的人，不知幾時來的，王太太又把他推到我的房中。

「哈哈！恭喜你，今晚不寂寞了，你得好好地待這個先生，他老板怪有錢的

……哈哈……。」

那個男人呆笨地走進了門，直挺挺地立了半響，用着似笑非笑迷着眼睛的笑臉釘着我，他希望我能奉承上去。

可是，我連看他一看的勇氣也沒有，我臉上發着燒，心像緊緊地被魔兒抓住一樣，我像一個臨刑的囚犯，縮着頭頸，身子不斷顫抖着。

在眼前，在我的頭上，總有一個可怕的黑影威脅着我，由於我的直覺，我發覺他穿着一件黑厚呢大衣，裏面罩着青灰色小花樣的袍子，胖得發腫的腳上，穿上一雙小圓口的布鞋，因為鞋子小，腳背微微地聳起；頭上帶了一頂不大配合的尖頂帽子。面龐上紅潤潤地發着脂一般的光，鼻子上以及面頰一點點的酒斑，眉毛濃得像刷子一樣，似乎存着微微的兇光。

對於這個可怕的影子，我絲毫不敢接近他，我不敢呼吸，不敢去喊他一聲。他得意地坐在椅子上，那樣滿溢溢地從容地，他迷着眼睛。

「姑娘！啊！菊英！爲什麼老是不開口，到我的膝蓋上來坐坐不開心嗎？」

「……………」

「女人，女人總是怕羞的！哈哈羞什麼，幹了這種生意，還怕什麼羞，跟我來甜一甜吧！」

我意識地發覺自己是呆立着，可是我也很清楚地知道我是在爲着生活，我勉強走上了幾步，腳裏的肌肉十分的柔軟。

他興奮地走過來，用着呆板蹣跚的步伐，扮着猙獰的鬼臉，紅斑更顯得鮮潤，他可怕地使勁地拉着我的手臂，用熱蓬蓬的臉貼近我，用滿佈着紅筋的眼睛注視我，粗暴的望着我，嘴裏噴出陣陣的烟味。

「你認識我嗎？認識我王老板嗎？菊英！你爲什麼老是不開口？」

像鋼鐵一樣的有力有熱的臂膀把我捉住了，我屈服了。但是我仍紅着臉掙扎着，我是實在太微弱，他有點發怒，但我知道他是在威脅我就他的範。

「不要不識擡舉，年輕的姑娘，要知道你王老闖不是好惹的，不要這樣，我也沒有見到你這樣的姑娘，真原諒你沒有懂得生意經，可是我也愛你是一個漂亮的姑娘！啊！哈哈！菊英！還是跟你的王老闖來樂一樂吧！哼！我有的是錢，總要貪貪下次生意吧！」他那樣貪婪地有力地把我強制得不能動，我像小老鼠一樣地馴服在他的懷裏。

一陣熱辣辣的感覺，強烈的男子的肉的氣息，刺入我的鼻孔，我覺得有些窒息，他用粗大的手徧摸着我的各處，全身有着熱辣辣地異樣的難受，臉孔上一陣陣的紅暈。

我在恐怖的深淵中，我在一個神祕的世界。

半響，他放我起來，他要我跟他一同吃茶，他的臉上露着勝利的笑，他輕薄地拍着我的肩。

「菊英！給我倒碗茶！好姑娘！」

完全沒有意志的我，只得像綿羊一樣照着做，我本能地跑回放着熱水瓶的桌子邊去。機械地把熱水瓶蓋拿下來，無力地倒了一個滿杯，可是因為完全沒有注意力，竟溢出了好些，水流來燙痛我的腳，我痛的叫起來，卻引起他猙獰地狂笑着。

「哈哈！不中用的東西！倒一杯茶也不會嗎？真真不寫意！」

「啊！多少痛，你來嘗嘗看！」實在是要說明我的冤屈，我纔這樣反駁着說。

「哈哈！好姑娘！嘗你嗎？我正要來嘗你吧？」他像獵犬一樣撲到我的身邊，立刻捧着我的頭，在我面頰上狂吻一下。一陣強烈的烟味從他的口中噴出來，唾沫滿噴在我的面頰上。

啊！這種惡毒的刺激，非但沒有使我麻醉，反而促起我最大的傷感來，啊！我又想起我愛的俊！俊！能狠心的罵我呢？還是你還能用可憐的眼光看我！啊！

你恨我吧！真的，我恨自己，我恨自己太相信了命運，我沒有鬭爭，所以命運把我擺佈到這樣，假如說，我能拒絕王太太的引誘或許我不會做妓女，可是錢呢？孩子治病的錢呢？啊！沒有正當的女子職業！啊！這社會萬惡的社會，就只配女子做犧牲者嗎？

在輝耀的燈光下，瑩晶晶的淚珠，我總於溢出在眼眶外，終於簌簌地滴下來了。

在一個可怖的窒息的空氣中生活着，那大胖子不入耳的胡鬧，徒然使我越哭得利害了。

「啊！好好的，一個年輕的姑娘，整日好端端地哭什麼？哈哈！又有男人來跟你玩，好好地跟我來睡吧！」他用逗笑的口吻摟着我，把我抱到牀沿上，雖然我死命的掙扎着，可是我終於像綿羊一樣地被牽到牀邊，呆呆地坐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淚珠不斷的滴下來。

「啊！好姑娘，睡吧！急煞我啊！」他幫我解開鈕扣急促地催着我，像一個時辰也不能過去似地，但是我仍木雞一樣地坐着，並且搖着身體，表示我的固執不從。

「啊！王太太！你下次阿要想做生意哉？我王老板，今朝第一回上你的當！」他頑皮地喊起來，意思是要挾王太太，想用她的手段來壓制我。我想王太太平日也不是怎樣壞的人，大概她不必用惡毒的手段吧！

很快的腳步聲，從房門外走到門口，在房門上響響地叩着，接着就是王太太的口音。

「死婊子，好意提拔你，倒惹你不識擡舉，好東西，看我王太太撕你的皮！」我被呆住了，我屏息着呼吸，我的淚停住了，鼻涕在喉嚨裏咽着，啊！這就是人，人的面孔原來是這樣的變換無常的，啊！人！這就是人，世界上有什麼同情與幫助！啊！人類這萬惡的一羣。

那王老板樂得什麼似的，他張着嘴，也屏息着裝着鬼臉，他把舌頭伸伸，便把我拖進了被窩，啊！啊！我麻木了，我被他一陣強烈的肉的氣息和烟味麻醉了，我口渴，臉上熱辣辣地。

我躲避在牀的角落裏，我想逃避一個痛苦的摧殘，我像一個牢獄中的囚犯，還想逃避一個『死』的宣刑。我心裏『突……突』地跳，眼睛一刻不停地注意着他的手和足。

『菊英，睡得好些？啊！你真福氣，這樣一個男人叫着你！來……。』

『王老板！饒我吧！饒我一次吧！』

『哈哈！好姑娘……』他『吃吃』地笑，兩隻強有力的臂膀突然在我的腰上圍着，接着就是他胖重的身體像獵獸一樣地撲上來，他的頭壓着我的臉，我煩燥的不得了，我努力地掙扎，我踢着牀上的棉被，可是，終於我透不過氣來，我窒息着，我墮入一個玄妙的迷宮中，一種異樣的『肉』的感覺，在血液內像電一樣

地流着。

燈光下，我終於在壓迫下呻吟着，我摸摸我的眼腔，略略有些潮溼。

二 沈媽的重逢

在小菜場，我提着籃子，在人羣中躑躅着的我，像一個可怕可憐的精神病患者，我的神志，完全浸淫在空幻的夢境中，四周的一切我竟不知道些什麼？

我突然與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婦人撞個滿懷，她幾乎被我撞了一交，可是她立刻走上幾步，拉着我的手，用異奇的眼光向我招呼着：

「啊！麗小姐，你不是麗小姐嗎？」

我也驚奇地注視着她，她那蒼白的頭髮，含着深刻的熱情的眼睛，端正的鼻子，使我回憶起這是七年前的沈媽！我的臉頓時昇上了紅暈，內心異樣地難過，頭皮熱辣辣地發癢，終於我找出了一句不成話的回答。

「沈媽？你怎麼在這兒？啊！老了！不見了幾年？」我不由自主的掉下兩行酸淚，我像重逢慈母一樣，緊握着她的手，顫抖地握着他的手，淚簌簌地滾下來。

「沈媽？你怎麼會來，你倒還認得你的麗小姐，可是你的麗小姐已不像從前的麗小姐了，唉！沈媽！你命苦的麗小姐現在同罪人一樣的生活着！」

「啊！麗小姐，我真想不到今天會見到你，麗小姐，你怎麼也這樣瘦削？」她雖然微笑着，可是在眼光中露着憂鬱的懷疑的眼光。

「到我屋裏去坐坐，」我拉着沈媽的手，強笑着說，其實我的咽喉裏，似乎有着什麼液體在流動，心裏煩惱得亂絞。

沈媽呆地坐在一個板椅上，他用着探求的驚奇的眼光打量着四周的一切，他忽然悵悵地望望天花板，忽而探頭望着窗外，像在從前在學校門口迎接她的女主人一樣。啊！這些又促起了我的傷感，我回憶起小時候在滿照着太陽光的廊沿下，我投在沈媽的懷抱裏，吃着甜花生！啊！這是幸福的一頁，可是，現在沈媽

也老了，我呢墮入了人生的苦海中。啊！我爲什麼會這樣？我的同學們鄰家的姊妹們，他們不是多在過着安靜的生活。啊！他們是幸福的，可是她們是努力的，努力地在奮鬥中過着生活啊！人生原來是一個跑道，在我是圈外的失敗者啊！我必須在奮鬥中重獲得尋求人生的真義。

「沈媽！你覺得我可憐嗎！啊！你說我還有些好日子過嗎？是的，我常常冀望着有些好日子在前面，我常常這樣，沈媽！我的孩子還可愛，真的，你常住在這裏吧！也好幫我帶帶孩子！」

「麗小姐，」俗話說吃得苦中苦，做得人上人，「你年紀正還輕着，看看孩子，也是可喜的，可是孩子在學校裏嗎？自然幸福的日子正在前面呢？我沈媽在人間一日，總祝你們娘兒兩個幸福！」沈媽那樣關切帶着溫存沉着的語調說，她擺動她瘋癱樣的頭，蒼白疏散的頭髮也在顫抖着，嗓子有些哽咽了。

在長時間的緘默中，我們相對無言飲泣着。

沈媽把視線注意到我梳妝台上的脂粉，雪花膏，各種的香水精，又看看我蒼白的臉，他用詭異又憐惜的眼光注視着我。

她立起來，用顫抖的步子在室內徘徊着，頭不住的搖着，發出長長的一聲嘆息。

孩子跳躍着跑進門來，他懷疑地站住了腳，有些怕羞又有些親切地向着沈媽看，沈媽也機警地注視着琪琪，要想去撫摸他的樣子。

「琪琪！這是沈婆婆呢？啊！沈媽！你看看我的孩子呢？你也覺得快活嗎？」我馬上很興奮地說。

沈媽熱情鼓舞起來，她興奮得有些透不過氣來，她興奮地抱着這個孩子，用她的嘴狠狠地吻着孩子的面頰。

三 二百塊錢的威力

一個深夜，在電燈光下。

王太太的臉上一些也沒有笑容，紅潤的臉，突然紫漲起來，肌肉呆滯得可怕，她用狠狠的眼光注視坐在牀沿上的我。

怒容未息的王太太的臉上，表示她正在爲了一件事爭執着，她噴着唾沫，繼續她的話。

「哼！幾個禮拜連一個客人也接不到，你知道我真是傻瓜嗎？老實告訴你我太太不做吃虧的事，你想在我手掌中兜圈子，哼哼！你休想罷！」

我沒有話好說，我像受了委屈的小孩一樣，掩着臉抽噎着，王太太的詬罵聲和我的飲泣，在室內交織着一種淒慘的曲響。

「哼！老實告訴你，二百元，二百塊鈔票，真的來救你這個沒良心的狗嗎？哼！客人也不會接待，遇到一個好面兒，總是羞澀澀的，也不知道恭敬，也不知道用話來甜塞！真的叫我王太太餓肚子嗎？」

她的話實在使我難堪了，她的醜惡，使我知道她是個人面獸心的傢伙，哼！人類就是這一套，我憤恨胸口的不平，燃起了我怒憤恨之火，我禁不住也罵了起來。

「哼！就是這樣，嘴裏拿出糖來，心裏拿出刀來，殺人不見血的狠心鬼！我就是這樣的，就隨你的便！」

她像一只瘋狗樣地跳了起來，她的血管清楚地輪起着，她用她的手拍着桌子，她怒罵，口內噴出的一口口的唾沫，很清楚的在燈光下顯露着：

「賤東西，虧你說出這樣沒良心的話來，我王太太不是好欺的，哼！就給手
段你看，她咆哮着撲過來，把桌邊的一個椅子也弄翻了，她瘋狂地要抓住我，幸虧沈媽急忙地奔上來，抱住了她的肥胖的身體，沈媽喘息着說：

「王太太，不要這樣啦，有話也好說，也犯不着打的。」

「哼！老媽子！干你什麼事，你小姐欠了我二百塊錢你知道嗎？你沒有管我

們的資格，要是你要管，哼！還我二百錢，一句話也沒有！」。

我窒息的不能說話，『二百塊錢』在我的腦海中澆了冷水一樣，我的憤恨又立刻化爲沮喪，我又飲泣起來，而且比剛纔更來得沉痛。

「王太太，二百塊錢，小姐總是要慢慢的回的，你也不必動怒呢？」

一時間的沈默，我淒婉的哭聲，特別來得響亮，我真忘了我爲什麼要哭。

「就看你明天怎麼樣，你這種東西，一定要我押着走看你出什麼把戲！」

沈默，我的哭聲振動了死的空間。

「哼！誰跟你來嚕嘛！我要去睡了，告訴你，你總逃不出我王太太的圈子。

她像得到勝利一樣的驕傲地走了，她在走出門之後，暗暗地好笑。她在驕傲着自己手段的高明，她知道這是教訓妓女唯一的法子。

像禍患過去了一樣，我的心頭漸漸緩和起來，但是我仍舊無聲無息地飲泣着。

「麗小姐！不要哭吧！天總沒有絕路給你的，總是命運是了」沈媽苦喪着哽咽起來。終於她乾枯的眼淚裏，流下幾點老淚。

我愈哭得傷心了，我們終於互相對泣着。

四 躑躅

這是一個深秋的晚上，空中一種肅殺和枯寂的氣氛瀰漫着，窗上的玻璃因為嵌得不緊，被風吹得『冬……冬』地響，因為發了一夜的西北風，從屋頂上吹下來的沙塵，薄薄地一層鋪在台子上。

因為天陰，還沒有敲四點鐘已經陰森森地像黑夜一樣，因為我在晚上既然不能睡，白天也因為人聲很嘈雜，我的身體日益衰弱，常常因為神經過敏，不能得到片刻的安眠。今天因為天氣特別地冷，我的心臟像凍了一樣，一些也體不出體溫來，睡在被窩裏冷冰冰地，我軟軟地從被窩裏爬起來，又要預備去『趕市』了。

我立在梳妝台前，我不覺駭叫了起來，我真不相信我會這樣地脫了人形啊！啊！我的臉黃得像金橘一樣，眼窩深深地陷落，眉稜骨高聳着，啊！啊！這一副骷髏，快要死去的浮屍！可怕！可怕！

但是爲什麼我還有生命，啊！我沒有生命，我像一顆垂死的老楊，我沒有了生命力，可是我爲什麼還能博得色情狂者的歡喜呢？

哼！人類，這萬惡的一羣，他們是多麼的愚笨，爲了一些脂粉的香味。他們便瘋狂地向這可憐的骷髏狂撲，發洩，啊！愚笨的人們，爲了他們有發洩的慾望，萬惡的金錢，鼓勵他們去發洩，他們就自私的殘忍的向一個垂死的生命去摧殘，啊！禽獸的人們！

我對着圓鏡子苦笑，像一個瘋子一樣的苦笑，在苦笑中我發現了人生的真義，啊！原來世界就是這樣的！

讓我去奮鬥吧！向愚笨的自私的人們奮鬥！啊！可是拿什麼武器去奮鬥呢？

我只有自己，毀滅自己我想自殺，可是我沒有勇氣，我只有任人摧殘任人殺戮，我是一個最不幸的弱者。

兩行眼淚，又像小溪裏的水一樣的流下來，但我立刻發覺時光已經晚了。我錯亂地拿起梳妝台上的粉亂撲一陣，臉像白紙一樣的死灰色，我胡亂地點了兩點濃濃的胭脂，我也不懂什麼美觀，但是我知道這樣不會博得顧客的歡心，於是我不得不細細地塗勻一下。

我披上了囚衣，一件淡綠的駝絨的旗袍，濃色的小花映出油綠色的光，我披上一件銀灰色的大衣，重重地壓在我枯萎的肢體上。我套上了繡花鞋子，和明晶晶的絲襪，腳上頓然有冷冰冰的感覺。

孩子還沒有回來，我狠命地把門拚上，『砰』的一聲，於是我每天開始皮肉生涯的信號。

冷風更加尖銳了。我的汗毛孔都突起得像剝白雞一樣的一粒一粒的可怕，我

打了一個寒噤，接着又咳嗽起來，我馬上翻起大衣領頭，把頭頸緊緊地縮在裏面，稍稍得到一些防禦。

踏着路傍落下的法國梧桐樹葉，交錯着熙熙的行人，我機械地在馬路上走着：

苦力勞動者沉着的拖着他們的貨車，煤炭染黑了他們的臉和手，他們沒有回顧，沒有左顧右盼，但是他們看到了我，一具妖豔的骷髏，在慢慢地走着，他們抱怨地向着我。

『臭鹹肉，浮屍樣的，浮得快些呢？哼！賣了身體，一天五塊錢，人家辛辛苦苦拚了一天的命，也不過五毛錢，臭鹹肉！那個要來吃你！』

像霹靂樣地驚醒了我，我的心『突突……』地跳，我勉強使動着無力的腿，拚命地走上幾步，啊！妓女，這最不值錢的東西，哼！連這些人也來罵我了。唉！小姐，少奶奶，現在是妓女，唉！我做了什麼惡事，上帝輪我到這個地步、

可是，他們究竟比我們強啊！他們用自己的勞力來換取他們的生活，在良心上，他們有的是安慰，興奮，像我這種人是應該受人唾罵的，可是，這社會爲什麼把他們分配成苦難者呢？爲什麼把我支配成一個社會的罪人呢？唉！這畸形的社會。

帶着金絲邊眼鏡，穿着厚呢大衣的紳士，挺着身子，在馬路上輕快地走着，他們用輕蔑的眼光，向我眨了一眨眼像對付一個馬路傍的乞丐一樣。我明白地在心中發生一個觀念。「啊！他們是天之嬌子，但不也是和我們一樣的人嗎？」

汽車隆隆地響，在馬路上瘋狂地馳騁着，一陣陣的灰沙不斷地飛揚起來，我有些窒息了，我突然咳嗽了，咳得身體也挺不直來，我痛苦地要昏厥過去，我勉強地靠在電桿木上。想把我的神志恢復過來。

像電影一樣移動的街景，不斷的在我眼前閃映。

一個矮小身材的三十左右的少年，穿着一件中裝大衣，一雙花絨的翻着邊的棉鞋，面龐像女孩子一樣地嬌嫩，他優閑地把兩隻手插在大衣袋裏，滿不在乎地

也靠到電桿木上，他用他含着風韻的眼睛瞟了我一眼，他淡淡地用着調笑的口吻：

「一個人靠着不冷嗎？啊！風沙括得多高，天又是陰慘慘的。」

我沒有回答，只是低着頭望地下。

「你的手不冷嗎？啊！何苦一個人趕出來吃冷風？」他伸出插在大衣袋裏的
被烟熏得焦黃的手，來摸着我的手，並且狠狠地用着色情的眼光注着我。

我任他擺佈，爲了生活我俏皮地挑撥他，因爲這是我的生活技能，我必須用
這些手段來獲得我的三餐。

「到我家去坐坐好嗎？先生，時光還早，玩一玩，也不要緊。」

「可是我沒有錢？誰高興染了一身病。」

我究竟有些羞澀，可是我必須這樣，因爲生活之鞭在驅着，對那面行人道上
站着的老太太，她貪婪地跑過來，用貪婪的眼光注視着這個少年，同時也狠狠地

用責備的眼光釘了我幾釘。

「啊！先生！我們姑娘是剛才從鄉下出來，先生，你看生得多末漂亮，到我家裏去坐坐吧！」

「不！誰要玩呢？」

「啊！先生，年紀輕輕，朋友要緊，坐一些也不要緊？」

「措措你們的油也够了，誰要吃你這種臭鹹肉！」他說着抽身就去了，頭也不回一回，而且狠狠地使勁地走着。

「癩三！你倒想吃天鵝肉嗎？滾你的蛋！」

王太太扮着一個很難看的鬼臉，歪嘴迷眼地說，但他終於呆呆地立在馬路上。用希望的眼光注視着他的背影，隨即又向一個一個行人身上打量。

王太太站了一會，拉着我的手走了，遠遠望着紅色的霓虹燈標着的「天韻樓」的大樓走去，一串串的人羣，源源地向裏面跑，有大腹賈的商人，有長眉紅頰的

摩登女郎，有帶着花帽的西洋婦人，攙着金絲髮的小孩子，我，一個可憐的妓女，爲什麼要雜在他們幸福的一羣中呢？啊！那就不可設想了，這畸形的社會，這就是社會的縮形，罪惡的縮形。

照例我在公司裏兜了幾圈以後，遭到了老輩們的歧視和輕薄少年們的調笑，今天因爲王太太逼着，我不得不賣弄些妓女的手段，違反我的良心與和男子勾搭。

我跑到一個戴着高呢帽的四十多歲的男子身邊，他穿着中裝大衣，手上帶了一個金錶與鑽戒，眉毛像殺人的刀一樣，棕黑面孔的板得可怕，但是他的鑽戒的光彩，引起了我的心，我知道他是一個有錢的暴發戶，我走上去，用着強笑，我故意擺動我的身體，努力裝出妖豔的姿態。

『先生！到我們家裏去坐坐好嗎？一個人坐着怪寂寞的。』

『我有事！』

「有事慢慢的幹，年輕人白相要緊！先生，我們的小姐真標緻呢？白相白相漫寫意的。」王太太湊攏來說。

「誰跟你們胡鬧！走開！」

「啊！先生，不要說硬話，骨子裏蘇軟軟地。」

「哼！有的是錢，你們再這樣不識相，把你拘起來。」

他面孔板得一絲也沒有笑容，眉毛狠狠地舞動着，眼睛看別處狠狠地說。

王太太悵悵地望着一副可怕的臉，又像畏懼，又像沮喪地說：

「神氣活現，搭什麼架子。」

王太太因爲二次的失望，狠狠地牽着我的衣襟走了。她帶着沉重的腳步，走下樓梯。

在街上疲倦的躑躅着，炫目的霓虹燈，擾亂人們的視覺，洋車夫和汽車的叫喊，震着人們的耳鼓。啊！他們爲什麼不感覺疲倦呢？因同樣的他們在向金錢追

透，但是他們用的是力，啊！人生原是一個力的競賽，像我這樣一具活的浮屍有什麼用呢？

馬路旁襤褸的乞丐，伸着手，用苦喪的臉，追逐着每一個行人，低聲地說：

『先生，小姐，給一個銅板吧！做做好事吧！』

回答這羣可憐的人們的是一個厭惡的釘視，或則加緊一些步伐。

啊！社會就是這樣一個嗎，在人間還有比我要不幸的人嗎？這羣不幸的人爲什麼還是固執的活着，人類總究要活的啊！

冷風更吹得刺骨，我拚命地想振作些精神來，抵抗那種冷氣的侵襲，但是在馬路上，還有一羣羣與我同病相憐的人們，在西北風中兀立着，用着貪婪的眼光，在追求着每一個步行着的，或則從電車裏下來的人們，接着都給他們失望。對於這羣人，我只有同情。

我摸入了我的家，從這黑暗的小弄堂裏，踏着泥淖的路，我的室內湊黑着，

我竟駭怕起來，對於這個家，我一些也感不到溫和的感覺。

沈媽呼呼的鼾聲，像雷聲一樣的響，在沈寂的空間裏振動着，我摸到漆黑的室內，一些也摸不出頭顱來，我把電燈扭開，孩子已很安靜的睡在牀上了，唉！孩子！這可憐的孩子，每天總是一個人獨睡着，他得不到慈母的愛。

每天這樣的生活着，在我的內心一些也得不到安慰，睡眠時也常常有慕魅來纏繞我，實在我的內心太不安了。

啊！這種痛苦的生活，什麼時候了呢？

五 莫名的侮辱

我想不到我的污濁，我的罪惡，會加到這個可愛的，純潔的小鳥樣活潑的孩子身上。

唉！我可憐的寶貝！你媽不該這樣的陷害你，使你純潔的小生靈上佔上了污

點，只怪你媽沒有堅決的意志，會弄到這種地步，自己的苦楚是應該受的。

我的淚掛到帶着竟屈的，受窘的可憐的孩子的衣襟上，現在他是睡着了，他那冤憤的餘恨，在他的呼吸中可以發現，我又不竟想起放纜的樣子。

「媽……媽……」大聲的哭着，從學校中回來。

「琪琪！爲什麼哭，誰惹你的，誰欺負了你，不要盡哭，告訴你媽？」

可是仍舊沒有效驗，他還是那樣傷心地哭着，用盡了種種的方法去安慰他，纔漸漸地停止了哭聲。

「媽媽！沈家大男到學校中，爲了我不給他一張拍紙簿，他便和許多學生一起來刮我的面皮，說不要臉的雜種，只要出幾塊錢就可和你媽一起睡的，……還有許多話我也講不完。」

好孩子，琪琪，下次不要再和人家吵，好孩子，讓他們去說吧！哭有什麼用？琪琪！你只有用功讀書，不和人家吵，就不會給人家說的。」

上。

他雖然是沒有回答，可是他那不服的神氣，已表露上他的目光中，他的臉

現在他是睡着了，但他的那種態度，永遠在我的腦海中浮動着。

愛的復生

一 逅選了狄資

這是罪惡的開始吧！

其實也是事實放在我的面前，不！或許也是上帝的賜與吧！

夜色是異常的清廓，黑暗之神已被消磨得無形無跡了，街頭的路燈和月光，映出一個影兒，堅堅地跟隨着我，星兒還沒有完全透出他的臉來，晚風微微的掠過我的髮絲。

車子帶我離開了原野荒僻的道路，而漸漸地接近着一片喧嘩，燈光照耀的地方的，迷人的音樂，興奮地奏出各種爵士歌曲，歡笑談話的喧嘩聲，酒樓的碟子

聲，和堂倌的呼喚聲，奏成了複雜交響曲，啊！那些在迷津中的人們，那裏會體味到一些飢寒交壓迫的人們呢？那裏會想到爲生活的逼迫，而拚命的掙扎的人呢？幸福的一羣啊！你們的粉紅色的迷夢是不會醒的吧！

我不禁立定了我的腳，胡亂地想着。

啊！有人在注意我呢？一個少年，年輕的，美貌的，我的臉開始發燒了，我的頭擡不起了，他在看輕我嗎？爲什麼他要來注意我呢？我已做了一年多的妓女，也沒有遇見過這種人，或許他認錯了人，或許他正在迫切地找尋着他的愛人，啊！我不是發癡嗎？讓他看好了，有什麼害羞呢？我稍鎮定地走着，可是我的心仍舊是跳躍着，我的眼光不自由主的去偷看他，啊！他也在看我，還在跟我，爲什麼呢？他手中拿了一隻網球拍，那樣優閑地揮盪着，穿着法藍絨的西裝褲，咖啡色的「極蓋」很隨便地踱着他那輕快的步子，眼球是異常光亮而烏黑，頭髮隱約有一些波汶，但並不整齊，像被風吹亂過的，嘴裏盡是吹着爵士們的情

歌。

啊！這分明是一個貴族化的學生，奇怪他甚麼會來注意到我呢？注意一個衆人殘踏過的人呢？不！他一定是看錯了，幾次我想向他說明，可是我始終沒有勇氣，言語一到唇邊，可是一個字也吐不出來。

我有些駭怕，我努力加緊着我的步子，拼命的向家中跑，可是我的腳步終是那樣的沈重，而那少年老是緊緊跟着。

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時候，纔到了家裏，不料那少年卻也同樣地跟着我跑進門來。

我不得不開口了，從我的良心我終於發出了這段話：「我不願一個青年學生走上歧途，我不願眼見着一個有爲的青年爲了一些誘惑而丟棄他正當的事業，我不願你和我一樣墮入苦海！」

奇怪的！他好像沒有聽見我的話一樣，那種癡態，使我發笑，但又我感動。

「你要知道，這不是你們所跑的地方，我不願意看見一個活躍的青年，跑向一個埋葬生命的窰子裏，你該知道，這是窰子，你出去吧！」

「你的話太奇突，你決不是一個普通的歌女，你答應我坐一坐，和你談一句話嗎？」

「媽媽！這個先生不是很好嗎？他要坐一坐有什麼不可以呢？」

「我是一個已被殘踏過的人，我再不值得人家注意！」

「可是，你叫什麼名字？你決意是一個好女子！」

「我叫菊英！」

「真的姓名呢？」

「徐格麗！我本是一個舊禮教下的媳婦因為丈夫的死，我墮入這個火坑

裏！」

「這孩子是你的嗎？」

「是的！」

「我是一個純潔的青年，我愛着你的靈魂，我必須盡我的力量，來挽救你！」

「那我感激你！可是你現在必須離開這裏！」

「讓我再多坐一刻好麼！」

黃昏漸漸地深了，我悵悵地望着這個奇突的少年的背影在黑暗中消失了。

二 枯竭的心死了波動

自從那一天之後，他天天到我的家裏來，我幾次總用淡漠巧妙的話來婉謝他，這會使他窘的，我知道，可是他決不會因而減少他火一般的熱情的。

他的真摯，使我感動，他的英俊吸引了我整個的心，這幾年來我的精神永遠是枯萎的，現在好像被他加上了甘露，他的忠誠，使我驚異，從前我以為世界上再沒有一個人來同情，甚至愛我的了，現在我不能確信這句話，但他是世界上少

有的人物，最使我奇異的，他竟會愛上我。

唯其這樣，矛盾的觀念，在我的內心戰鬪着！要是自私的話，那末他的愛我是幸福的，但對於他自身是不幸的，這又是我的罪惡吧！

爲了良心的不安寧，我曾幾次想拔出我的利劍來，堅決的砍斷我的情絲，可是牠「情」的魔力已堅固結成了一個繭，緊緊繞在我的四周，更蒙蔽了我的理智。

雖然我明知道這樣會使我們更不幸的，可是情感拚命攻擊我，現在我只有屈膝順服了。

因爲他在我的心靈上已佔有了主宰的地位，要是有一天不看見他，我的心便會感到空虛的，啊！我不由自主的熱情，終久流露出來了，狂熱的火焰，在內心燃燒着。

而他呢？更不必說，簡直瘋狂了，有一個月他不曾離開過我的一步。

在那時候，我們覺得世界中只有我們兩人，我贊美這偉大的宇宙！我感謝上

帝的造就我們，我們絕不想到將來是怎樣遭遇，怎樣的結果。

愛情的增加，大概在原野中更容易些吧！每在柔軟青蔥的草地上，並肩地踱着輕鬆的步子，我又開始驕傲了，野花點頭向我們微笑，柳枝兒飄到我們的肩頭，杏花送來了一陣香氣，啊！好一個幽靜的美麗的世界，上帝特地爲我們造的，我幾乎忘掉了過去的一切；陽光和暖地吻在我們的全身，小鳥兒唱着幸福的曲子，他是在祝頌我們，偶然在遙遠的地方，被微風送來了一陣笑聲。

在密陣陣的樹林中，被我們發現了一條小溪，狄資像小孩子一樣的拉了我的手跳躍着走過去，在一塊潔淨的青石上，坐下了，水中反映出我們的影兒，蛙兒的跳動驚破了一片平鏡樣的水面，影兒也照着水紋波動着，我們赤着腳在溪內徐徐地把腳揮動着水花飛濺起來，有時水濺到我們的臉上。

興奮的笑聲在我們的喉間發出，工廠中的放氣聲，纔驚醒了我們的迷夢，資用手帕擦乾了我腳上的水漬，反擁抱着接了一個長吻，纔相依着走回家去。

三 好學的孩子

孩子看到了鄰家的小孩們，每天早上背着書包神氣活現的上學校去，放學回來又興沖沖跳躍着回來，跑着唱着像小鳥的歸巢一樣，晚上集合許多小朋友們；唱歌曲，拍皮球，的確，這種活躍的情緒，不要說他是十二分的羨慕，就是我看見了也要覺到幸福的。

其實他那時纔到五歲，還沒有到讀書的年齡，爲了天天和我吵着要上學校，在暑假過後，我便和他到離家二條巷子的志成小學去報名了。

到開學的第一天，好笑！天還沒有亮足，他已經爬起來，穿上了一件新衣服，自己找了一隻木梳，向頭上梳着，半天還梳不好，纔七點鐘的時候，已催促着我要去了，一路上總是嘮嘮叨叨的和我講着。

「媽媽！先生會給我們糖吃嗎？那些小朋友們一定會和我很要好的吧！啊！

他們都不認識我，那怎麼辦呢？」

許多小孩已在那裏跳跳躍躍的談笑着，歌唱着，有許多新生們呆呆地望着那些活潑的小天使，癡呆的愁態，正使人發笑的，琪琪緊緊地拉住了我的手，看看那些不認識的小朋友，又像害怕，又帶着羨慕的樣子。

鐘「噹噹」的響了，像小蜜蜂一樣的擁進課堂中。

琪琪也柔柔的這天真的一羣進去了。

四 山居

爲了我身體的萎靡，而且恰巧遇到春假，狄資要我到山上去住幾天，因爲那裏他們有屋子的。

略略整理些衣服，並帶了食品。

由一隻汽艇載我們離開了城市，卻巧有幾隻小學校在那裏旅行，小朋友們天

異宏亮的歌聲，罩沒了一切的談笑聲，水浪聲，啊！多麼天真活潑的一羣，學校生活的回憶，和與俊的戀愛生活一幕一幕在我的腦海中浮動着，唉！人生真是一幕幕的戲劇，人就是劇台上或紅或暗的主角。

人間的變化，太奇特了，在今日的我算是幸運的！

「媽！你看那邊岸上的二隻有角的東西在舐草呢？」

「啊！真的」不常和鄉村生活接近的我和孩子，都用着好奇的眼光，向岸上的景物注視着。

「格麗！你在想什麼？」狄資湊近我的面孔，這樣說：

「不想什麼？不過孩子的歌聲，勾引起我一些沒有頭緒感觸。」

「格麗！我真不知道你近來爲什麼變得那麼的多愁善感？你能天真些嗎？」

「老天已剝奪了我的天真，啊！狄資。」

輪船加急地駛行，把水底泥漿，攪了起來，變成了像蘿蔔一樣的水，兩旁的

水草被湧到水灘上，流下來又帶下許多細小的沙粒。

孩子做了一隻紙船，飄在水上，可是立刻被水浪攪洗了。

中午時分，船已停了，狄資一手攙琪琪，又挽住我的臂慢慢地踱着可是幾小時船上的顛簸，我的頭沈重的發昏，腳兒軟軟地沒有一些氣力。

「格麗！你還是坐山轎吧！不要走癩了，山路可不是玩的。」

「我喜歡慢慢地踱踱透透空氣，不要坐，還是走走比較有些興趣。」

「也好！可是你不能忽略你的身體。」

琪琪在田野裏，奔跑着追逐着一隻鵝黃色小蝴蝶。

「好伯！你看這蝴蝶逃掉了，啊！她飛到天上去了，我也要追上去，天上可以去嗎？」琪琪！天上是不能上去的，『不要着急，等一回再給你捉一隻好嗎？』

狄資也很天真似地說：

「傻孩子！又在說傻話啦！」

村中的孩子們，都湧出來睜我們，當然囉！一羣不常見慣城市裝束的孩子們，看見了每樣都覺得奇怪的。

沒有多少時候已到了山底下了，琪琪開心得發狂了，急急地向上奔，狄資扶住了我漸漸地走着，爬了沒有許多路，額上的汗珠已拚出來，心跳動得很厲害。

「你總不肯聽我的話，這樣不是自耐苦吃嗎？坐着吧！我去雇山轎吧！」

「琪琪！琪琪！慢些跑。」

狄資很快的跑下去，不上幾分鐘的光景，飛也似的來了。

轎子一顛一顛的向上升，有着一種異樣的輕飄的感覺剎那間已到了山巔了。

狄資很光榮的注視着我，並且用他的食指指着不遠的一所精緻雅潔的房屋，

遠遠望去，四面圍着一些矮小的柳樹，特別地顯得清僻幽雅。

我們用着優閑的輕鬆的步子，但是腿裏是充滿着興奮的執力，希望能快一些

跑到狄資的房屋裏。

狄資很興奮地奔進了一所房屋，隔壁是一個寺院，筆直高大的塔，巍巍然地立着。

跟着走進了這屋子，雖然並不是一所高大的洋房，但卻非常雅潔而精緻的，傭人們出來拿了東西，我們便在右面的一間廂房中停下，對面有兩扇窗，可以望到山下的景緻。

天色漸漸地夜下來，孩子玩了一天大概也很疲倦，在牀上呼呼的睡着了，可是我的精神反而興奮着，終於我和狄資又想着夜的山景，我們終於挽着手臂踱到郊外去。

除了我們的脚步外，簡直找不出一些動物的聲音來，松樹並不像陽光下那末的蔥綠，只有黑陣陣一片，微風吹動了竹葉，簌簌地發出呻吟來，星兒非常的稀少，在向我們眨着眼，像真怪我們些什麼，但是不時又向我們微笑着。

我們在石橙上坐下了。

「麗！你希望永遠過這種生活嗎？啊！多麼美麗的夜色，使人陶醉了。」
「誰不希望呢？可是狄資，事實總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末美麗可愛吧！」
他擁抱着我，按住了我的嘴，他的頰上突然在星光下映着一串瑩晶晶的眼珠。

「好人！和你講講笑話，怎麼哭起來了，資！你這樣也會使我難過的，本來你是叫我來好好養幾天啊！」

「麗！我的愛，你的力量太大了，你的一舉一動，都是說些不吉的話，怎不使我傷心呢？好！那末你也不許說這些消沉的話啦。」

古寺中「噹噹」的鐘聲，震動了我們的心靈。

「你太賴了，該早些睡吧！」

我們又用閑散的步子，挽着臂踱着回去。

快樂的日子，越是想多逗留一下，牠越是要電閃一樣的過去，我們在山上整

整地住了一星期，孩子也要開學啦！而且狄資也因為家庭的關係，不得不要和我一同離開這個可愛的地方。啊！多令人留戀的地方，你在我枯竭的心靈上，又加上了——一點甘露，一點生命之露水。

這甜蜜的美夢或許在我生命史上能出最後的一些光芒。

五 愛與良心的搏鬥

又是一件傷心的事，啊！我辜負了一個真摯愛我的少年——狄資，他像潔白的梨花一般的純潔，爽直而熱情的男子，他同情我的遭遇，憐憫我的身世，我知道他的真情，爲了我，他願意犧牲他自己的幸福，是的，我感激他，我愛他幾乎忘掉了一切，可是，在現制度的構機之下，我們的結合，社會能允許嗎？家庭能允許嗎？

我是妓女，是一個給社會遺忘，罪人卑視的妓女，無論我拿什麼理由來解釋

我們的關係，這理由終逃不了一種禮教的懲罰，我過去的生活，並不曾留給我夢想中的前途，而且我得負擔我的習慣和名聲所不能保障的責任。

記得，有一天，他很得意的對我說：「格麗！你應該相信我的真摯吧！只要你始終地愛我，那我爲你什麼都可以犧牲的，格麗！你真的始終如一的愛我嗎？你能永遠地不變你的心嗎？」

他緊緊的抱着我，用着英俊的，含情的眼睛，直射着我，我從那裏面，洞悉了他的心，他那頁熱烈而活躍的心。

的確，他的話使我感動，我知道這話的真實，我的心跳躍着，我的血沸騰着，我的眼淚開始奔流，「快說呀！麗！呀！你哭了，你爲什麼老是這樣的傷心呢？你怕我會變心嗎？那我可以發誓……」我立刻按住他的嘴，眼淚像潮水一般的湧出。

「麗！別哭吧！你的淚滴在我的心底，你……你的悲哀就是我的……你別

哭……」他的話給哽咽住了。

我勉強忍住了悲哀，我不能讓他因我而傷心，我仰起頭來望着他的臉，那善意而無邪的臉。

「狄資，你的真情，使我感動，使我傷心，我覺得很對不起你，一種莫明其妙的惆悵時常在我的心田上起伏，真的，狄資，你待我太好了，實在你不值得把全副的熱情，愛一個被蹂躪，被歧視的女子，這越使我的內心沒有片刻的安寧了。狄資——世界上的女子多着呢！你爲什麼要愛一個給人們唾罵的人呢？棄了我吧！狄資——你爲了我你常和父親反臉，甚至打罵，狄資，越是這樣，我的良心就越是不能安寧，爲了真心的愛你，希望你離開我，這是與你不利的，我不忍眼看你，脫離家庭而墮入苦海，因爲你現在還沒有自立的能力，你一定要陷於悲觀的境地，希望你不要爲了我——這不足惜的女子，而作無謂的犧牲，但請你不要誤會我是一個冷酷的，不識擡舉的女子，我告訴你，以前我也是一個熱情的孩子，

可是環境來逼我到這樣地步，狄資！「人非草木，孰能無情，」但是爲了你的真情，我真正的愛你，也正是真心地爲你的幸福着想，狄資，希望你仔細地考慮一下。」

「格麗！你該相信，愛情是怒濤，是巨浪，他能沖破一切的障礙，不要說是這些犧牲，就是要立刻就死我也是願意的事，麗，請你相信我，我的意志定了，是任何人不能消滅我，打破我的，請你諒解我的衷情，可憐我的癡心，答應了我吧！格麗！你的手已經握住了一隻野馬奔放的心了，現在他馴服地，趁你的擺佈罷！」

啊！我有什麼辦法呢？他的話，句句打入了我的心的深處，佩服，感激得我不知該怎樣做纔好，我像木雞一樣地呆立着，我的血管快要爆裂了，全身發着顫，嘴唇地吃吃抖擻，找不出一句適當的答話來，眼眶裏的淚水如潮水一般的湧了出來，他拿出手帕來替我揩着。他發狂似的，摟住我幾乎喘不過氣，他狂吻着

我，我像失去了知覺一樣，任着他的擺佈，我傷心，我的淚水始終流着。

我太殘酷了，我覺得不配，而且不該，去接受一個少年的寶貴的初愛，我心裏感到不安，我用眼淚來懺悔，來責罰我的良心。

「格麗！你不要太傷心了，你知道你近來的身體是這樣的瘦，又是天天升火，你正該好好保養你的身體，你可以吃一些使保命特靈，真的麗！我不忍看你這樣挨延着，還是去請醫生看一趟吧！你該聽我的話吧！」
「狄賚！我雖然知道你是這樣的關心我，使我感激，但我並沒有什麼病，請你放心吧！」
我的麗！當心你的身體，不是和當心我的身體一樣嗎？請你不要使我太難受吧！」
你不要生氣好嗎？我依你就是了。
「啊！那纔是我所愛的人兒呢……」他又吻着我的眼，臉，嘴，吻遍了我的面龐，發出那得意的笑說：「我怎麼會這樣發狂呢？格麗！你太美麗了，世界上的一切女人都不在我的眼裏，只有你纔是我理想中的人兒，有了你，我的生命就有了光輝，我只要看見了你，我的熱情瘋狂了，格麗，說也

好笑，當我第一次看見你的時候，我告訴你，我的眼光，被你吸住了，你的眼睛，含着深情，但同時含着不可捉摸的悲哀，我就對你注意着，突然你露出一種不自然的態度來，對於你的衣服，你感覺到像囚服一樣的不舒服，當我立定了腳向你仔細的端詳時，你就被窘住了，你的頭漸漸低下去了，你的手覺得沒有放處了，你的臉飛上了一些紅暈，我卻徧徧地要看一個仔細，你終於被我逼跑了，但我還不肯放鬆，緊緊地跟着你的後面，格麗，你覺得我太瘋狂嗎？在那時你怨我嗎？格麗！這是我們不能忘掉的一頁，最值得紀念的一刹那，是够回味的，格麗！你想想有趣嗎？』這幾句話，又提起我的心事，雖然我微笑着點着我的頭，表示應和他的話，其實我的心，正如刀割一樣！我的鼻子酸了，眼眶裏又不由自主的掛出淚來。

「格麗！你的淚！纔叫我難過呢！怎麼好好的講講，又引起了你的傷感呢？格麗！我最親愛的麗，希望你從今天起，好好過你的日子，我不希望再看見你的

眼淚，格麗！我不是早說過，我是愛你的直到死，我是不會改變我的心，那末你盡可以把你的隱痛，坦白的講出來吧！沒有關係的，格麗！放心吧！我是永遠愛你的。你該知道，流淚是弱者的表示，雖然有時可借此發洩你心中的憂鬱，但牠不能幫助你解決什麼，真的近來你的身體越不如以前了，爲了這，我常常擔心着，這樣一天一天挨過去，或許要弄得不可收拾的，格麗！現在我再重覆的給你說一遍，你爲了我，爲了孩子，爲了我們的將來，更該好好地留心你的身體，請你不要使我失望吧！」

「這纔是我的愛人，我的格麗！好吧！從今日起我聽你的話好了。」

「那纔對呢？」天色漸漸地黑暗起來，已到了上燈時分，我也懶着開燈，因此我們在黑暗中靜坐着，一句話也不講，房間中的一切東西，都像死灰一般跳動着，腦海中模糊得一點思想都沒有，其實是思想太多了，太雜亂了，回憶過去又該引起了我的傷感，將來吧！是喜是悲呢？太渺茫了。接受他的愛吧！但良心上

終不安寧，我不該把他純真的初愛來佔爲己有，而沾污他整個的靈魂，可是又覺得自己太自私了，太殘忍了，不接受他吧！那我又何忍給他傷心與失望，他或許會瘋狂的，而或許他會怪我不知真愛的一個蕩婦，他會這樣恨我嗎？不！我寧可讓他恨我，甚至咒詛我，而不願使他損失純真的初愛與未來的幸福，決定吧！決定這樣做。啊！他的美貌，他的英俊，與爽直的性情，堅定的意志，使我佩服，欽羨，甚至傾心地愛他，那我又怎麼捨得丟棄他呢？我不能離開他，我的情感和理智在內心極力地，鬭爭着，這樣地在黑暗中寂靜了多時，孩子終於打破這靜寂的空氣；『媽媽！我的肚子餓了，爲什麼還不吃晚飯呢？』

六 愛的波折

狄資告訴我關於他家庭的情形，他是書香人家的子弟，父親是一個頑固的老頭兒，對於狄資的管束，非常嚴厲的。所以當狄資和我接近的消息，傳到他的耳

宋裏的時候，他怒氣沖沖的趕到上海來，責備狄資，並叫他回去。

爲了我，狄資違叛了他的父親，和家庭爭吵了好幾次。自然囉，一個舊式而頑固的家庭，怎能容納一個妓女呢？在他們的眼光裏，我無非是一個妓女，無論你提出各種證明，極力的轉變人家的觀念，可是終逃不出『妓女』以外的人格，『妓女』們的真心愛情，在一般人的眼光中，終以爲是誘惑的水浪。我們的身上，除了『罪惡』以外，似乎再找不出什麼來了。但是這『罪惡』難道是我們生來就帶出來的嗎？

狄資很剛強地堅決地回答他的父親，『任何一地都可犧牲，而我不能離開格麗，因她已佔有了我整個的靈魂，失去了他，好像失去了自己的身體一樣，父親：請你原諒我！』『但是你該明白，我是決不能容許你這樣做，因爲這可以妨害你家庭的名譽，敗壞歷代的家聲，你有了這個婦人，就沒有你的家庭，就沒有你的父親，不該拿你父親留下來的汗血錢，去瀰補你的情人——一個衆人玩過的

蕩婦，一個父親總能够指出他兒子的錯誤，如果把你的金錢，愛情！化在一個貞潔的少女身上，你的父親是願意的，」他的父親正色地講。「格麗不是你所想像的那種女子，而且我並沒有在她身上化了很多的錢，這是你錯怪她的，你說她是衆人玩過的女子，不錯的，但只要她以後不再這樣做，我就原諒她永遠愛她，並且我相信她以後決不會這樣做，」你以爲唯有救起一個妓女纔是一個高尚的人嗎？天下不再有你的熱情去對待別人嗎？你以爲你愛她值得嗎？爲了這種情愛，丟棄你的父親，你的家嗎？傻子！天下那有像你這種人，賚兒！醒來吧！丟棄了這種無意思的情人，拿起利劍來，斬斷你的情絲，跟從你的父親吧！」「快丟掉了你的迷夢，聽你的父親的話吧！」「愛是贈與的，不是自私的，父親！因爲她不是一個平凡的女子，她和貞潔的女子一樣的貞潔，她不是貪心的，她有她的苦衷，如果你遇到了她時，你或許也要同情她的，她並不是貪我的財產……」父親不等他說完不耐煩的說道；「沒有多大閒功夫和你講那種無聊的事，你該立刻離開

她，這纔是我的好兒子，否則！你不會有好處的，現在沒有第二句話講，隨便你選擇那條路走罷！」父親你太殘忍了，難道妓女就不配被人愛嗎？叫她永遠的做妓女嗎？你該知道，她不是生下來就做妓女的，生活的逼迫使她這樣做，這不是一件可羞的事情，這完全是社會的罪惡，她還是一個好女子，」不必多講，你從今天起當改變你的生活，而定要跟着你的父親走。」不！父親！你要明瞭，我現在已到不再聽從命令的時候了，」父親的臉色氣得青了，他狠狠地把兩個手臂向上伸，忽而狠狠地把拳頭捶着桌子，他拿那種變態的聲音，沈着隆重的說，口內噴着唾沫「哼！算是我家門不幸！生下了你這種壞蛋！」我聽了狄資的這些話開始着慌了，顫抖了，我堅決地和他說：「那末你該怎樣做，狄資！你覺得還是聽從你的父親，那我的心比較你和我一起來得安穩，因為你的父親決不肯干休的啊！」不能！格麗，我親愛的，我不能離開你去聽從我那頑固的父親，決不能這樣做，因為他的心太卑陋了，」狄資！你的真情固是可敬，但你總不

該對你的父親這樣做，你不該罵他，他總是你的父親，不過我相信你的父親一定
有很好計策來使你離開我，」「不！我決不會離開你，爲了我愛你。」「不是這
樣說法的，賚！這樣做於你不利的，如果你不跟他跑，他更會咒詛我，甚至罵我
我是個蕩婦，賚！不能爲了我，而犧牲你們父子的感情，假如你要這樣做，那從
此更沒有人來諒解我，如果你真的愛我，那末你該跟你父親回去，只要你心目中
常有格麗一個人，她已是無上的幸運了，你放心去吧！格麗的肉體雖然不是貞潔
的，但她的靈魂仍然像火一般的熱，像雪花一樣的潔白的，請你爲了愛你的格麗
而離開格麗吧！」我雖然這樣理智地回答他，可是內心像煎熬一樣的痛苦，我禁
不住流下淚來，「格麗！我至誠無上的人兒！我正不願意離開你，可是，我去了
之後，我去了之後仍然要來的。

愛情的破產

一 最後的一吻

東方剛剛吐出魚肚白的時候，狄資已經來了。臉上滿佈着興奮和歡樂的情緒。

「格麗！親愛的，我告訴你一半開心的事啊！昨日我回到父親那裏，他的臉色露出喜悅的態度，恐怕他有些明瞭婚姻是需要愛情的結合，所以預備明天叫我到鄉間去收租，好舉行這一個婚禮，啊！我親愛的格麗！上帝終久會幫我們的忙的！從此以後我們可以快樂的過日子。」

「狄資！你不要過分的興奮，你的父親決不會這樣容易的覺悟吧！或許他有

更好的方法，來使你順服他的。」

「麗！我們應該祝福我們的成功，你爲什麼反傷心呢？」

「狄資！我總覺得我們不該這樣做，資！我知道你是一個有希望的，前進的青年，望你不要把全部的生命來談戀愛，希望過甚的失望，會使你受到極大打擊的，不過我相信你是出於至誠的愛我，但我覺得我的愛，決不會比你的前途更寶貴的，狄資，你須要考慮，你應該慎重地考慮！」

「不！麗！讓這暴風雨過去吧！我是決不能離開你的，明天我準定回鄉去，三日之後，我定來看你。麗！至愛的，你想該辦一件好的禮物給我呢？麗！不許流淚了，以前的事把牠一切拋棄吧！幻滅牠吧！」

這一夜我的淚沒有停過，偶然有少些時候睡着了，可是立刻便被驚醒了，看看身旁的狄資！得意的去尋找甜夢，啊！狄資！你太可憐了，熱情的，癡心的孩子啊！上帝賜給你的遭遇太惡劣了，不！資！你不該認識我，我是魔鬼，我不會

有幸福給你，反使你在純潔的生靈上，沾染了污點，刻上了裂痕，狄資！可愛的羔羊，越是你這樣的愛我，越使我心靈上感到不安，我是世界上最大的罪人，無論怎樣的懲罰，終不能續我的罪惡，終至我的痛苦，世界上沒有人來諒解我的，除非死來表白我。

時間是決不會爲了我們的事，而有少許的停流，宇宙照例地做牠們的工作，太陽休息了一個長夜，精神已恢復了，興奮地跳出了紅雲。

從一個死靜的空氣中，起了嘈雜。

「媽！幾點鐘了，今天要上早操的。」

「今天你到外面去吃早飯吧！媽不燒了。」

「格麗！你的眼睛爲什麼這樣的紅腫。」

在愁容充滿的臉上，拚出了一個微笑。其實還不是苦笑！

「好朋友！我們得分離幾天了，希望你好好過着日子，不要常作虛渺的幻

想，終至我決不會辜負你的，麗！」

我的神經麻木了，我的氣加緊地工作起來，我的眼眶祇能製造多量的水分。

「狄資！希望你在未離開此地以前，永遠吻着我，因為這是個紀念，或許，
……」

我不敢說了，我的氣塞住了。

「格麗！請你不要說這些不吉的話，我會痛心的。」

他的眼眶裏也晶晶地發亮起來，他用依戀，悲痛的眼光釘着我，我也把濕透了的眼珠注視着他，我們的眼光，整整地交錯直視着一刻鐘的功夫，我們交換依戀，不祥的神色，在這個靜寂的空間興奮了。

狄資突然地摸着我。他緊緊地摟着我，他本能地把我的身體傾下來，漸漸地緊吻着我的唇邊，我們的唇是顫動着。

相持了一個深深的長吻，狄資的淚，不自由的落在我的臉上，賦給我一種似

酸似苦的感覺。

終於他毅然地走了……

我用含着瑩晶晶的淚的眼睛，失望地注視着他的背影，我的胸部加緊地起伏着，我想鼓起勇氣！奔上去挽回他再逗留幸福的一剎，可是我沒有這點勇氣。

怔怔地直立着，像一個木偶。

二 絕交信的發出

受不住良心的譴責，用自己垂死的骷髏去騙取一個青年的真愛，這是我生平最大的罪惡，我要求上帝來原諒，我決計要和狄資絕交，來砍斷我罪惡的泉源，我決計提起筆來寫着：

狄資：

事實決不是想像的那麼美麗，可愛的，原諒我吧！資！在你回到上海時，格

麗！承你施愛過的人，已經作了另一個人的情婦了，淡忘她吧！一個妓女，不足惜的女子。

資！你的前途是遠大的，不必爲了一些不值得你關心的人，而費去了你整個上進的光陰，阻礙了你正當的事業，好好地回到你父親那裏，去享受那偉大的慈愛吧！真的，他會給你幸福的。

請你不要把密子姑娘的愛，看得像純潔的小姑娘一樣的高貴，不必傷心，資！不必難過，幸福之神在等待你呢！快打破你以前的癡夢吧！回憶會使你痛苦的，像輕烟，微雲地消失她吧！再會！

祝

常好！

格麗草於十二日燈下

三 老人的詰問

狄資！

你一定以為我和普通的女子一樣吧！你想我是一個不懂愛情的人嗎？雖然我並不須要你再來愛一個垂死的女子，不需要你來解除你的誤會。但！資！我仍得要告訴你，在我未死以前，仍舊想把我的懺悔的言辭，忠誠地呈在我眼前。

資！到底我還是有靈魂的人；你是曾經在我的心靈上僅佔有一剎那的人，你曾經贈給我精神上甘露的人，你會使我的心靈上得到片刻的溫存，你的真誠，使我感動得流淚，你的愛，使我驚異使我斲傷的心靈上起了波動，那熄滅已久的死灰，重新燃起色線的火焰。你的熱情，曾安慰過我，曾彌補過我受創的心，你的關心我，愛護我，是世界上罕見的你，這是我死也不會忘掉的。

資！想念你呢？你所愛的人，現在她是病倒了，她總希望你來看看她。雖然她明知這是不能實現的空想，可是我總不願意使這祈望幻滅。

那一天在你離開我那裏之後，我的神經好像麻木了，我沒有思想，我不知道

自己在什麼地方，我懷疑我是在人的魔掌裏，又不知道這是世界，像一個木偶一樣。

要不是我的肌肉覺得支撐不住，我的手決不會放下來，我像失去了什麼東西。我想找尋，又無從找起，又覺得每一個時辰內，有禍事發生一樣。

「這裏是不是徐格麗妓的屋子吧？」

「喂！到底是嗎？怎麼瘋了。」

「我是狄資的父親。」

我顫抖了，我簡直不相信我的聽覺。

他的話是尖銳的，臉板得像鐵一樣，我不敢看他的面龐，其實，資！我並沒有犯什麼罪他也沒有權利來責問我，他帶着驕傲的態度，當然在他的眼光中，決不能容許一個出賣靈肉的姑娘在他的面前，訴辯幾句，他幾乎忘掉了這是我自己屋子，聲聲地訴說的一番大理論，無論怎樣講，我總得離開他的兒子，他總以為

妓女是沒有心腸的，是一架吸金的機器。爲了我而毀滅了他的財產，敗壞了他們家聲，其實我的生活上的情形不需要向他報告，除了我對他的兒子真摯的情愛以外。

我把我的伙食賬簿及當票給他看，他纔漸漸地把氣平了下來，可是他還是嘮嘮叨叨講述他兒子本來是怎樣的孝，而且非常的樸實自從認識了我，簡直忘記了他的父親盡量地把他父親，歷年所積的汗血錢，拚命的化掉，他一直寫了三封信，可是他恰處置不理，一個字也沒有看到他，這是他非常痛心的，最後他又慎重地對我講。

『年青的姑娘！我知道你是一個聰明而又機靈的人，從我們的談話中，我知道你很愛我的兒子，並且爲了他而肯這樣的犧牲，這是我所佩服的，但我希望你再犧牲一點，請你可憐一個爲了兒子要墮落的父親，在向你懇求呢！我想你終不希望一個青年並且是你所愛的人爲了一個妓女毀滅了他的家，葬送了他的幸福，

墮入了苦海吧！犧牲了他的前程吧！『你是年青的，美麗的，敏捷的一個女子，你的前途是幸福的，或許會比狄資更好的人能再來愛你的。』

『你救了一個青年，你救了他的家，你救了他的父親，上帝會給你幸福的。』

啊！狄資！我親愛的資，你父親是正直的，嚴肅的，他的話使我不得不感動，雖然他口口聲說，我無非是一個妓女，我不能沾污了他們的家聲，這句話是很對的，承他的另外的看重我，並且肯把這柔和話對我講，我自己覺得我的地位似乎擡高了，我不得不驕傲。我幾乎忘掉了我是妓女的地位，我的理志強有力的壓住了我的情感，我堅決了。可是我至愛的！資！我畢竟是一個女子啊！我沒有慣用過這樣的理志，我到底含不住我的眼淚。

天良在我的心上槌擊着。

『好吧！先生！請你像叫着你自己的孩子一樣叫我一聲，三天之後，你的兒子會很順服地回到你的跟前，或許有幾天痛苦的日子過，但以後就會好了。』

「我的孩子，你是世界上罕有的女子，你的恩典，上帝定會使幸福給你的，再見！」

一個嚴肅的，蒼老的背影，逐漸地在我的眼光中消失了，而我的靈魂，我的知覺，也跟了這影消失了。

這幾天的痛苦，也不必講，反正我也是受慣了，好像生產的苦痛，是女子應該受的樣子。那一天在公園中遇到了你，感觸是有的，但我並不怎樣驚異，不過你的態度使我看到了，會難過的，但我覺得唯有這樣纔可以顯出你還是在愛我。

狄資！你給的歡樂，你給我的愛情，我只有祈求上帝來祝福你，來代表我的報答。

四 在歸途中的

風是發狂似的怒吼，細雨濛濛地洒到了大地上，雨點吻上了屋面，蔌蔌的聲

音，撼動我心田的深處，不自由地，萬縷的愁絲湧上心來，啊！上帝認定我是犧牲者嗎？所以任我過着這煎熬的生活。

燈光下換上了妖豔的囚衣，人們歡樂地快慰地圍集在火爐邊；談笑着歌唱着，在這溫暖的空氣中，他們決不會想到許多不幸的人們！爲了生活的逼迫。冒着風雨，拚命去掙扎，人間是不平的！他們只有蔑視我們這不幸的一羣，他們不能體會到我們的苦楚，即使有少數人或許有片刻的同情，但這對於我們有什麼用呢？

含着眼眶中的淚水，離開了家，無情的西風，迎面撲來，綿綿的雨點，飛沾上皮膚。濕淋淋地像一個水鴨，雨水和泥，打成了粥漿，腳上像套上了滑冰鞋一樣，不自由的滑來滑去，幾次會險些跪下去。心在「撲通撲通」地跳着，穿過了幾條馬路，人聲漸漸喧嘩起來，燈光早已把黑暗的神趕走了。啊！鮮明的霓虹燈，指示着我，這是先施公司，我意識地，跨進了大門，迷人的爵士音樂，已傳

入了我的耳膜，引起了我一陣煩燥，當我達上這扶梯的時候，我就懊惱起來，可是生活的鞭子，不斷地鞭策着我，我只得就鼓着我的勇氣，走向上去，踏進了那個場子時，幾千百隻眼睛，注視着我，似乎很驚奇我爲什麼又重新踏進這泥濘？這個非人的生活中，而把幸福拋棄呢？當然囉！他們決不會了解的，決不會明白我的苦衷的，的確，我離開狄資！引起了很多人的驚奇甚至咒詛。

照例的向四周踱了一遍，那些輕浮的人們，狂喊着我的名字，甚至有的拉住了我的手，做着各種的醜態，我恨不得打他們兩個嘴巴，可是這個勇氣頓時便消失了，因爲假使你把尊嚴的態度擺出來，你一定會餓死的，我的鼻子有些酸了，但我仍舊極力的忍住着，我勉強裝出一副笑容來，哼！爲了金錢，爲了生活，就這樣被人輕易玩弄嗎？

沒有靈魂的生涯，牠把我摧殘到幾時呢？我不該這樣做，我要好好做人，我不該被這些色情瘋狂者來享樂，而我卻拒絕了狄資的真愛，但是，爲了資的忠

誠，俊的真摯，爲了我的孩子，我應該活着，好好地活着。要活着做一個堂堂的人，但事實要逼得我這樣做，我曾經幾百次的抱着決心，可是沒有一次成功的，天啊！怎麼辦？

啊！人生原來是和台上的戲劇一樣吧！站在台上是劇員，在下台時便成了看客啊！

四處奔跑了一趟，可是仍舊沒有顧主，但卻使我免除一晚的痛苦了，我自己安慰自己，可是倒得不到一些酬報啊！我只有吃了滿腹的西北風，和雨水回去。沒精打采的走着原來的路。

地上的泥漿，沾上了脚跟，以至於衣服，冷空氣侵襲到我的四肢和心臟，我的血流像停住一樣，頭縮到衣領裏，無情的風雨，努力地摧殘着街頭的流浪者，耀目的燈光，漸漸地消滅了，我漸漸地踱到死寂的暗黑的路上，偶然聽得遠處一二聲的狗吠，和我的脚步声，打破了這寂靜的空氣。

人們都在找尋着甜蜜的夢鄉，唯有我在泥漿中奔波着，我的意識完全是麻木着，我認不清這是什麼地方？這是什麼街？我只是縮着身子，可憐地但是勇敢地望着前面跑，在我的眼旁閃耀過的，只有一根根電桿木，和稀稀的法國梧桐樹。

一個個角落裏的黑影，或則發現前面有行人的黑影時，我的心就特特地跳起來，唉！我近來的心臟，極度的衰弱，而且當我覺得可怕時，我又支不住的咳嗽起來，一個不會引人注視的妓女，這個是世界的遺廢者，在空間『咳咳』地作着可憐的呻吟。

路燈射出微弱的光芒，牠可憐地照着路燈下的躺着的一隻黃狗，和一個在街上流浪的我，啊！路燈你是專門照着世界的不幸者嗎？那我該感謝你。

一個多少纖弱的貧乏的身影，在泥濘的馬路上，在慢慢地移動着，他雖然勉強要使自己勇敢些，可是，在她的身影中，她是顯得如何的疲乏，如何地像一個垂死的病人，在路上掙扎着她生命的時間。

啊！這個可憐的夜歸者！這個飄零的不幸者，啊！啊！她是怎麼會到這個田地的，戀愛的滋味，賈淫的生活！在她的生命史上明顯的輝照着，她不願會去騙取青年們的真愛，她不願再給色情狂者發洩，她得好好地做一個人，做一個母親，堂堂地做一個母親，啊！這是我的罪惡，我應當懺悔，我應當好好地懺悔而做一個堂堂的人。

我愛這個世界，這個沈靜的夜，一切的喧嘩，嘈雜，搶劫，罪惡，在這個「夜」裏是掃滅光了。我可以一個人在馬路上優閑地走着，再沒有那些輕薄者的戲笑，與那未老婦人的咒罵，這個宇宙，這個純潔的夜，我是覺得幸福了，這是我幸福的一夜！

垂死的呼喊

—

俊！我愛：

或許你做夢也想不到我現在的非人生涯吧！我想你如果知道了，一定要痛心的流下你的眼淚，或許，你要痛恨我沒有勇氣，的確，我自己也承認是一個弱者，我懊惱，我憤怒，我要盡力的喊，直到我的嗓子哽啞，俊！你在那兒，我要見你啊！慈悲的天父，讓我在未死之前，允許我一看他的面龐。

俊！你的真情，我永遠不會忘掉的，你給我的愛情，已啓發我的心胸，獻身於高尚的熱忱，痛苦的回憶，不斷在我的腦中來往，記得，這是一個真熱的夏

天，我們提了釣兒，沿着溪邊的渡着，在棵大的柳樹邊停留下了，並肩坐在一塊青石上垂釣，口中咬着潔白的嫩藕，啊！俊！多麼開心的一幕啊！

格麗，我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們，宇宙間的一切，我們不管，只要有你我存在……可是現在這已成了我生命史上最燦爛的一頁，俊！我現在沒有什麼願望，只有借着過度的斷傷好快快的戕殺自己，我相信，這希望不遠可以實現了，因為我的健康漸漸地變壞了。

俊，我日間要操作家中的瑣事，夜間又一直到天亮，沒有好好的睡眠，孩子，他太可憐了，他不該受這麼大的罪，你想六歲的孩子，老是獨個兒的睡着，每到五時多的時候，他常常發出奇奇希希的眼光，在注視着我擦粉，我每天總要擦上三四回，因為我的淚珠，會不自主的落下來。有時他疲乏了，一人自睡去，我照例給他蓋好被窩，竟自走了，有一天他忽然開口說：

「媽媽！你爲什麼晚間不睡覺，今天不要出去，陪我同睡好嗎？媽媽我告訴

你，有時在半夜中醒來，是很怕的，媽媽你告訴我，爲什麼不要睡的，我可以不要睡嗎？俊！我有什麼話可對他講呢？只有眼淚來表示回答他，我有時會狠心地想拿起刀來，把他殺死吧！免得他也同我一樣的受罪，可是當我拿起一把刀子時，我的勇氣沒有了，他發出低低的鼾聲，小嘴微微地露出笑容，我忍心嗎？我的淚如雨水一般地滾下來，緊緊地抱着他，吻着，狂吻着，啊！可憐的孩子，這都是你母親的罪惡，於是又想毀滅了自己吧！唉！孩子交給誰呢？俊！我的痛苦是應該受的，可是我何忍他也和我一起受苦呢？可是俊！雖然他是一個天真的小孩，但他非常的乖，他從不肯離開我而去和別人家的孩子玩，老是一天到晚釘着我，有時我恨了，對他說你去跟你的祖母吧！他便哭着的和我說：『媽？我不要，我一定要跟你一同的……』有時我以爲這孩子是給我從黑暗中的一支燭光，有時我覺得爲了他，而去幹那無恥的勾當，是很可恨的，是的，我太矛盾了，我不知道該怎樣做，於是我開始嫉妬着街上的，一對對的人們，他們是多麼的幸福

啊！愛人挾在身邊，我狠心地咒詛，希望世界上一切都毀滅，我纔甘心，我發瘋了，我狠命的拉我的頭髮，我希望立刻都拉掉，我的牙齒咬緊着，盡量地撕我的衣服，我想爬到窗上，立刻跳下去，我要拚命地奔跑衝出了大門，直跑到一望無際的海邊，來洗淨我一生的污濁，一生的蹂躪，我爲什麼要給人家來看輕，我爲什麼要給人家做取樂的工具，爲什麼獨有我不能享受人間的樂趣世界太平了，……我的臉上已起了兩陣紅暈，頭在昏了，明日再給你寫吧。 十三日

二

永遠是我愛的俊！

我親愛的俊哥，你在那裏，你可知道有一隻可憐的小羊，正是天天想念着你，或許這時候你正在那甜蜜的夢鄉吧！俊！你是在恨我吧！還是仍舊愛我，我常常面向着天上的白雲祈求着，可憐我吧！請你帶一個信送給他，在這相隔千里的格

麗！天天在爲她的愛人祈禱，希望仍可投到他的懷裏，把她一切的隱痛，爽快的講出來吧！但她沒有勇氣她自認是一個軟弱的人，一個永遠軟弱的人，落伍的女子，只有死來表白他的一切。

我不能忘掉的俊

現在你的腦海中，或許把格麗的影子，逐漸地淡忘了吧！可是她還癡癡地每天祈望着你來看她！好笑，在她每到街上去的時候，她常常向每一個青年人的臉上打量，她盼望着能夠遇到你，假如可能的話，我一定要不顧一切的攔住你，緊緊地不放你走了，俊！我的俊！你已經抓住了格麗的心，她的靈魂，她的心無形中屬於你了，你會譏笑她的癡心嗎？

三

俊：

現在我已經得到了一種無藥可救的病，遠在我開始皮肉生涯的時候，那尅毒的肺病的病菌，已深深的在我身體內部萌芽了，醫生說，須要靜養，或者還可以挽救渺小的生命。可是俊，你終知道的，環境決不允許我有片刻的安靜，爲了生活，爲了孩子，我不能不往外跑，一個窩子裏的姑娘，能够長久的休養嗎？

出賣色相的女子，所需具備的是美麗而健全的體魄，在最初，我病在牀上的時候，不斷的呻吟着，還有幾個有錢的青年或紳士，前來問候，爲了我的美麗還可以供他們片刻的享樂，現在我消瘦得不像人了，還有誰會想到我呢？什麼良心，什麼安慰，都是些騙人的工具。

我死不足惜，可是這孩子，他怎麼樣呢？在這深深的人海中，他怎樣生活呢？

爲了這，俊！我只能支撐着我的軀殼，仍去和那些爺兒們花天酒地的胡鬧

着，瘋狂地去湊他們的熱鬧，錢！享樂！殺戕着一個可憐的女子，像餓虎唾狼一樣的吞食一個垂死的生命，俊！親愛的，除了你以外，天下的男子都使我厭惡，咒咀，什麼朋友，情人，只是些名稱的結合，我恨透了人類，女人把我出賣，男人，哈哈，男人，男人把我玩弄。

俊！我愛的俊！這世界對於我沒有什麼留戀，除了你和我的孩子以外，我已深深地認識了那些衣冠禽獸的人們，掛着「仁義，博愛，」的照牌，而骨子裏，幹着劊子手的勾當，什麼惡毒的手段，都使得出。

俊！人類，這萬惡的一羣。

四

親愛的俊：

希望你把我淡忘了吧！我的俊：因為我不願你陷在痛苦的深淵裏，原諒她

吧！爲了你，我天天不能安寧，在每天的生活中，我必定有些時候來追憶，來懺悔自己，我只有用這些，以贖回我的罪過。我的愛人，請你原諒，請你可憐這垂死者，最後的懺悔吧！

希望——已遠離我了，俊！我也沒有什麼難過，反正這世上多一個我，和少一個我，是不會給人注意的。我願意悄悄地死去，悄悄地不被任何人知道，可是，可是這孩子，這可愛的孩子，交給誰呢？當我被這思慮纏綿着的時候，我的心好像給什麼東西壓住了。我常這樣的祈望着——待這孩子能自立的時候，我再離開他吧！

可是，俊！理想畢竟是理想，我的病已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縱使我十二萬分的愛這孩子，但有什麼方法能挽回死神重壓下的生命呢？

俊！要是你現在見到格麗時，你或許會不相信這就是七年前你所愛的格麗，現在的她；頭髮散亂得像雀窠一樣，眼睛深深的凹陷下去，臉色蒼白得像蠟紙一

般，手臂更像枯萎的樹枝，……你的愛人，現在差不多每天要咳出許多腥紅色的痰，每天晚上又整整的發着熱，我自己也知道離死已不遠了。俊！雖是露水一般的生命，然而也有着露水的生命的回憶，我親愛的俊！我雖然心如槁木死灰，可是，過去活躍的生命的遺恨，我怎能忘掉呢？那美麗而又傷心的過去呀！我追憶。

我現在沒有什麼願望，事實上也不能願望，死的恐怖已迫在眉尖了。我只求上帝發下慈悲，在我沒有離開世界之前，能容我再見你一面，可是我知道，這好像是永遠不能兌現的支票，我們再沒有機會見面的了，……我害怕，我不願死，我要見你，我要投入你的懷抱！俊！親愛的俊

只要我口頭還有一口氣，我的手還能夠動作時，那怕是最後的一剎那，我總還是要寫的，寫懺悔的信給你。但是我最痛心的，當你看到信的時候，恐怕我——你的格麗，已變成骷髏了，至少血肉已與黃土混合了。

五

俊我愛的人兒：

在小菜場上，攤販們慇懃地招呼他們的主顧，那些媽子或則主婦們也各人手里挽着一隻籃子，在那裏東張西顧的，有的在講着物價，或則在路傍和她們鄰舍談天。

地上潮濕而泥爛，常常帶有一些難聞的臭味，刺進人們的鼻孔。

我提着籃子，一個人在躑躅着，我好像是一個人海的遺珠，沒有一個人肯來與我攀談幾句；但是他們常用驚異的眼光望着我，有時被他們擠得透不過氣，來我勉強地咳了幾聲嗽，人們對我最多也不過露出一個輕蔑的微笑。

有時我在人叢中，突然被捧一把，或則被撫摸着，我只能忍受那些輕薄的無賴的戲弄的，可是，我終受不了心頭的隱痛，和良心的鞭策。

他們爲什麼這樣開心，這樣飽藏着笑臉，在菜場上的那些艱苦的生活者，是的，他們有的是力，偉大的血汗，他們靠着自己的勞動，來換取他們的生活，雖然生活極艱苦，可是他們良心上得到的是溫存和安慰，我呢？我爲什麼不能用我的勞力來換取生活呢？啊！啊！我的勞力被這畸形的社會埋葬了，我不會鬪爭，所以我只有幻滅，啊！人生就是一個賽武場。

六

俊！親愛的：

除了我死後能離開這惡魔盤繞着的病牀，簡直沒有一些力量，可以支撐起我那被衆人殘踏過的軀殼，現在她將不再給他們玩弄了，她將在這世界的一角中幻滅了。

十幾天沒有好好地睡了，爲了想多看一些世界，多看一些宇宙，多看一些孩

子，我要活着。

天空飄下了白粉，污濁的世界變成一個銀白的世界，啊！雪花！你正有這力量能掃除一切污濁和不平嗎。

在純白柔軟的屋頂上，飛來了兩隻生氣勃勃的小鳥，雖然羽毛上也沾着白粉，風無情地的撲着牠們，可是牠們恰仍是活潑的，唱着清脆的曲兒，表示牠們是勝利的幸福的，有生靈的，唉！我一個人，可是總不及一隻小鳥，小鳥！我簡直不敢想我的生命漿將頹廢了，我的靈漿將枯竭了，可愛的小鳥！請你告訴我怎樣去找尋我的幸福吧！我想是需要勇氣的。

街頭傳來了一陣熱烈的歡笑聲，活躍的，幸福的一羣，啊！我是沒有份的，這一種愉快的情緒，和我離開得太遠了，我只能對於他們羨慕，並且爲他們祈禱。

房間中除了孩子和沈媽的足跡，時常來往着外，簡直沒有人到這兒來，我每

天傍晚，勉強堅持起疲乏的病體，靜坐在靠窗的椅子上，繁華的都市呈現在我的面前，霓虹燈眨着怪眼，吃人的夜的魔鬼，又籠罩了世界……幾個熟悉的面龐，在我的窗下移動，脚步輕快的仍舊輕快，緩慢的仍舊緩慢，他們從不擡起頭來望望我的窗口，人們把我忘了，世界把我棄了，我厭惡，我咀咒，我用忿怒的眼光仇視他們。

爲了給色情狂者的發洩，盡量供他們欣樂，極力的使他們消魂，難道上帝特別創造我這種犧牲的人，來供人們的享樂嗎？我不甘心，我不甘心。

俊！我親愛的俊！我衰弱，我離開死是這樣的近了。天啊！我不應該死，我不願意死，我要活，我要好好的活着，我要重新走上奮鬥的路，我一向來所受的屈辱，蒙閉住的願望，屈服着的意志，俊！我要反抗，我要極力創造幸福的路，我要努力尋求真理，我要把生命的泉源，來灌溉我的孩子，啓發他活躍的心靈。

可是，我的胸口僅存有一縷微弱的氣息，咳嗽也沒有力了，氣塞住了……

我要高聲的喊，拼命的喊，衝破這沈悶的空氣，但是，這病魔，怪可怕的緊着我，
俊！我痛苦，我難受，救救我吧！親愛的俊！

每天，這可憐的孩子緊緊的依着我，他愈長愈乖了，白嫩的小手摸着我的枯乾的臉，『媽媽！媽媽，』的呼聲，潤澤着我那枯竭的心靈，我想用力把他抱起來，可是蘆柴樣的臂，已失去了神經作用的主宰，給死神鎖枷住了呀！俊！我縱使心無牽累，也不能離開他，我愛他勝過自己的性命！我不能，絕對不能離開他。

俊！親愛的俊！我懊悔我太懦弱，矛盾，徬徨，我不該憑環境來支配，我更不該相信命運，這些騙人的東西，牠奪取了我的意志，哼！世界上沒有什麼救世主，只有自己可以救自己，無用的淚！你能幫助什麼？除了減弱我的勇氣以外，只有使我滅亡，淘汰。

可咒咀的金錢，你是魔鬼，你摧殘了我的生命，你埋沒了我的意志，你戕殺了我的生靈。

俊！我……我要死了……病魔告訴我，我不能……我不願……呀！我氣塞，……我要空氣，怪新鮮的空氣……俊……你怎麼還不來？救救我吧！親愛的俊，我盼望着。

七

俊！愛的人兒：

醫生叫我要好好的靜養，或許不至於有意外的變化，可是，事實恰巧相反，失眠變成了每晚的常俗，心裏煩燥得毫無頭緒，可是，我每晚必須傾吐出我的苦衷，我不能改變我的習慣，並且，每天總要喝些酒，因為，我覺得只有酒纔能麻醉我的神經，老媽子真是討厭，常常不許我喝一個痛快，孩子也時常露出驚奇的眼光來看着我，在他們覺得我的放浪，是多麼奇特的行爲。

『媽！我們先生說，酒不是好東西，可是媽爲什麼老是喜歡喝酒呢？』

我回報他一個苦笑。

有時候我會全夜不睡，有時想着看書，可是一個字也看不進，書沒有拿到一刻鐘的時候，我又憤恨地把牠拋掉了，我走到窗前去看看月亮，星兒，我會對他們憨笑，也會使我流淚，啊！流不盡的眼淚，何必盡流，離不了的人兒，也祇好離去，好像自己又覺悟了，於是回到牀上，想睡，可是她終睡不着，坐起來吧！我便拿起簫來，窗前吹着，一個不入耳的調子，可是這種淒婉的悲音，又徒然引起我的傷感。

「麗小姐，不要再想以往的事了，好好地靜養自己，時候是很晚了，快些睡吧！」

像小孩子一樣地被她拉着，這時候，絲毫也沒有一些力量，神志漸漸地模糊了。

俊，親愛的俊：

淚珠兒要流盡了，愛人呀！你怎麼還不來呢？我苦得要命我要死了呀！天！昨天我是在無限的悲傷，與急促的盼望中。

當脚步聲在樓梯上響着的時候，我必得盡力的望着門外，待看到進來的人，可是發覺不是你的時候，我是多麼的絕望呀！俊哥！

俊！當我想到我也許我不至於死，也許你還能夠來，而且你還愛我，能恢復我們過去的愛情，甚至你能把我救出苦海呀！俊！親愛的俊哥，我禁不住把這癡呆的夢想告訴你。

親愛的俊哥，在這慘涼的病室裏，只有孩子的微笑，與你的愛情的回味，溫暖着我的心，俊！當我覺察這是想像與回憶，而不是現實的時候，我仰望着鏡中的孤影自憐。要不是渺茫的希望支持着我，我早就死去了。

俊！來呀！我的身體上，精神上，感情上的苦痛，緊緊的束縛着我，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的俊！你怎麼還不來哪！

天喲！我不能死，我不願死，我要活，我喜歡活躍的生命，可愛的孩子，我不忍離開他。甜蜜的爱情呀！美麗的良辰啊！回來吧！

俊！死究竟是可怕的，牠會奪取我所有的一切，當美麗的太陽光照着一切，人家都活着的時候，我卻要默默的死去，沒有愛情，沒有溫暖，一切都沒有靜臥在黃土中，孩子，愛人，什麼都看不見，多麼可怕的死神呀！滾開吧！我不，我不願。

我還年青，還年青呢？我要奮鬥，要奮鬥呀！俊！親愛的俊哥。